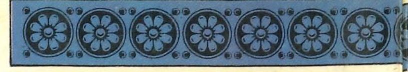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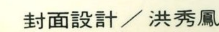
水牛少年文庫48
水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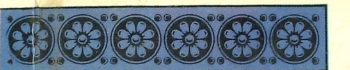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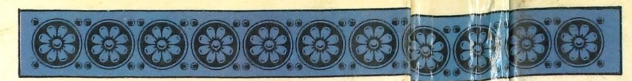


海底五萬英里

亞達毛夫 著　　林達中 譯

水牛少年文庫 32K


封面設計／洪秀鳳

水牛少年文庫48
水牛出版社

海底五萬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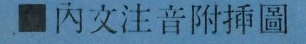
亞達毛夫 著　　林達中 譯

少年文庫48

海底五萬英里

亞達毛夫著
林達中譯


水牛出版社


■內文注音附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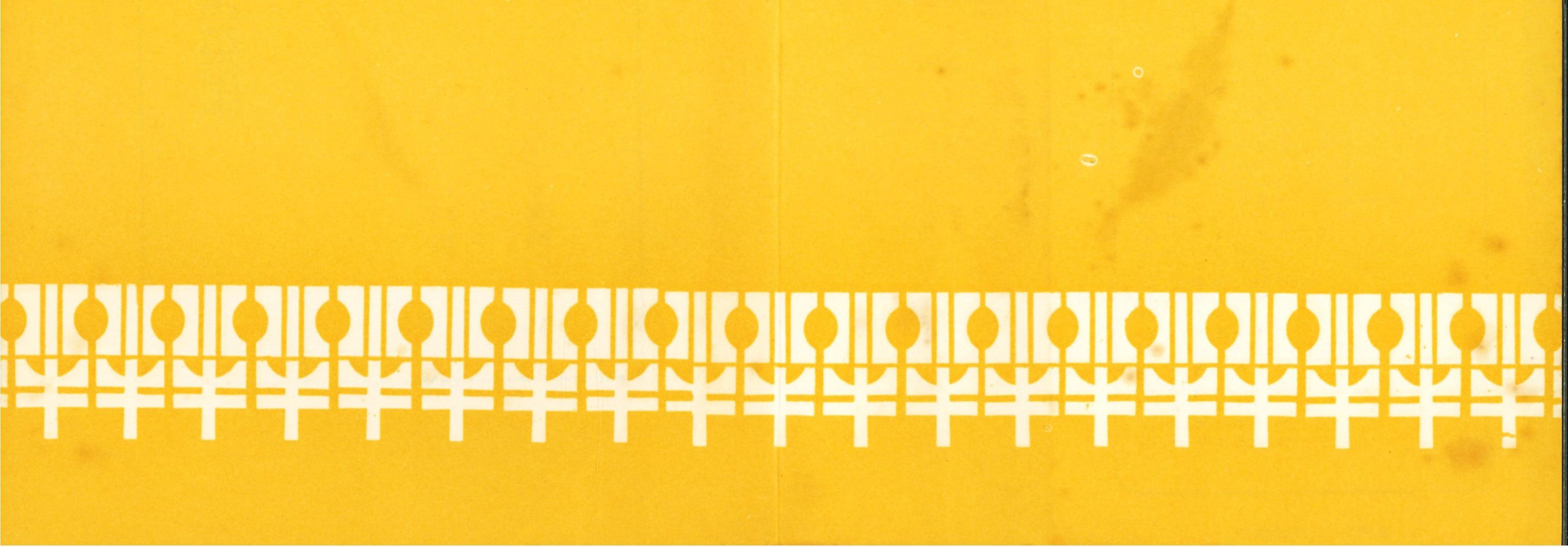
海底五萬英里

海洋有多大？海底有多深？
海洋是怎樣的一個形狀？
海底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在航海技術發達的今大，這些問題仍舊是解不開的謎。

本書所呈現的庇歐納爾號，描寫優秀的潛水少年和他的伙伴們，如何在大海中與一些海底怪物進行殊死鬥。經過多次的挫折，終於克服了種種困難，從此也消滅了他對神秘海底的恐懼，而向無邊無際的海洋挑戰。同時，更激起了人類不可遏抑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

特價80元



水牛少年文庫
48

海底五萬英里

亞達毛夫 著
林 達 中 譯

水牛出版社

目錄

第二章 黑暗的魔境……八七

第三章　大爆炸

〔附錄〕

第一章　特殊潛水艇

地歐凱恩號的遇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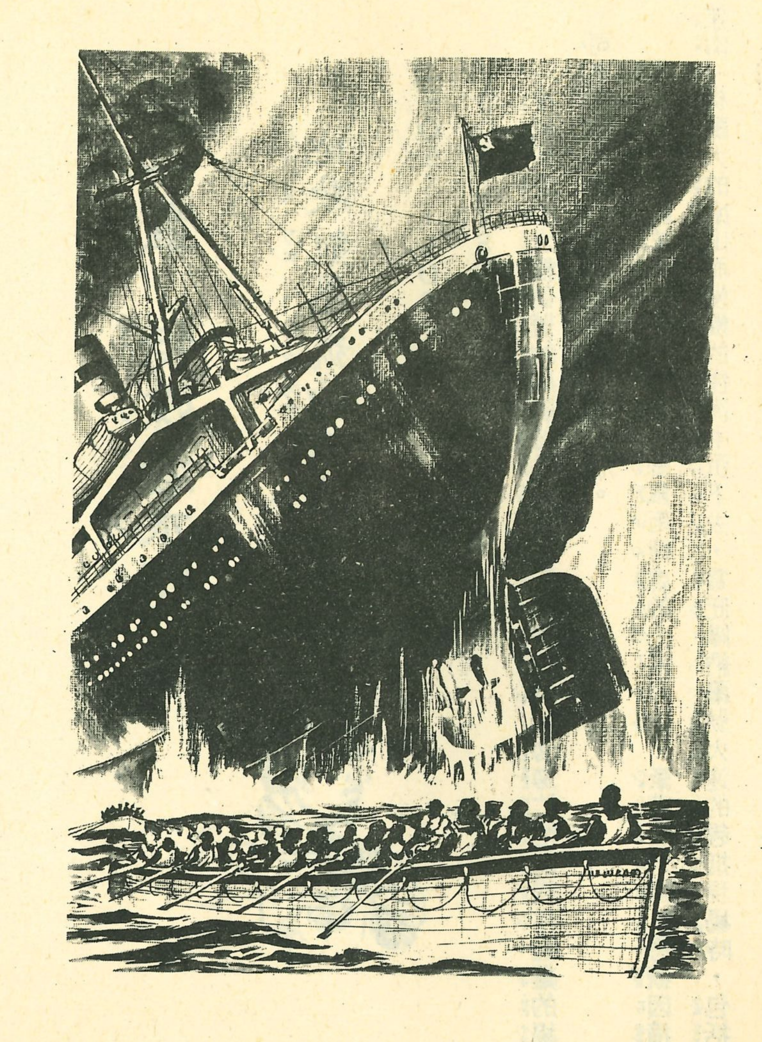


「SOS……SOS……」

「SOS……SOS……」

一接到緊急的求救信號的蘇聯特殊潛水艇庇歐納爾號，匆匆忙忙的趕往遇難的場所。司令室的大螢光幕浮現出海上的情形。

在距離直布羅陀海峽很遠的正被暴風雨肆虐的大西洋上，豪華船地歐凱恩號因撞上像山一樣龐大的冰山而慢慢的往海中沉下去，當庇歐納爾號火速的趕抵現場時，包括馬



利・安特亞納特號在內，已有好幾艘船隻正冒着暴風雨在搶救載浮載沉的乘客。

地歐凱恩號搭乘有打從加拿大返國的蘇聯外交官布尼雅克氏和十四歲的兒子帕布利克少年。

就在撞上冰山之際，這二個父子剛好站在甲板上，父親布尼雅克氏雖然被冰山的碎片擊傷而昏迷過去，可是，却很安全的被救護隊所救。不過，帕布利克少年却怎麼也不見蹤影。

搶救工作一結束，就開始清點遇難船員的人數，結果有三個人下落不明，帕布利克少年就是其中一個，這三個人一定是掉進大海被海水淹死了。

雖然有好幾艘船隻在遇難現場附近的海面拼命的搜尋着，可是，始終連一具屍體也沒有找到。

就在救護船的悲哀離別汽笛聲中，地歐凱恩號慢慢的往黑暗的海底沉下去。

暴風雨一過去，海面又恢復一片平靜，因暴風雨而躲藏在海中的飛魚群，又出現在

海面上跳躍着。就在日落黃昏之際，最後一道金色陽光將海面和飛魚群照得閃閃發光，在閃閃發光的海面上出現三個人，這三個人站在漂浮在波浪間，形狀很像鯨魚背脊的東西上面，且一直用雙眼望遠鏡搜索着海面，在這三個人之中，有二個身穿白色海軍士官服，另一個人身穿白色的海軍水兵服，這三個人的身體非常魁梧。

太陽一沉下去後，海面也就逐漸的黑暗下來。

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大個子，將雙眼望遠鏡拿離開眼睛，很死心的揮着手說道：

「什麼也沒有看到，羅爾德先生，那個少年一定給海水淹死了，我們就是再找尋下去，也只是浪費時間而已。」

腦袋大大的，身裁矮胖的人也回過頭來，邊收拾着雙眼望遠鏡，邊說道：

「再找下去也只是叫人感到失望罷了，艦長。」

「我們就是用庇歐納爾號來搜尋，也只是浪費時間而已，不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們都已找到二具屍體，為什麼就是找不到第三具屍體呢？」

「這一點也不奇怪，羅爾德先生，或許那個少年已隨着船隻深沉海底也說不定，雖然我們替那個少年感到可憐，可是，我們已無能為力了，哪！我們進去吧！」

奧隆茲夫艦長顯得很懊喪的慢慢朝着昇降口走過去。

就在那個時候，那個滿臉是鬍鬚的大個子，突然停住腳步，且側耳傾聽着。

「怎麼啦!?瓊鳥君。」艦長說道。

那個滿臉鬍子的大個子原來叫做瓊鳥。

「哦！艦長，你沒有聽到嗎？剛才我的確聽到有人在某個地方大喊大叫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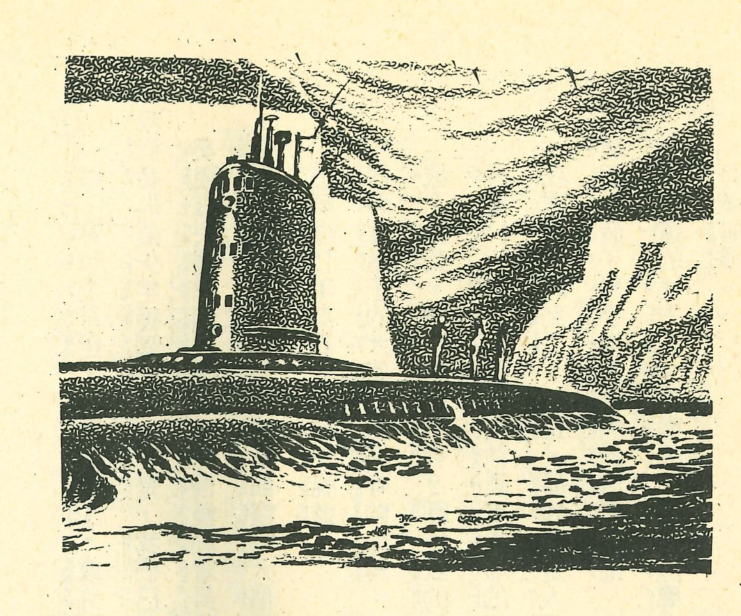
「什麼!?」艦長回過頭來注視着漆黑的海面說道：「你聽到了嗎？瓊鳥君。」

「我確實是聽到了，艦長，那的確是人類的喊叫聲。」

那個大個子用手指着漆黑的海面說道。

打從很遠的地方傳來輕微的聲音，那聲音聽起來就好像是某種生物的吼叫聲。

「是喊叫聲。」



羅爾德博士大叫起來。

「嗯，聽到了，不過，那聲音並不是在琼島君所說的方向，而是在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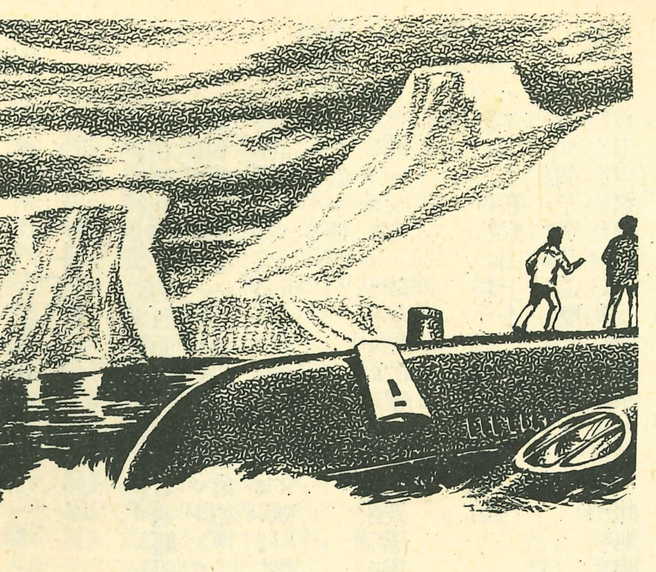
「是的，我也親耳聽到了，艦長。」

「打開探照燈找找看……」

羅爾德博士說道。

「不行，絕對不能打開探照燈。」艦長斷然的拒絕掉，因爲艦長認爲那或許是在附近的其他船隻在表示其位置之故，艦長很快的朝着艦橋的欄杆走過去。

欄杆的上面呈橢圓形，安裝有許多按鈕和操縱桿，艦長一按下其中一個按鈕，



打從右舷飛出一樣黑而平坦且細長的物體，那個物體邊發出「咻—咻—咻—」的聲音，邊像魚雷一樣的飛上天空，不久，也就消失在黑暗中，安裝在欄杆的橢圓形正中央的那枚小螢光幕突然出現銀色的亮光。

「紅外線偵察機。」羅爾德博士很高興的說罷，就跟琼島默不作聲的凝視着螢光幕。

艦長也邊慢慢的左右轉動着操縱桿，邊目不轉睛的注視着銀色的螢光幕。

冰山上的少年

出現在螢光幕上的海面，只漂浮着遇難船隻的破片，全然看不到人類的影子。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羅爾德博士感到很不可思議的詢問着。

「或許那個少年向我們發出最後的喊叫聲後，因精疲力竭而沉下海底也說不定，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

突然間，又有一陣輕微的喊叫聲打破黑夜的寂靜，在艦橋上的三個人大吃一驚的互相注視着。

「冰山！在冰山上！」

那個大個子突然這麼大叫道。

「若由偵察機的飛行速度來判斷，此地距離冰山有三千公尺遠，照理說來，瓊鳥君是不可能會聽到那麼遙遠的聲音。」艦長說道。

「不知道，也無法加以說明，可是，我敢確定那個人一定是在那個地方，而不是在別的地方。」那個大個子拚命的這麼說道。

「好吧！把偵察機轉向冰山。」

在螢光幕的正中央又出現冰山，隨着艦長的操縱桿的轉動，螢光幕上出現呈鋸齒狀的巨大冰山的側面和背面，就連在天空飛翔的海鷗和海鳥也出現在螢光幕上。

「海鷗很驚慌的飛翔着。」羅爾德博士說道。

「若是那樣的話，那少年或許會被偵察機偵察到也說不定……啊！少年！」

彎着腰俯視着螢光幕的羅爾德博士突然大叫起來。

原來他發現在懸崖峭壁上面的小廣場有一個小黑影，艦長一轉動操縱桿，那個黑影逐漸的變大，不久，清清楚楚的看到有一個人躺在廣場上。

「前進，以十分之一的速度前進。」

「準備將摩托船降落海面。」

打從昇降口出現二個身穿海軍水兵服的人，其中一個拿着大而細長且平坦的箱子，另一個人則拿着小而四方形的箱子。

那二個人將自己的箱子放在腳邊，然後在水面附近等待着艦長的命令。

就在那個時候吹來一陣微風，突然間，不可思議的亮光在海面上擴展着，那是由無數的小火花緊聚而成的淺綠色的靄霧，這種淺綠色靄霧一會兒打從海底冒出來，一會兒往海底沉下去的到處閃爍着，不久，這些淺綠色的靄霧變成像血一樣的紅，且一直擴張着，在微風的吹拂下，這種紅色的靄霧在波浪間閃爍着，附近也因而變得非常的明亮，宛然像在魔境一樣，由於四面八方都是這種亮光，所以看不到黑暗的地方。

「是發光球菌。」羅爾德博士大聲歎息道：「那是發光生物中最明亮的一種，啊！那是多麼珍奇的光景呀！」

潛水艇在明亮的海面上慢慢的航行着。

在大個子的尖銳喊叫聲下，羅爾德博士打從夢境中清醒過來。

在二百公尺的前面聳立着巨大的冰山，冰山就像着火般的閃閃發光。

「放下摩托船。」艦長命令道。



站在船舷的那二個海軍士兵將大箱子側面的鎖打開，箱子一被打開後，轉眼之間變成一艘塑膠的小型快速船，接着打從小箱子裡面拿出折疊式推進器的小型馬達，當這個小型馬達一安裝在快速船的船尾，那個被叫做瓊鳥的大個子就緊握着舵，搭載着那二個海軍士兵，一聲不響的在明亮的海面上朝着冰山駛過去。

不久，當這艘快速船回來時，好容易獲救的帕布利克少年昏迷不醒人事的被瓊鳥抱在懷裡。

庇歐納爾號

庇歐納爾號是一艘集蘇聯的科學精英所設計出來的特殊潛水艇。

一九××年八月×日，庇歐納爾號身負極機密的任務，經由波羅的海前往五萬英里遠的海參威。

蘇聯的科學家當然是不會放棄這次海底五萬英里之航行的大好機會。爲了搜索海底的神秘，調查未解決的種種問題，庇歐納爾號搭乘有由有名的動物學家羅爾德博士爲隊長的學術調查團，其使命是詳細調查適合潛水艇航行的北海、大西洋、南冰洋、太平洋、日本海等海域的深海潮流和深海動物的分佈情形，以及海底的地質和地形，在海底時的物理和化學的變化等問題。

庇歐納爾號之避免浮出海面，而且潛至二百公尺深的海中朝着目的地航行，是爲了不讓世界各國偵探出這艘潛水艇所身負的重大使命。

一接到地歐凱恩號的求救信號，庇歐納爾號立刻邊火速的趕往出事的地點，邊在二百公尺深的海中觀察海面的情形，當它潛行到距離逐漸往海底沉下去的地歐凱恩號約一千公尺遠時，很清楚的看到因巨大的水壓的壓力，逼使殘留在地歐凱恩號裡面的空氣爆炸，地歐凱恩號也因而被炸成碎片。

接着，庇歐納爾號在海中找到二具慘遭滅頂的屍體，可是，第三具屍體，也就是帕

布利克少年的屍體却怎麼也找不到，艦長為了解救少年，所以一直等到海面連一艘船隻也沒有才浮出海面。

帕布利克少年一獲救後，庇歐納爾號立刻回到安全的海中，一個小時後，庇歐納爾號接到打從列寧格勒的海軍參謀總部拍來的重要電報

那通電報是指示庇歐納爾號更改航線，經由太平洋前往海參威，潛行的深度要更深，絕對不能浮出海面，因為原擬訂的航線已被某一國家的間諜偵察出來，該國的艦隊正埋伏在直布羅陀海峽附近。幸好這則命令是在解救帕布利克少年一個小時後收到，如果早在一個小時前收到，那帕布利克少年恐怕沒有獲救的希望。

帕布利克少年在羅爾德博士的悉心照顧下，不但逐漸的恢復健康，而且成為很得人緣的人。

捕鯨船的危機

數日後，庇歐納爾號進入薩爾佳遜海，該潛水艇以最快的速度，採取鋸齒狀的航線航行着。

薩爾佳遜海是幾乎沒有被調查過生物分佈情形的深海域，就連做夢，羅爾德博士也非常嚮往這片海域。

船頭的雷達和打從兩舷向各方向發射出去的紅外線偵察機，很快的把二十公里以內的海底情形浮現在司令室的螢光幕。

在司令室裡面，克拉夫茲夫中尉在值早班。

在操縱盤的前面，電信技師馬拉特正在調整船尾的原子彈和信號的裝置，當他把這些例行公事做完後，就朝着大門走過去，突然間，他聽到克拉夫茲夫中尉的尖銳驚叫聲。

馬拉特回頭一看，在船頭的螢光幕出現一條大黑鯨，那條大黑鯨不但以非常快的速度游動着，其背上還深深的嵌入一支魚叉，綁住魚叉的繩索一直延伸到海面，不久，冒着縷縷黑煙的小捕鯨船也出現在螢光幕上。

那艘小捕鯨船被那條大黑鯨死命的拖曳着，船頭就像要沉入海中般的向前傾斜下來，船尾向空中翹起來，手上拿着斧頭的人雖然想把繩索砍斷，可是，由於船身搖晃的很厲害，所以才無法接近去砍斷繩索。

大黑鯨以猛烈的速度往海面一竄上去，打從側面湧過來的波浪不斷的襲捲着小捕鯨船，船隻也因而越發的往海中沉下去，就在緊接的那一瞬間，大黑鯨又開始往更深的海底潛下去，啊！危險！

「危險！中尉，你怎麼不想辦法解救那艘捕鯨船呢？」馬拉特大叫道。

「在艦長未有指示以前，我不能擅自採取行動。」克拉夫茲夫中尉回答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艦長打斷克拉夫茲夫中尉的話說道：「啊！……是啦！這太糟糕啦！那艘捕鯨船好危險啊！嗯！……好可憐喔！竟然無法砍斷繩索。」

艦長默不作聲的注視着螢光幕一會兒，打從捕鯨船的烟囪冒出來的縷縷黑煙，很快就被風吹散掉，船頭不但已向前倒了下來，而且還被大黑鯨以飛快的速度拖曳着，艦長的眼睛閃出亮光。

「船頭的原子彈準備發射！」

克拉夫茲夫中尉一按下操縱盤的按鈕，螢光幕映出發射原子彈的船頭砲手室。

「目標——前面的鯨魚。」

傳來砲手的傳話聲。

「想捕獲那樣美味的獵物，那非有點本事不可，你說是不是？那不是一條很了不起的鯨魚嗎？」

艦長回過頭來，以很小的聲音向羅爾德博士這麼說道。

船內突然發出非常大聲的喝采聲。

經過二、三秒後，鯨魚宛然像被看不到的牆壁擋住般的倏然停下來，尾鰭和背鰭激烈的搖晃着，有如洞穴的大嘴巴一開一閉的張合着，當牠費盡最後力氣把尾鰭往上一舉起來，就好像被剃刀割到般的，尾鰭變成碎片的掉下來，然後被波浪漂流走。



鯨魚哆嗦的顫抖了一會兒就再也動彈不得，然後以滿是皺紋的腹部朝天的往海面漂浮起來。

捕鯨船也立刻恢復原狀，且靜靜的在海面上隨波漂流着，船員們興高采烈的在甲板上跑來跑去。

庇歐納爾號又再度爲了找尋海底基地而朝着西北的方向航行着。

海底散步

帕布利克少年跟隨着羅爾德博士攀爬着海底山脈的險峻斜坡，突然間，羅爾德博士把帕布利克少年拉進岩石的隙縫裡面。

不久，在他倆的眼前展開一場如同在電影裡面所看到的慘烈場面。

一條大海蛇跟一隻大烏賊展開激烈的殊死鬥。

大烏賊想用滿是吸盤的腳爪纏住海蛇的身體，可是，大海蛇卻很敏捷的閃避掉，大海蛇擁有如同野獸的銳利牙齒。

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吃過敗仗的大烏賊，已開始領悟到還有比自己更凶悍的傢伙。

在大海蛇的猛烈的攻擊下，大烏賊不斷的吐出黑色的墨液，大海蛇依次的咬斷大烏賊的腳爪，大烏賊鼓起最後的力氣，緊緊的用腳爪纏住大海蛇的身體。

大海蛇拚命的掙扎着，用像鞭子的尾巴猛打着大烏賊的身體，一次、二次、三次，大烏賊被打的逐漸感到痳痺，纏捲的力量也因而漸漸的減弱，就在那一瞬間，大海蛇用銳利的牙齒咬斷大烏賊的腳爪，大烏賊邊很痛苦的扭動着，邊往海底沉下去。

就在那個時候，在微明的淡綠色亮光中，突然出現一條烏黑而細長的怪物，在怪物的巨大嘴巴裡有二排牙齒，那就是安地列斯海的怪物巴拉克達（barracuda）。

大海蛇注意到巴拉克達時已經太晚了，巴拉克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咬住大海蛇的脖子，大海蛇因拚命的掙扎着，而揚起砂石和泥土。

蝦子、螃蟹和所有的魚紛紛的逃掉。

巴拉克達用銳利的牙齒緊緊的咬住大海蛇，不久，附近的海水被大海蛇的血染成紅色，大海蛇被咬得支離破碎。

帕布利克少年嚇得滿臉通紅，提心吊膽的環視着附近，看看還有沒有可怕的生物打從懸崖峭壁的裂縫、洞穴、坑洞和搖晃的海草叢中竄出來。

就在那個時候，羅爾德博士好像在自言自語的說道

「完全沒有生物可以打從巴拉克達的利齒中逃出來。」

「那麼，博士，幸好我們躲在裂縫裡面。謝謝，博



巴拉克達　屬於梭魚科。棲息於溫暖的海洋，牙齒銳利而有力，全長約爲 1.8 公尺。



士……」

羅爾德博士笑着說道：

「我們的潛水服不要說是巴拉克達，就連海中之王鯨魚也奈何不了，你就安心的躲在裂縫裡面吧！就像舞台上的演員一樣，不會受到干擾的。」

不久，他倆走出裂縫，在海中漫步着。

由於羅爾德博士的講話聲在帕布利克少年的潛水帽中的小受信機輕輕的響着，所以帕布利克少年感到很放心，在潛水帽的前面有匾燈，就像太陽一般的射出亮光，背部和胸部有小囊，囊內充滿了充足的電氣能源、氧氣和運動的裝置。

潛水服雖然是用金屬打造的，可是，運用起來却很方便，腰部繫有一條帶子，帶子上面有許多好像是用來裝彈藥的盒子，左腰部掛有短劍，手提煤油燈，柄很長的小斧頭，右腰掛有手槍和槍套，背部的囊內有塑膠管，左手的袖口有海底旅行不可或缺的手錶、羅盤針和深度計。

「這朵花是活的呀！」羅爾德博士說道：「這是海葵，在所有的動物中，以這種傢伙最貪得無饜。」

「好漂亮啊！宛然像返魂草的花，只是花瓣細長和彎彎曲曲而已……」

「說眞的，那並不是花瓣，而是觸手，活的海葵會走動喔！你看，牠在走動啦！你看那邊，怎麼樣？是不是長滿了海葵呢？」

帕布利克少年抬頭一看，果眞在岩石和懸崖上長滿了美麗的花朵，在這些花朵中，也有三、四十公分大的，有的像蘇苔一樣長滿了毛，有的像被剃光頭，有紅的、綠的、紫的、黃的，總之，宛然像仙境的花圃一樣的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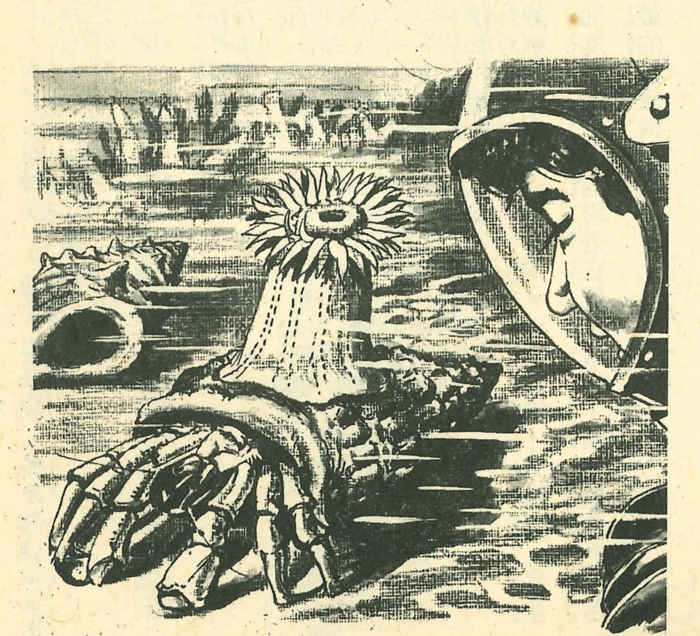
也有從未見過的奇形怪狀的魚，在四周圍很悠閒的游來游去。

有五、六尾遍羅魚停在羅爾德博士的潛水帽前面，以怪異的眼光注視着圓燈，帕布利克少年一揮手，這五、六條遍羅魚立即一溜煙的逃走。

就像用玻璃做成的透明水母，很自由自在的游動着，銀色的小魚打從牠的旁邊經過，就立刻伸出觸手黏住小魚的魚背，小魚就像痲痺般的動彈不得，接着就把小魚往嘴巴裡塞，也因此，才看到水母的身體裡面有小魚的黑影，由於魚尾巴還沒有被吞進去，尚露在嘴巴外面，所以隨着魚尾巴的搖動，水母也顫動着。

「喂！快來看，寄生蟹要表演絕招啦！」羅爾德博士大聲呼叫着。

帕布利克少年回頭一看，寄生蟹已完全打從貝殼裡面爬出來，邊慢慢的蠕動着粉紅色的身體，邊朝



着更大的貝殼爬過去，然後伸出蟹螯把貝殼裡面的泥土清出來。

「牠在幹什麼呢？」

帕布利克少年詢問道。

「等一下就知道啦！說眞的，這種事情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寄生蟹再一次用蟹螯探索貝殼裡面，然後好像感到很滿意的爬進去，過了一會兒，牠又爬了出來，且回到原來的貝殼旁邊，用蟹螯將海葵的觸手撥離開貝殼，再將之高高的擧起來，小心翼翼的搬往新的貝殼，一抵達新貝殼的旁邊，就將海葵放在新貝殼的上面，然後用蟹螯緊緊的抵住坑洞，好讓海葵能牢牢的黏在新貝殼的上面。

羅爾德博士和帕布利克少年摒息靜氣的注視着這幕奇景，大約經過十分鐘後，寄生蟹鬆開蟹螯，然後爬進新貝殼裡面，海葵也已牢牢的附着在新貝殼的上面，柔軟的觸手向四面八方的伸展開來，這就是寄生蟹的搬家情形。

海底叢林

帕布利克少年和羅爾德博士併肩的前進着。

他倆隱隱約約的看到前面的珊瑚和小樹木，長得就像森林一樣的茂密。

「或許琼鳥君已做完工，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也說不定，我們跟他聯絡看看。」

羅爾德博士一按小盒子，盒蓋滑開而露出一排刻有數字的按鈕，博士邊走邊對準新位置按下按鈕。

羅爾德博士邊側耳傾聽着，邊逐漸露出不安的神色。

「快跟琼鳥君聯絡，頻率是十二號。」羅爾德博士回過頭來向帕布利克少年說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一定發生事情啦!?」

帕布利克少年連忙的拿出小盒子，將受信機轉到十二號，突然間，傳來嘶啞的喘息

聲和粗暴的吼叫聲：

「去你的，畜牲……快給我滾開！唉呀！你這個畜牲！唉呀！」

「瓊烏君，怎麼啦!?你在跟誰吵架？」

羅爾德博士大叫道。

「啊！羅爾德先生。」瓊烏好像很高興的大叫道：「趕快來幫助我，這個畜牲……正在咬繩索，請趕快來，趕快來……唉！」

「趕快去幫助他，不然，恐怕要出事啦！」羅爾德博士大叫一聲，立刻朝着珊瑚林跑過去。

「你就跟在我的後面，帕布利克，把肩膀向前突出就會減少水的阻力，快點，不然就來不及啦！」

他倆拼命的奔跑着，可是，水就像柔軟的發條般的阻礙他倆的前進速度，一分鐘後，他倆終於跑進珊瑚叢林中。

帕布利克少年雖然感到非常的不安，可是，卻給四周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住，他透過深綠色的亮光看到彎彎曲曲的小樹木，走近一看，那些並不是樹木，而是會活動的花，眼前的美景宛然像童話裡面的庭園一樣。

閃閃發光的各式各樣的魚群，就像熱帶小鳥一樣的在珊瑚叢林中游來游去，漂亮而透明的小蝦停在珊瑚的枝幹上，無數的紅的、黃的、橘黃的海星悠哉遊哉的在海底、岩石上和珊瑚的枝幹上蠕動着，數也數不盡的海膽、海參、小蝦、螃蟹、海蜘蛛等，時而爬行着，時而跳躍着，有時打從岩石的裂縫，珊瑚叢林和坑洞跳出來。

帕布利克少年一直睜大眼睛注視着那個地方，可是，當他倆一闖進那個地方，花瓣立即合閉起來，小生物也都躲進洞穴和裂縫裡面，而變成灰色的世界。

在帕布利克少年的頭頂上有五、六條很像鸚鵡的魚，邊打從嘴裡吐出水泡邊朝着生長在岩石上面的柔軟珊瑚的枝幹游過去，仔細一看，這些魚的身上有好幾圈青色的線條，起初帕布利克少年不知道這些魚想幹什麼，可是，一直看下去後才恍然大悟。

「原來要去找理髮匠，去找魚類的理髮匠。」

像鸚鵡一樣的魚的圓腦袋，臉頰和魚鰓全都伸進珊瑚的隙縫裡面，遍羅魚小心翼翼的替牠整容。

突然傳來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

「什麼事讓你感到那麼的好奇？」

由於帕布利克少年沒有立刻回答，所以羅爾德博士感到很焦慮的詢問道：

「帕布利克，帕布利克，你在那裡？你現在在那裡？」

帕布利克少年向四周環視了一下，不但發現此時只有他一個人，而且是在茂密的珊瑚叢林的深處，到底他在這裡已停留了多久呢？一分鐘嗎？或是一個鐘頭呢？

「博士，羅爾德先生。」

帕布利克少年以顫抖的聲音，面向着無垠的綠色魔境大叫道。

「請講話，帕布利克。」帕布利克少年聽到羅爾德博士的回答：「請講話，講話，我在聽，你在那裡？」

「在珊瑚叢林裡面，我跟你跟丟了，我完全不知道要往那裡去才好？……」

帕布利克少年很想嚎啕大哭一場，可是，他還是忍了下來，咬着牙說道。

「好，好，不要害怕，要沉着點，能不能走動？帕布利克，你就站在那個地方往四面瞧，看看有沒有我穿越珊瑚叢林所留下的痕跡？你要仔細看。」

「好的……可是，不行呀！博士，每個地方看起來都一樣呀！……不行呀！」

「那麼，你不用害怕，你就留在那裡等我好啦！我救了瓊烏君就立刻回來找你，大約只要十五分到二十分之久。」

「好的，羅爾德先生。」

「萬一有危險的話，你就戴上電氣手套，使用方法你知道吧！只要按下開關，用兩手抓住對方……即可。」

為了鼓起帕布利克少年的勇氣，羅爾德博士喋喋不休的說着，帕布利克少年打從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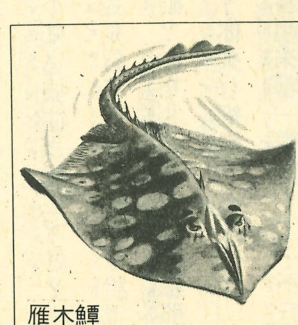
帶抽出電氣手套套在手上。

會有什麼敵人來攻擊我呢？一定是很可怕的敵人……是巴拉克達嗎？……是鯊魚嗎？……帕布利克少年提心吊膽的注視着出現在深綠色中的黑影。

在很遠的地方首先是出現藏青色的火花上下飛舞着，接着出現紅的、黃的和綠的火花……最後是出現各式各樣顏色的火花，就像寶石般的邊閃爍着亮光邊飛舞着，那些火花是小蝦群在跳躍時所反射出來的光。

帕布利克少年被蝦舞深深的吸引住，也因此，才不知不覺的忘了此地只有他一個人。

突然間，打從帕布利克少年的腳邊的泥土中竄出一尾非常大，形狀呈四角形，身體通體烏黑的怪物，那個怪物有一張嘴巴，二個眼睛，一根長尾巴，前端有非常銳利的尖刺，用像



雁木鱏
魟魚的一種，棲息在泥土裏面，身長1.5公尺。出現在地質時代的中生代末期。

翅膀的東西游動着。

那個怪物名叫雁木鱏，雁木鱏一攫取附近的魚就輕飄飄的往海底沉下去，然後消失在泥土中。

帕布利克少年情不自禁的大叫一聲，很本能的向旁邊跳過去。

原來在雁木鱏的後面，有一隻二公尺長的怪物，就像飛箭般的向他襲擊過來。

帕布利克少年感覺到胸部被猛撞了一下，人也情不自禁的伸出手來，就在那一瞬間，有一張長滿了利牙的嘴巴和大而冷淡的眼睛闖到他的手下，「抓住牠！」帕布利克少年突然想起這句話。

帕布利克少年感覺到套着電氣手套的兩手好像抓到滑溜溜的圓木，可是，就在那一瞬間，他又遭到更激烈的一擊，人也因此眼前一黑而不醒人事。

劍鯊

爲了要把把海底發電機的電纜誤認爲餌食而緊緊咬住電纜的鯊魚趕走，而正跟鯊魚做殊死鬥的大個子瓊鳥君，終於被趕來的羅爾德博士解救脫離險境。

「由於我心想一旦電纜被咬斷，那就太糟糕啦！所以我才跟鯊魚做殊死鬥，噯！好危險啊！咦！帕布利克少年是不是在中途迷路啦!?」

瓊鳥君邊打從泥土中爬出來邊說道：

「啊！對啦！」羅爾德博士大叫道：「我完全忘了這件事。帕布利克，帕布利克，怎麼毫無反應呢？帕布利克。」

羅爾德博士邊大叫着，邊注視着瓊鳥君的臉。

「他緊跟在我的後面往你這裡趕來時，不幸在珊瑚叢林裡面跟丟了。帕布利克，帕布利克，回答呀！……沒有回答……一定發生了事情，我們趕快過去看看，瓊鳥君。」

瓊鳥君向司令室報告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後，請求司令室派員來接替他，因爲他要去解救帕布利克少年。

在瓊鳥君跟司令室聯絡之際，羅爾德博士打開腰部的操縱盤，按下一個按鈕，打從背部的囊包下部伸出一根軸，且像開花般的張開來，而變成螺旋槳，同時把用金屬打造的護腿具打開來，而變成操縱水平和垂直的舵，一按下開關，螺旋槳旋轉起來，人也開始向前進，大約經過一分鐘後，瓊鳥君也在他的旁邊，以魚雷飛行的速度前進着。

不久，看到了珊瑚叢林。

「要找那個地方才好呢？」瓊鳥君回過頭來詢問着羅爾德博士。

「那邊找找看。」

一加快速度，二人邊很細心的注視着枝幹糾纏在一起的綠色叢林，邊沿着叢林的邊緣呈鋸齒狀的繞行了二、三圈，可是，怎麼也看不到帕布利克少年的蹤影。

「帕布利克，帕布利克，你在那裡？請回答，我們來幫助你。」

當瓊鳥君突然回頭朝着大珊瑚的根部一看，情不自禁的大叫道：

「啊！找到了，原來躺在這裡，羅爾德先生，帕布利克在這裡，他好像曾做過激烈

的格鬥。」

羅爾德博士大吃一驚的跑過去。

「是劍鯊！」羅爾德博士很驚駭的大叫道，原來有一條三公尺長的大劍鯊壓在帕布利克少年的身上。

「帕布利克被殺死了嗎？」

羅爾德博士以顫抖的聲音詢問道。

「不，還活着，羅爾德先生，請你看看，他的潛水服並沒有破損。」

戴着電氣手套的帕布利克少年的兩手，緊緊的抓住鯊魚的圓軀體。

瓊鳥君小心翼翼的把帕布利克少年的兩手拿開鯊魚，羅爾德博士則打從鯊魚的下面把帕布利克少年拉出來，然後很仔細的檢查着，潛水服沒有任何破損。

羅爾德博士再一次很仔細的凝視着被嚇得毫無血色的帕布利克少年的臉，看到右太陽穴微微的跳動着。

「還活着，瓊鳥君，帕布利克還活着。」

羅爾德博士很快的打開帕布利克少年腰部的操縱盤，按下一個按鈕，增加潛水帽內的氧氣量。

帕布利克少年慢慢的睜開眼睛，當他以呆滯的眼光看到羅爾德博士時，顯得很害怕的皺了一下眉頭，接着，一看到正在注視着他的瓊鳥君的笑臉，立刻綻出微微的笑容。

「好啦！已經沒有事啦！如果給他喝一點可可，精神將會更好一點。」

羅爾德博士再按另一個按鈕，突然間，在帕布利克少年的潛水帽內出現一條彎彎曲曲的管子，這條管子一直伸到帕布利克少年的嘴邊才停下來。

「喝吧！喝吧！這樣會使你比較有精神點。」羅爾德博士很親切的說道。

帕布利克少年用嘴銜住管子，「咕嚕咕嚕」的喝起來，帕布利克少年邊若無其事的環視着四周，當他一看到劍鯊的屍體，不禁大吃一驚，瓊鳥君邊微笑着，邊用手拍着他的肩膀。

「你真了不起，帕布利克君，你看，你一個人殺死這樣凶悍的傢伙。」

「我來不及看清楚那個傢伙。」

帕布利克少年邊露出微弱的笑容邊回答道。

「因爲那個傢伙抽冷子攻擊我……」

「哪！我們返回潛水艇吧！快！」羅爾德博士向琼鳥君說道。

一分鐘後，在羅爾德博士和琼鳥君的背上的螺旋槳又旋轉起來，琼鳥君用手抱着帕布利克少年，像飛箭般的緊跟在羅爾德博士的後面，在黑暗的深海中急行着。

伙伴們

羅爾德博士很細心的用綳帶纏住帕布利克少年的頭，且命令他要好好的休養二天，帕布利克少年感到很懊喪，真是一點道理也沒有，自從被打從冰山救回來，在病房躺了幾天，又經過二天的練習後，今早才第一次從事海底散步，沒想到竟差點被劍鯊吃掉。

帕布利克少年跟要好的電信技師馬拉特一道前往沙龍喝茶。

跟帕布利克少年、馬拉特同桌而坐的是化學班的茲義，由於是吃午飯的時間，所以看到琼鳥君和奧隆茲夫艦長一道走了進來。

「怎麼啦!?帕布利克君。」艦長在帕布利克少年的旁邊停下來，用手撫摸着被綳帶包紮起來的頭，很親切的詢問着，以往很嚴肅的臉上也綻出了笑容。「你不得不在這艘潛水艇裡面停留一段很長的時間，因爲我們在途中不停靠任何港口，也不跟其他的船隻見面，你一定要很快記住羅盤針和無線電指向台(正確指示船舶和飛機航線的電波裝置)的使用法，好嗎？」

「好的，艦長，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學習。」帕布利克少年顯得很高興的說道。

熱鬧的午餐開始進行，食物的運送和清理全都是自動化。

「馬拉特先生，庇歐納爾號是怎樣補充能源的呢？」



帕布利克少年邊喝着鮮美的湯，邊很好奇的詢問道。

「哦！那個嗎？很不可思議吧!?我們是打從海中得到能源，不管我們停在那個地方，只要我們一開動發電裝置，就可以得到足夠的電力。」

「眞有這種事？」帕布利克少年大吃一驚的說道：「打從海水中得到電力？」

「是的，你大概沒有聽過熱電對吧!?兩極之一方加熱或冷卻就會產生電流，溫差越大，電流也就越強，事情就是這樣，直到目前的熱電對所產生的電流很弱，最多只能一

度發出十分之一伏特的電力而已，最近克利賓博士發明能產生非常強大電力的新熱電對，這艘潛水艇就是使用這種新發明的熱電對。」

馬拉特因一時興起，滔滔不絕的說着而忘了吃午飯。

「連接熱電對的每一根電纜可以輸出二萬五千瓦特的電力，目前此地有三根電纜，總共可以輸出七萬五千瓦特的電力，相當一個城市的電量。」

「等一下，馬拉特先生，電纜的熱差如何呢？」

「啊！是嗎？那個不知道嗎？帕布利克君，通常海洋在三、四千公尺深的熱差爲一、二度，可是，在熱帶卻有二十六到二十七度，我們就是利用這種熱差，知道嗎？」帕布利克少年就這樣打從馬拉特和其他的朋友那兒，一點一點的了解庇歐納爾號的驚人性能。

庇歐納爾號可以稱得上海中之王，不用擔心會被水壓壓扁，也可以潛至很深很深的海底，不用停靠港口和基地，每天都可以在海底航行。

奇怪的紙片

帕布利克少年退出喧嘩的沙龍，在寧靜的走廊走着。

當他經過二間房間時，突然打從前面傳來打開自動鎖的聲音，接着聽到已經遠去的腳步聲。

「是琼鳥君。」由於帕布利克少年這麼想，所以才停下腳步。可是，他又立刻想起琼鳥君的房間是在更遠的地方，所以那個人一定是別人。

突然間，帕布利克少年看到一條背影閃進機械室，那個人原來是主任技師格雷洛夫。帕布利克少年發現在機械室大門旁邊的地板上有一張小紙條，就若無其事的撿起來一看，紙條上斷斷續續的寫了一些數字和文字：

「……藻海……座標……北緯 7° 46′ 36″……650……1/5……熱帶……五月……十六日……十八時〇分……水力發電……不要忘記……」

突然有一個人抓起帕布利克少年的手肘來看那張小紙條，帕布利克少年抬頭一看，發現格雷洛夫站在他的旁邊，帕布利克少年突然有點害怕的看着格雷洛夫，以發抖的聲音說道：

「這個……剛才……發現……」

格雷洛夫打從帕布利克少年的手中接過那張小紙條，看了一眼就以嘶啞的聲音詢問



道：

「你在那裡發現這張小紙條？帕布利克君，讓你受驚了，眞對不起，我總覺得這好像是機密文件呀！……」

格雷洛夫打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折疊的整整齊齊的紙條，說道：

「啊！是啦！是這個啦！掉落這張紙條的人一定緊張死了，帕布利克君，你來這裡幹什麼？這裡是屬於軍事機密重地呀！……我一下樓，回頭一看，看到你在門邊撿起一張紙條在看，我不禁大吃一驚，所幸這不是值錢的東西，這不是我的東西，一定是別人遺失的，啊！請不要生氣，帕布利克君。」

帕布利克少年雖然有點發抖，可是，還是結結巴巴的說道：

「不……沒什麼……只是我感到很驚駭……你以那樣的眼光瞪着我……」

「都是我不好，請你原諒，你要去那裡呢？我要去電氣室，你有沒有事情？沒有嗎？那太好啦！怎樣？要不要去電氣室看看？我來給你解釋各種的儀器。」

格雷洛夫將那張小紙條收進口袋裡面，然後往走廊走去，帕布利克少年緊跟在他的後面走着。

海底的西班牙船

帕布利克少年已完全的復元了，也漸漸的適應庇歐納爾號的生活。

今天帕布利克少年又跟隨着羅爾德博士前往海底散步，爲了捕捉大海龜，而把海龜

往海底叢林趕，當大海龜被海底叢林夾住而動彈不得時，才好容易被羅爾德博士撈起來。

「這隻海龜眞會玩捉迷藏。」羅爾德博士先以開玩笑的口吻說着，接着，倏然改變聲調說道：「等一下，好奇怪呀！」

帕布利克少年往羅爾德博士的方向一看，打從海草的空隙看到身穿青色潛水服的大個子的背上的螺旋槳邊旋轉邊往海面浮上去。

「好奇怪呀！他到底想幹什麼呢？」羅爾德博士歪着頭沉思着：「今天離開潛水艇的人，除了我倆外，還有沙拉賓、瓊鳥君、茲義和馬拉特等人，那件潛水服的確是○號，身材高大的人也只有瓊鳥君和格雷洛夫二人……可是，瓊鳥君現在正在工作……那個人會是格雷洛夫嗎？」

「博士，那個人爲什麼一直往海面浮上去呢？不是禁止接近海面五十五公尺以內嗎？」

「不知道那個人是誰？要不要呼叫看看？我看不用啦！因爲不久就要吃午飯啦！」

就在羅爾德博士這麼沉思之際，信號器突然響起來，羅爾德博士和帕布利克少年立刻轉變頻率，結果傳出馬拉特的呼叫聲。

「羅爾德博士，羅爾德博士，你聽到了嗎？喂—喂—……」

「是的，是的，馬拉特君，我們聽到了，有什麼事情呢？」

「請你立刻到這裡來，我發現非常珍貴的東西，那眞是天大的發現。」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在那裡？」

「在你的工作場所的東北東方，深度爲一百四十公尺，那裡有很像城堡的大岩山，你可以在岩山的旁邊看到我的燈光。」

「好的，我立刻趕過去，現在我就跟帕布利克君一道趕過去。」

羅爾德博士和帕布利克少年在昏暗的綠色海水中，幾乎以水平的姿勢，邊不斷的看着羅盤針、深度計，邊向前推進着，在昏暗的綠色海水中，他倆看到像寶塔一樣高，且令人生畏的岩山。

「是這裡。」羅爾德博士說道。

他倆邊閃避着岩石和海草，邊慢慢的環繞着大岩山，岩山的旁邊是個小小的廣場。

在廣場對面的黑色的小山的附近有一盞燈光在閃爍着。

羅爾德博士扭亮自己的潛水帽的圓燈，帕布利克少年也扭亮圓燈，附近因而變得非常的明亮，馬拉特站在那座小山的前面。

「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羅爾德博士邊詢問着，邊若無其事的注視着全部被貝殼和海草覆蓋住的小山，結果情不自禁的失聲大叫道：

「是船！是西班牙的船。」

羅爾德博士連忙的靠過去，把附着在船骸上有幾十年、幾百年之久的貝殼和珊瑚剝下來。．．

「趕快進入船內看看。」羅爾德博士大叫道：「這眞是最了不起的大發現，馬拉特君，你是怎樣發現這艘珍貴的船呢？你好細心呀！」



「那裡，那裡，博士，我也跟你一樣，當我在巡視船頭和船尾時，船舷突然傾斜的倒下來，也因此才發現這是一艘船隻。」

「你們嘰嘰喳喳的在談論什麼？」突然傳來瓊鳥君的嘶啞說話聲。

瓊鳥君和茲義邊朝着這裡游過來，邊很驚訝的環視着在場的人的臉。

「眞是笨蛋。」馬拉特大吼道：「難道你沒有把眼睛帶出來？你沒有看到船隻嗎？」

「嗯！」茲義大大的歎了一口氣，說道：「這正是歷史學家最好的研究史料。」

「船隻？……歷史學？……」還弄不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的瓊鳥君喃喃自語的說道：

「嗯！看起來很像船隻，你們究竟在幹什麼呀⁉」

「你眞是一頭呆頭鵝。」羅爾德博士邊不停的工作着，邊糗了瓊鳥一句，突然間，很驚訝的大叫起來：「這是哥倫布時代的西班牙船，就歷史學上來說，這是非常珍貴的大發現，或許在船內有非常珍貴的史料也說不定。」

「為什麼剛才不明白的告訴我，老是說船、船，而不說是什麼船……」大個子也加入了工作的行列。

「馬拉特君，你爬上甲板看看。」羅爾德博士說道：「或許從那裡比較容易進入船內。」

馬拉特將背上的袋子充了一點空氣，然後打從海底爬上甲板，瓊鳥君在船尾，羅爾德博士在中央，帕布利克少年在船頭工作着。

「繞到另一面察看看，或許有裂口也說不定。」

帕布利克少年應命的繞到另一面。

那一邊散滿了岩石和碎片，也是一個小廣場。

帕布利克少年邊由這塊岩石跳到那塊岩石的前進着，邊很小心的用小斧頭敲着船舷，當快接近船尾時，突然落了空，原來斧頭敲到裂縫，帕布利克少年心臟「砰—砰—」的跳動着，「是裂縫，要不要通知他們呢？……不，還是讓我先調查看看……」

帕布利克少年用斧頭砍了二、三下，才把附着在上面的海草砍斷刮掉，然後把頭經

由裂縫伸進船內，燈光照亮了船內，左邊好像堆滿了箱子和木桶，由於這些東西都黏滿了地衣和貝殼，所以看起來好像一座山，由於海水不斷的盪晃着，所以這些附着物發出綠色和黃色的閃光，由於各式各樣的海藻絆着腳，再加上地板長了一層滑不溜丟的地衣，所以帕布利克少年走起來才東倒西歪。

右邊有長而粗，像蛇一樣的東西在飄盪着。

「那一定是船的繩索。」

大章魚和抹香鯨的殊死鬥

「啊！有裂縫。」聽到瓊鳥君的叫聲。

「那裡？在那裡？」是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咦！帕布利克君呢？……」

羅爾德博士還沒有把話說完之際，突然聽到馬拉特的驚叫聲：

「章魚！大章魚！小心點！」

「沉着應戰！」羅爾德博士說道：「把電氣手套戴上，馬拉特，你到這裡來，我們一起行動，帕布利克，帕布利克，趕快到這裡來，你在那裡？」

在羅爾德博士的頻頻呼叫下，帕布利克少年這麼回答道：

「我在這裡，在這裡，我立刻去你那裡。」

帕布利克少年立刻朝着裂縫跑過去，突然間，他的腳不知被什麼絆到而跌了一交。

就在那一瞬間，帕布利克少年聽到瓊鳥君的粗暴叱叫聲：

「啊！畜牲，沒有電氣手套，章魚不只一隻，二隻，而是一大群，哎唷！一旦被章魚捲住就不得了啦！」

帕布利克少年一伸出腳來，就掙扎着想站起來，可是，兩隻手就好像被什麼綁住般的動彈不得。

帕布利克少年拼命的掙扎着，終於掙脫了右手，於是就用右手緊握着斧頭，可是，

不一下子功夫又被長而滑溜溜的東西捲住，他的全身也在那一瞬間被捲的緊緊的。

「章魚……」

在頭頂上向四面八方伸展開來的粗大腳爪間有一張彎曲的大嘴巴，嘴巴的上面有二顆像大碗那樣大的眼睛，這二顆眼睛發出綠色的閃光。

雖然帕布利克少年拚命的大叫着，可是，卻叫不出聲來，不久，被一股非常巨大的力量朝着裂縫拉過去。

就在那個時候，帕布利克少年不斷的聽到瓊鳥君的呻吟聲、叱罵聲與吼叫聲。

「瞄準眼睛，馬拉特，眼睛，眼睛……攻擊軀體是沒有用的……啊！該死，不行，要接近眼睛的旁邊……」

「嗯！我的腳好像被捲住了。」聽到馬拉特的痛苦的說話聲：「有好幾根……後面，後面，畜牲……茲義，茲義，快來幫我……」

「好的，我來幫你。」是茲義的聲音。

「抓住牆壁，抓住船舷。」羅爾德博士大叫道：「要牢牢的抓住，絕不能鬆手，帕布利克，帕布利克，你現在在那裡？」

「羅爾德博士。」又聽到茲義的聲音：「沒有電氣手套是抵不住章魚的攻勢，我寧可去找尋帕布利克，或去幫助瓊鳥君……」

突然間，羅爾德博士一行人的講話聲斷掉，潛水帽的燈光也熄掉，四周變得非常的暗，除了章魚的閃爍着綠色亮光的眼睛，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帕布利克少年再也忍耐不下去，以好像要哭泣的聲音大叫道：

「救命呀！……博士！……馬拉特先生！……」

沒有回答，「收音機壞了……怎麼辦？燈光也……爲什麼呢？」

突然間，帕布利克少年閃出一線希望。

「或許章魚也奈何不了潛水服，因爲劍鯊都無能爲力，不過，如果對方是抹香鯨的話，不知又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事實上，打從剛才開始，帕布利克少年已被大章魚緊緊的纏住，可是，他一點壓迫感也沒有，大章魚捲着帕布利克少年，在海草之間彎彎曲曲的朝着裂縫游過去，然後經由裂縫游到船外。

當帕布利克少年被捲出船外後，抬頭往上一看，看到船上有微弱的亮光。

「他們還在那裡……戰鬥……」帕布利克少年這麼想着。

大章魚游離開船隻約有十公尺遠時才停下來，然後伸出大腳爪，邊彎曲着邊把帕布利克少年往有利牙的嘴巴送，突然間，帕布利克少年就像大蝦一樣被彎曲着，且更緊緊的被捲住。

帕布利克少年感到非常的痛苦，情不自禁的大叫起來，就在那一瞬間，大章魚好像被叫聲嚇到般的把帕布利克少年舉至十公尺高，然後往下敲打下來。

帕布利克少年一撞上泥土，感到昏昏沉沉的，就在迷迷糊糊之際，在他的眼前出現像山的魚影，魚尾一掃，帕布利克少年就像球一樣的飛起來，然後臉朝上的跌落在船邊。

「抹香鯨！」

大章魚用大腳爪緊緊的捲住鯨魚的頭，有一根十公尺長的大腳爪因誤伸進鯨魚的嘴巴，而像被剪刀剪斷般的斷成二段。

這條鯨魚好像是身經百戰的勇士，因爲在烏黑的肌膚上有被大章魚吸住過的像碗那樣大的痕跡，也有被捕鯨船的魚叉刺過的痕跡，頭和側腹還留有二根魚叉呢！

可是，這次所碰到的對手是個勁敵，大章魚的腳爪一被咬斷，就邊噴出黑墨液邊潛到鯨魚的下面，然後將所剩下的七根腳爪緊緊的捲住鯨魚的軀體。

鯨魚猛搖着大尾巴而激起巨浪，帕布利克少年拚命的抓住船舷，鯨魚拖着大章魚沉下海底，然後彎彎曲曲的在岩石上面慢慢游着，且一路咬着、吃着大章魚的肉。

鯨魚漸漸的接近正在注視着這場殊死鬥的帕布利克少年的身邊，雖然他很想逃走，可是，卻一動也不敢動，因爲恐怖的嘴巴和可怕的腳爪已逼在他的面前。

帕布利克少年一點一點的攀爬着船舷，大約爬了一半時，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打在他



的腳上。

「啊！」帕布利克少年大叫一聲，就像倒栽葱般的掉落在鯨魚的背上。

大章魚的腳爪已完全被咬斷，用力一搖，紛紛的打從鯨魚的身上掉下來。

帕布利克少年在鯨魚的背上滴溜溜的滑着，不久，好像被什麼擋住般的停下來，鯨魚猛搖了幾下，就把大章魚摔掉，然後小心翼翼的離開船舷，在船的上方滴溜溜的繞圈子。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爲鯨魚突然猛搖着尾巴，由於帕布利克少年怕被尾巴打到，所以緊緊的趴在鯨魚的背上。

不久，鯨魚以非常快的速度通過船的上方，消失在大海的黑暗中，帕布利克少年起初還看到許許多多彎彎曲曲的大章魚的腳爪，四盞燈光和四條人影，可是，在轉眼間，在進入如黑墨液的黑暗中而看不到任何東西。

帕布利克的失蹤

馬拉特睜開眼睛，迷迷糊糊的環視着四周，赫然發現自己躺在床舖上。

「帕布利克君被帶走啦！」馬拉特好像發瘋般的大叫道：「被帶走啦！趕快去營救帕布利克君，艦長，快！快！」

馬拉特一穿上襯衫就朝着大門飛奔過去，艦長和羅爾德博士來不及抓住他，就在他倆不知該怎麼辦之際，格雷洛夫剛好打從大門走進來，而把馬拉特給攔了下來。

「怎麼啦!?馬拉特，誰被帶走啦!?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格雷洛夫邊把馬拉特安撫回床上，邊向艦長和羅爾德博士詢問道。

「我看到……抹香鯨……好大……從我的頭上游過去，帕布利克在牠的背上……」

馬拉特無力的閉上眼睛，昏昏沉沉的沉入睡鄉。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艦長詢問道。

「誠然的，他是在說夢話。」格雷洛夫說道。

「是的。」羅爾德博士也說道：「最令人擔心的是他的腦部不知道有沒有受到震盪？因爲他用電氣手套跟恐怖的大章魚格鬥時，曾被用力的摔在船舷上，總之，我和瓊烏君沒有看到鯨魚。」

海洋學家沙拉賓教授走進病房。

「你們在談論鯨魚嗎？老實說，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那樣大的鯨魚。」

大家都以驚訝的眼光注視着沙拉賓教授。

「是什麼鯨魚？沙拉賓君。」羅爾德博士詢問道。

「在三個小時前，正當我在從事潮流的研究工作時，突然發現有一尾好大好大的鯨魚打從我的頭頂上游過去，不但把我嚇了一跳，也把我的研究工作弄得一蹋糊塗。」

「那個時候，你在那裡？」

「在第三水中物理實驗所，深度爲三百公尺，距離基地東南方十七公里。」

「朝那個方向游過去？」

「由東向西一直游過去。」

「剛好是由我們的位置通往第三實驗所的方向。」羅爾德博士大吃一驚的說道。

就在那個時候，馬拉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輕輕的睜開眼睛，邊環視着四周的人邊以軟弱的聲音說道：

「我很清楚的看到，帕布利克君被帶走了，在鯨魚的背上，鯨魚打從我的頭上約十四、五公尺的地方游過去……大鯨魚的側腹……頭……有魚叉。」

「就如同他所說的，」沙拉賓教授大叫道：「我看到的那條鯨魚的頭和側腹也有魚叉。」

「如果是那樣的話，那你爲什麼沒有看到帕布利克君呢？」羅爾德博士詢問道。

「一定是看到鯨魚的另一側腹。」艦長邊不知在想什麼邊這麼說道：

「唉！這該怎麼辦才好呢？好可憐啊！那樣出色的少年……」

「我看十之八、九已經死啦！再想辦法也無濟於事啦！」格雷洛夫說道。

艦長大吃一驚的看了格雷洛夫一眼，然後轉向羅爾德博士說道：

「羅爾德先生，這該怎麼辦呢？帕布利克君會不會還滯在船隻附近？」

「我確信我們沒有把他遺留在船隻附近，因爲當我們幹掉大章魚後，我和瓊烏君很仔細的搜尋船隻，就連附近的裂縫也都找尋過，可是，只找到被咬成碎片的大章魚……啊！是啦！怎麼一直到現在才想起來呢？大章魚是抹香鯨最喜愛吃的食物，能把大章魚咬成那個樣子的，也只有抹香鯨而已，對啦！一定是當我們在跟章魚群格鬥時，在船的另一方也有鯨魚和章魚在單打獨鬥，然後也把前來這邊察看情形的帕布利克少年捲進去。」

「好——」不久，艦長抬起頭來，以嚴峻的口氣說道：「鯨魚鬼，看你要往那裡逃？」

格雷洛夫一看手錶——已經是下午四時二、三分，紅色的臉頰頓時變成蒼白。

「潛水艇追蹤抹香鯨，準備出發。」艦長以堅定的口氣下命令。

「萬歲——艦長。」馬拉特好像已恢復元氣般的很高興大叫道：「謝謝！艦長。」

艦長微笑着。

「艦長，潛水艇必需要有可以進行修理工作的場所才行，如果我們一直停在這邊，修理的工作才能很順利的進行，爲了一個小孩子……換句話說，那個孩子早就應該死在那座冰山上……」格雷洛夫邊眨着充滿血絲的眼睛，邊沒好氣的說道。

「我命令你不得插嘴。」

艦長以嚴厲的眼光瞪着格雷洛夫，格雷洛夫好像想爭辯幾句，可是，最後還是忍了下來，低着頭默默的走出病房。

潛水艇開始航行起來，打從隔壁的無線電室傳來無線電技師普列特納夫的呼叫聲：

「帕布利克……帕布利克……請回答……這裡是庇歐納爾號。」

　在司令室裡面，艦長向駕駛員指示航向、航行方法、深度和速度後，就轉向羅爾德博士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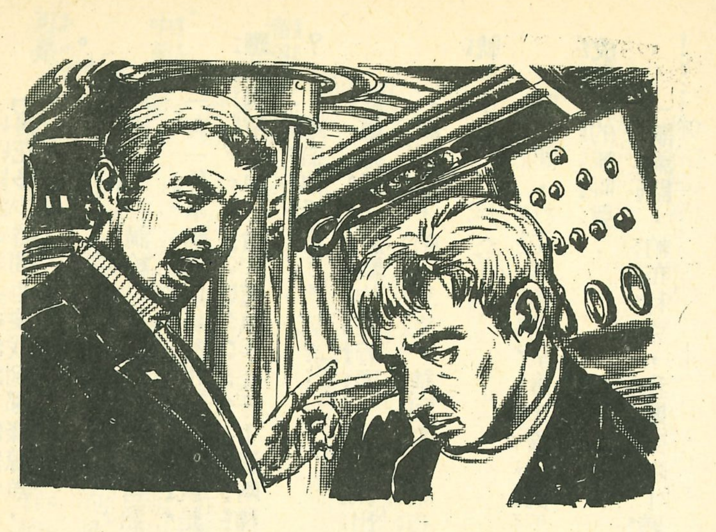
「羅爾德先生，抹香鯨的速度是多少？」

「隨着原因、性別、年齡、大小和力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的大雄鯨在受到驚嚇而逃走時的速度爲時速十二公里到十五公里，如果中了魚叉，在痛苦和恐懼下，像發瘋般逃走的話，那速度將高達時速四十五公里，根據馬拉特和沙拉賓所說的話來判斷，那是一條相當大的鯨魚，其速度恐怕爲時速四十五公里。」

「照這麼說來，那條鯨魚目前大約在九十公里到一百公里的前面啦！如果不改變方向的話，那我們只要二個鐘頭或二個半鐘頭就可以追上牠。」

　打從無線電室傳來既單調又一再重複的普列特納夫的呼叫聲：

「這裡是庇歐納爾號……這裡是庇歐納爾號……請回答，帕布利克，請回答……帕布利克……帕布利克……這裡是庇歐納爾號……」



　庇歐納爾號每隔五分鐘就改變一次方向的採取鋸齒狀的航線，以時速一百一十公里的速度航行着。

　羅爾德博士再也忍耐不下來，所以這麼詢問道：

「已航行多遠啦？艦長。」

「已航行七十八公里，羅爾德先生。」

「艦長，或許……或許我們再航行三十公里、五十公里也找不到那條鯨魚，那該怎麼辦才好呢？」

　艦長抬起頭，默默的注視着羅爾德博士的臉一會兒，才平靜的說道：

「再花多少時間也要找到那條鯨魚，我要確定帕布利克少年還在不在牠的背上……。」

然後好像在講給自己聽似的自言自語道：

「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想不透，那就是爲什麼帕布利克不使用武器呢？照理說來，他應該携帶有原子槍和電氣手套呀！這兩種武器的使用法也很簡單呀！他爲什麼不使用呢？……難道他受傷了不成？……」

羅爾德博士默默的點着頭，那樣傑出，那樣可愛的少年……

「請回答，帕布利克，請回答，帕布利克，這裡是庇歐納爾號……這裡是庇歐納爾號……」

突然間，打從無線電室傳來椅子倒下的聲音，接着聽到普列特納夫的困倦呼叫聲變成興奮的喊叫聲：

「請講話，帕布利克，我聽到啦！聽到啦！大家趕快來呀！聽到帕布利克的聲音啦！……你在那裡？帕布利克，你在那裡？聽到啦！……」

大家爭先恐後的打從中央司令室湧向無線電室。

在鯨魚的背上

帕布利克少年睜開眼睛一看，四周就好像閉上眼睛一樣的黑暗，什麼也看不到。

海水以非常大的力量衝擊着帕布利克少年的頭和胸部，在他的身體下面也有一樣滑溜溜的東西在搖晃着。

突然間，帕布利克少年想起來他是在鯨魚的背上……是趴在鯨魚的背上在黑暗的海中前進着，一旦被鯨魚的可怕的尾巴打到的話，那將是不得了的事情。

帕布利克少年這麼一想，也就越發的將身體緊貼在鯨魚的背上，他眞想大哭一場，可是，還是咬着嘴唇忍了下來。或許收音機沒有損壞，別人可以聽到自己的喊叫聲也說

不定，當他這麼一想，也就出盡全身的力量大叫道：

「喂！喂！庇歐納爾號，喂！喂！庇歐納爾號，是我，我是帕布利克，請來救我。」

再輕微的聲音帕布利克少年也不會放過，因爲他很用心的側耳傾聽着。

四周仍然是黑暗而恐怖的寂靜世界。

沒有用啦！收音機已經損壞啦！這該怎麼辦才好呢？如果這樣下去的話，不知會被帶到那裡去呢？要怎樣才能制止鯨魚呢？電氣手套……原子槍……沒有用啦！燈光也不亮，收音機也失靈……總之，已經沒有電啦！……

有一片黑影打從前面游過來，然後打從旁邊擦過去，帕布利克少年看到二排黃森森的牙齒和一根白刺刺的尖刺，啊！是鯊魚群！那群鯊魚又打從後面以飛箭般的速度游向鯨魚，然後在鯨魚的四周繞圈子，鯊魚群邊眨着滿含恨意而令人感到渾身不舒服的眼睛，邊縮小圈子。

鯨魚來到有些微綠色亮光的地方時，鯊魚群不知是否發現鯨魚已疲憊萬分，或自恃數量多，竟一步一步的逼近鯨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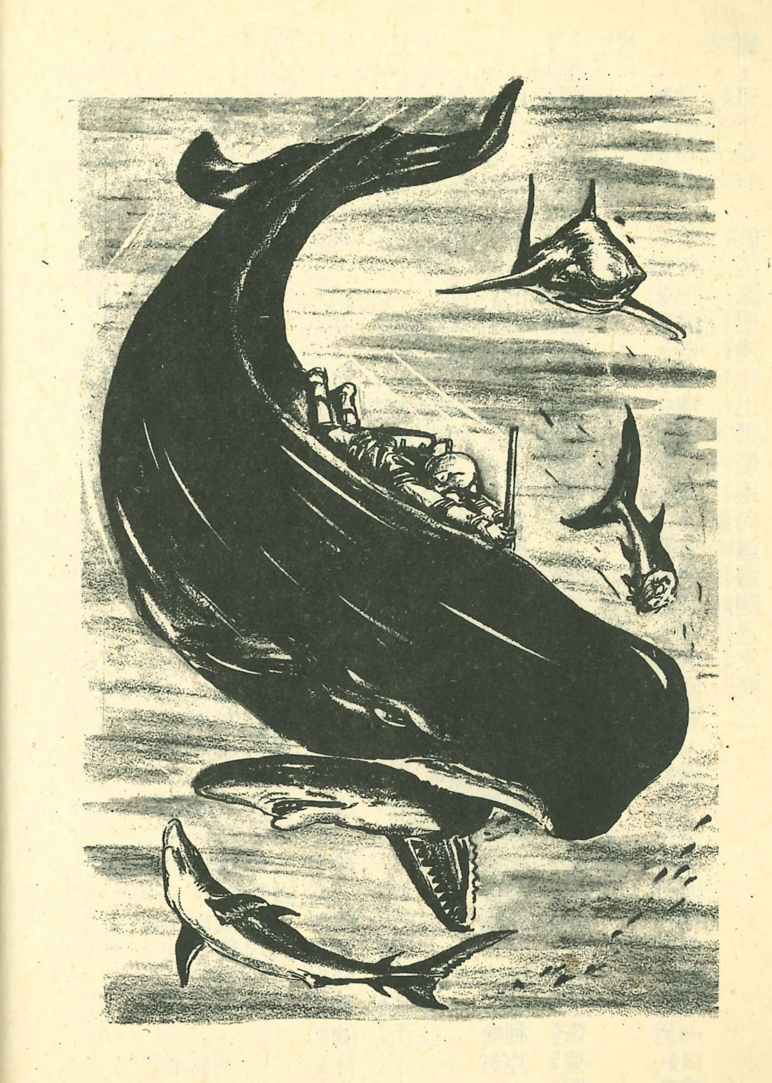
不知是否鯨魚要浮出水面，因爲牠突然向上的改變航向，就在那一瞬間，有一條鯊魚以飛箭般的速度朝着鯨魚的眼睛下面的鰭衝過去，由於鯨魚又很快的改變方向，所以那條鯊魚不但撲了個空，而且一直衝到鯨魚的那張令人生畏的嘴巴前面。

就在緊接的那一瞬間，那張嘴巴一閉，那條鯊魚立即被咬成二段，漂漂盪盪的往海底沉下去，此時又有一條鯊魚被鯨魚的尾巴掃到而像壞掉的洋娃娃一樣的往海底沉下去。

貪婪的鯊魚群立即朝着直到剛才還是伙伴的那二條死鯊魚衝過去。

鯨魚一離開鯊魚的重圍後，就一直往海面浮上去，最後終於浮出海面，帕布利克少年把腰部的斧頭用魚叉的繩子緊緊的綁住，然後把脫落而垂下來的操縱盤的蓋子恢復原狀。

當帕布利克少年把這些事情做好後，若無其事的回頭一看，不禁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氣，可不是有一艘捕鯨船邊吐出黑煙邊向這邊開過來嗎？



鯨魚已因非常疲倦而睡着了，所以才沒有發現有捕鯨船逼近來，如果鯨魚被發現而慘遭殺害，自己被抓住的話，那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那時我可能會洩漏出潛水艇的秘密，如果趁未被發現而讓鯨魚逃走的話，也可能會喪命在這片黑暗的海底，爲了不洩漏潛水艇的秘密，那我只好跟鯨魚同歸於盡啦！

「呀——」

帕布利克少年大叫一聲，用力的把殘留在鯨魚身上的魚叉壓下去。

鯨魚猛然的顫抖起來，且用尾巴猛拍着海面，然後像發痛般的往海底潛下去。

最後一線被救的希望也就這樣的斷送掉，不知道氧氣和食物還能支持多久呢？

帕布利克少年一想到食物，不禁感到肚子好餓，打從離開潛水艇到現在已經有八個小時啦！在這八個小時內只喝三、四口可可，雖然很想多喝點，可是，由於情勢所逼，不得不節省點。

帕布利克少年把操縱盤的可可的按鈕轉回原處，然後往操縱盤一看，不禁使他驚叫

一聲，我怎麼這麼糊塗呀！無線電的頻率是對着羅爾德博士、琼鳥君和馬拉特，難怪喊破了喉嚨，庇歐納爾號一點反應也沒有。

帕布利克少年用顫抖的手在操縱盤上摸索着，可是怎麼也摸不到收音機的開關，眞奇怪，難道會是脫落了嗎？

帕布利克少年慢慢的在螺旋槳的開關和燈光的按鈕間摸索着，突然間，很叫他大吃一驚，原來墊圈彎曲了，開關也移到開與關之間，帕布利克少年小心翼翼的把墊圈恢復原狀，把開關轉回到開的地方。

突然間，有一道非常耀眼的亮光照亮昏暗的綠色海底。

鯨魚大吃一驚的改變方向，帕布利克少年不理會鯨魚的改變方向，只是很興奮的大笑着。

在這道明亮的亮光中，帕布利克少年很小心的修理收音機和螺旋槳的開關。

帕布利克少年猶豫了一會兒，然後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惴惴不安的把收音機的開關轉向庇歐納爾號。

「這裡是庇歐納爾號，帕布利克，請回答，帕布利克。」

帕布利克少年的眼睛滴溜溜的轉動着，雖然他想立刻回答，可是，卻一時叫不出聲音，因爲在他的眼睛、鼻子和喉嚨充滿了淚水。

「請回答，帕布利克，這裡是庇歐納爾號。」

「是我，是我，我是帕布利克，我在這裡，在鯨魚的背上，請來救我。」

在潛水帽裡面響起艦長的說話聲：

「帕布利克君，我們不知道這次的追蹤要到何時……爲了救你，不得不把鯨魚殺死……你能嗎？」

帕布利克少年撫慰着胸膛，不久，他這麼回答道：

「能，艦長，可是，鯨魚好可憐喲！」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帕布利克君。」艦長說道：「由於我們不能發射原子砲，

所以……」

　馬拉特興奮的聲音說道：

「艦長，能讓我講幾句話嗎？」

「可以，請說吧！馬拉特君。」

「那的確是很可憐，鯨魚救了帕布利克君—打從那隻大章魚的腳爪中救了帕布利克君，請讓牠逃生去吧！艦長，請向帕布利克君下令轉動螺旋槳，然後隨着鯨魚前進，這樣不但可以避開鯨魚的尾巴，而且還可以很輕易的離開鯨魚。」

　又響起艦長的聲音：

「帕布利克君，你聽到了嗎？你聽到馬拉特君所提的建議嗎？」

「聽到啦！艦長，我就照他所說的方法去做。」

　帕布利克少年一打開螺旋槳的開關，讓螺旋槳以全速的速度旋轉起來，突然間，他受到激烈的震盪，也感到有點昏眩，當他定下神來一看，看到在他的旁邊有一大片抹香鯨的陰影，馬拉特的潛水艇也打從後面慢慢的駛過來。

海底的爆炸

「羅爾德先生。」司令室的克拉夫茲夫中尉以好像在耳語的聲音說道：「帕布利克君的情況怎麼樣？」

　映在螢光幕上的羅爾德博士搖着頭說道：

「已經睡著啦！不過，很叫人放心不下，因爲他的神經過度疲勞，一直在做惡夢。」

「我想大概不會有事情……」克拉夫茲夫中尉因一時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所以才這麼說着。

　突然間，打從水中聽音機的喇叭傳來一陣「叭啦」「叭啦」的爆炸聲，克拉夫茲夫中尉連忙往螢光幕一看，羅爾德博士已消失了蹤影，由於潛水艇上下左右激烈的搖晃着

，所以克拉夫茲夫中尉才連忙抓住差點被震倒的桌子的腳，當他往牆壁的大鐘一看，此時正好是十八時，雖然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還是毫不猶豫的按下按鈕。

「緊急警報，緊急警報，所有的人員立刻回到自己的崗位待命。」

就在那一瞬間，打從走廊傳來很噪雜的腳步聲，不久，又恢復一片寂靜。

克拉夫茲夫中尉一按下緊報的按鈕，就往閃爍不定的螢光幕一看，不禁大吃一驚，螢光幕上可不是出現像原子雲一樣的黑雲嗎？接着出現無數的魚群好像被那片烏雲嚇到般的瘋狂向這邊竄過來，這些魚群都是一大群一大群。

艦長走進中央的司令室。

「發生了什麼事情？中尉。」

「前面好像發生了事情，雖然目前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可是，我敢說那不是單純的事情，直到艦長有指示前，我想把潛水艇停在這裡。」

「好。」艦長誇獎克拉夫茲夫中尉的隨機應變：「出事的地點距離此地有多遠？方向為何？」

艦長邊注視着出現在螢光幕上的黑雲和魚群，邊很迅速的詢問着。

「五十八公里，正前方。」

艦長邊在海圖上做記號，邊看着螢光幕、雷達等各式各樣的複雜的計算儀器，不久，臉上露出非常嚴肅的表情說道：

「啊！爆炸的地點正好在我們的海底基地附近呀！」

就在那個時候，羅爾德博士和玻格洛夫上尉慌慌張張的走進司令室。

「的確如此，艦長。」玻格洛夫上尉說道：「是在我們的海底基地的方向，好像發生海底火山爆炸……」

艦長好像很懷疑的搖着頭沉思着，羅爾德博士也一語不發的注視着螢光幕。

不久，艦長好像有所決定般的，很果決的抬起頭來：

「我們一定要查明此事件的眞象，所幸爆炸的地點只有一處，當我們抵達距離爆炸

地點有十公里遠時，儘可使用偵察機……克拉夫茲夫，開航吧！以十分之三的速度前進。」

不久，庇歐納爾號進入像發狂般逃竄的魚群裡面，大約又前進二、三分鐘後，那股黑雲完全覆蓋住螢光幕。

不久，爆炸聲倏然停止，隨之而來的是像死亡一樣的寂靜。

「根據我的計算，爆炸次數一共有一百四十二次，時間是打從十八時開始。」

「很好，一點也不要遺漏的把這件事記載在航海日誌裡面。」

偵察機逐漸的接近海底基地。

螢光幕仍然是一片烏雲，什麼也看不到。

「讓偵察機上升到接近海面。」艦長指示道：「跟隨雷達前進，速度提升到十分之六。」

經過十五分鐘後，雷達的電波探測到基地，庇歐納爾號把速度降回原來的十分之三，螢光幕出現陌生的景象。

羅爾德博士緊皺着眉頭，目不轉睛的凝視着滿目瘡痍的死亡海底。

「如果這裡發生海底火山爆發的話，」羅爾德博士好像在講給自己聽般的喃喃自語道：「怎麼沒有熔岩和浮石呢？爲什麼溫度計沒有顯示出水溫上升呢？火山口又是在那裡呢？」

「你看，那是火山口，火山口不只是一個，而是有很多個。」玻格洛夫上尉指着出現在螢光幕的黑點說道。

隨着距離的接近，那些黑點也就越發的清楚，那些黑點原來是很深的圓洞。

「幸好那時庇歐納爾號不在這裡。」

羅爾德博士很小聲的這麼說罷，好像想起什麼事情般的回過頭來注視着艦長，說道：

「格雷洛夫君曾很執拗的說不能前來這個地方……我們都不聽他的話。」



艦長緊握着拳頭凝視着螢光幕，臉上一片鐵青，不久，他用力的敲打着桌子，向羅爾德博士等人大吼道：

「你們都說是海底火山爆發，結果並不是那回事，而是火藥爆炸，知道嗎？是有人想把基地和庇歐納爾號炸毀掉呀！」

艦長一按操縱盤的一個按鈕，電視的螢光幕出現船頭的砲手室，第一砲手基高夫臉色蒼白的注視着映在螢光幕上的艦長的臉。

「準備發射！」艦長以嚴肅的聲音命令道：「目標—飛機或船艦，距離和角度—照影像來瞄準，發射則以我的命令來進行。」

就在那個時候，出現在螢光幕的是平靜的海面和青色的天空，天空上飄浮着幾朵彩霞和逐漸西斜的火紅的太陽。

在遙遠的水平線出現三個像水泡一樣渺小的小黑點和三縷黑煙，爲了攻擊，潛水艇不得不更接近這三個小黑點。

艦長猶豫了一會兒，然後向砲手基高夫下令道：「取消戰鬥準備。」

玻格洛夫上尉和克拉夫茲夫中尉嚇得呆呆的凝視着艦長的臉。

「怎麼啦!?艦長，那些傢伙攻擊我們，想把我們統統殺死……能讓這樣卑鄙的人活下去嗎？」

艦長微笑着說道：

「你們的心情我了解，我們的使命是秘密的抵達海參威，敵人若想消滅我們，這不就是最好的方法嗎？我想不透的是，敵人怎會知道我們的基地的座標呢？」

「這個我知道。」突然傳來微弱的說話聲。

大家大吃一驚的朝着大門一看，發現身穿大白襯衫的帕布利克少年邊步履蹣跚的走進來，邊有氣無力的說道：

「現在我才好不容易的了解，那個人已完全向我解釋明白，決定座標……點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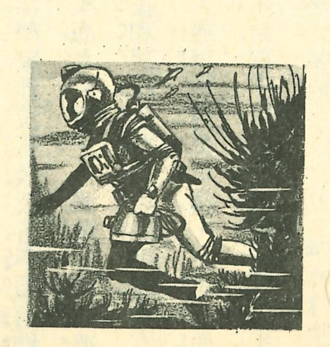
帕布利克少年說到這兒就全身乏力的倒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格雷洛夫神色慌張的奔進來，把倒在地板上的帕布利克少年抱起來。

「帕布利克君，你怎麼跑來這個地方呢？」

格雷洛夫緊緊的把昏迷不醒人事的帕布利克少年抱在懷裡的走出司令室，羅爾德博士緊跟在格雷洛夫的後面走着。

第二章　黑暗的魔境

進入黑暗的魔境



我們打開世界地圖看大西洋，將會看到一條非常寬而長的淡青色線條，這條幾乎沿著位於大西洋正中央的南北美大陸的彎曲海岸線的線條，是由大西洋北端的冰島附近開始，一直延伸到南極海附近，在赤道附近有一個細長的部份，那是大西洋最深的海溝之一，在這個海溝正中央有有名的羅曼斯陷落，在這個地方的海底山脈是直角向南彎曲延伸著，這條淡青色線條就是有名的大西洋海底山脈，這些二、三千公尺高的山脈座落在五、六千公尺深的稍微傾斜的海底。

山脈的谷底也有深及六、七千公尺到八千公尺者。

這條海底山脈不知是怎個模樣呢？跟地面的山脈不一樣嗎？表面潮流跟深海潮流的關係如何？山脈東西兩側的深海生活條件是否不同？一直到現在，黑暗的魔境頑固的阻止人們調查這些問題。

庇歐納爾號已經連續五個晝夜，邊以十分之三的速度慢慢前進著，邊很詳細的調查始自薩爾佳遜海終至赤道的這條大西洋海底山脈。

庇歐納爾號一接近海底的傾斜面時，羅爾德博士和海洋學家沙拉賓教授各率領著助手潛進海中進行長達六個小時的調查工作，沙拉賓教授採集海水和泥土，測量海水的溫度，研究潮流的力量和方向，羅爾德博士則觀察和採集海底和深海生物的生活形態。

海底雖然有細長而深邃的坑洞，可是，大抵上很平坦，經過數百萬年後，已積滿像雪一樣鬆軟的微生物的屍體，也因此，當螢光幕出現像懸崖峭壁一樣的裸露絕壁時，大家都大吃一驚，沙拉賓教授很熱心的向艦長建議在這附近建立基地。

打從出口出現七條人影，那七個人是羅爾德博士、沙拉賓教授、馬拉特、帕布利克少年、馬特貝耶夫、瓊鳥君、格雷洛夫、馬特貝耶夫和瓊鳥君因熱衷於海洋學而成爲沙拉賓教授的助手，馬拉特、帕布利克少年和格雷洛夫是羅爾德博士的助手。

羅爾德博士時時打從海底的泥土中抓出獵物，然後邊大聲叫著，邊把激烈掙扎的獵物放進大大的獵物袋裡。

格雷洛夫、馬拉特和帕布利克少年等人的燈光就好像星星一樣的左右閃爍著，沙拉賓教授、瓊鳥君和馬特貝耶夫等人好像在遙遠的前面閃爍著三等星的亮光。

在二個小時後，這七個人同時打從四面八方聚集到被像圓柱的岩石包圍起來的廣場。「你們看，」沙拉賓教授解釋道：「這個地方沒有泥土，就像桌面一樣的光滑，在距離海底約一千五百公尺高的這個地方的泥土的確是被潮流沖走了，不用說，自然是漲潮時的潮流，因爲表面潮流無法影響到這樣深的深海，深海潮流也沒有這樣大的力量，漲潮的潮流一流經所有的塌陷，山谷和窪地而現出頂峰、尖端和岩石。各位，我們來詳細

調查這附近，好嗎？由於來時我已調查過東面，所以我們現在只要調查北、南、西三面就行。」

沙拉賓教授、格雷洛夫、帕布利克少年調查西面之很容易叫人迷路的錯綜複雜的黑暗山谷，羅爾德博士和馬特貝耶夫調查北面，瓊烏君和馬拉特調查南面。

迷路的怪物

羅爾德博士和馬特貝耶夫立刻消失在拐角處，瓊烏君和馬拉特也沿著絕壁前進四、五十公尺後消失在黑暗中。

沙拉賓教授邊用斧刀和斧背敲打著岩壁，邊慢慢的繞著廣場。

「奇怪呀！奇怪呀！嗯！嗯！」沙拉賓教授喃喃自語著。

「有什麼奇怪的呢？」格雷洛夫詢問道。

「依你的看法，你認爲這是什麼呢？」沙拉賓教授把拿在手上的岩石碎片邊就著自己的燈光細看著邊詢問道：「是花崗岩呀！恐怕這個山脈是在遠古時候由噴出來的岩漿造成的。嗯！……一定是的。」

沙拉賓教授把那塊花崗岩的碎片放進腰部的袋子裡，然後沿著岩壁前進著。

有一條寬廣的道路筆直的通往西面。

「好極啦！我們就經由這條通路進入這個山谷，不過，大家要小心點—不要掉進坑洞裏面……」沙拉賓教授說道。

山谷的寬度約爲三十九公尺，兩側是呈鋸齒狀的烏黑花崗岩的岩壁，上面偶爾有各式各樣的魚和軟體動物在閃爍著亮光。

由於道路越來越狹窄，且彎彎曲曲，又有懸崖倒塌的痕跡，所以給人有種隨時會出現可怕的生物的感覺，深海生物的火花越來越少，道路也越來越黑暗和寂靜。

他們隱隱約約地聽到羅爾德博士和馬特貝耶夫，瓊烏君和馬拉特的談話聲。

帕布利克少年緊跟在沙拉賓教授的後面攀爬著倒塌在道路上的岩石堆向前前進著，岩石搖搖晃晃的，給人有種隨時會倒下來的感覺。突然間，打從後面傳來格雷洛夫的痛苦的呻吟聲：

「哎呀！畜牲！」

帕布利克少年回頭一看，打從谷底冒起一陣泥土。

「怎麼啦！格雷洛夫先生。」

「帕布利克君，」格雷洛夫以喘息的聲音說道：「請過來幫助我。」

帕布利克少年飛快的跑過去一看，格雷洛夫的腳被壓在一塊大石頭的下面，他倆合力的將那塊大石頭推開。

「哎唷！如果在地上的話，那我這隻腳勢必會被壓碎，好大的岩石，噯！謝謝你，帕布利克君，我們走吧！」

沙拉賓教授好像已去的很遠，因為看不到他的燈光，格雷洛夫的腳因負傷，所以才一瘸一瘸的慢慢的向前走著。

越前進岔道也就越加多，不但有寬廣的道路，也有像裂縫一樣狹窄的道路。

突然間，帕布利克少年的小腿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抓住，帕布利克少年大吃一驚的回頭一看，赫然發現在燈光的照射下，出現一隻有如小山那般大的螃蟹，那隻大螃蟹正以突出的黑眼睛凝視著帕布利克少年。

因帕布利克少年的驚叫，格雷洛夫大吃一驚的回轉身，手持著斧頭奔跑過來，螃蟹用蟹螯夾住帕布利克少年慢慢的挪動著八隻腳前進著，格雷洛夫用力的朝著螃蟹砍下去，而將蟹螯砍成二段，就在那一瞬間，螃蟹將帕布利克少年拋出去，然後逃進裂縫裡面，這實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格雷洛夫如果沒有砍斷蟹螯的話，那帕布利克少年可能要遭遇不測啦！「好可怕的事情，好可怕的怪物！好大的力量！」帕布利克少年以嚇得毫無血色的嘴唇喃喃自語著。

「好啦！沒有事了，帕布利克君。」格雷洛夫安慰著帕布利克少年：「你是遭到出

其不意的攻擊，怎樣？沒有受傷吧！哪！我們走吧！」

就在格雷洛夫說完話之際，「啊！那個！格雷洛夫先生。」帕布利克少年緊緊的抱住格雷洛夫，用手指著剛才螃蟹逃掉的岔道說道。

在狹窄的山谷入口附近出現許多閃閃發光的眼睛，也有無數的螃蟹在晃動著。

「我們趕快逃離開這裏，帕布利克君，螃蟹的數目多得數不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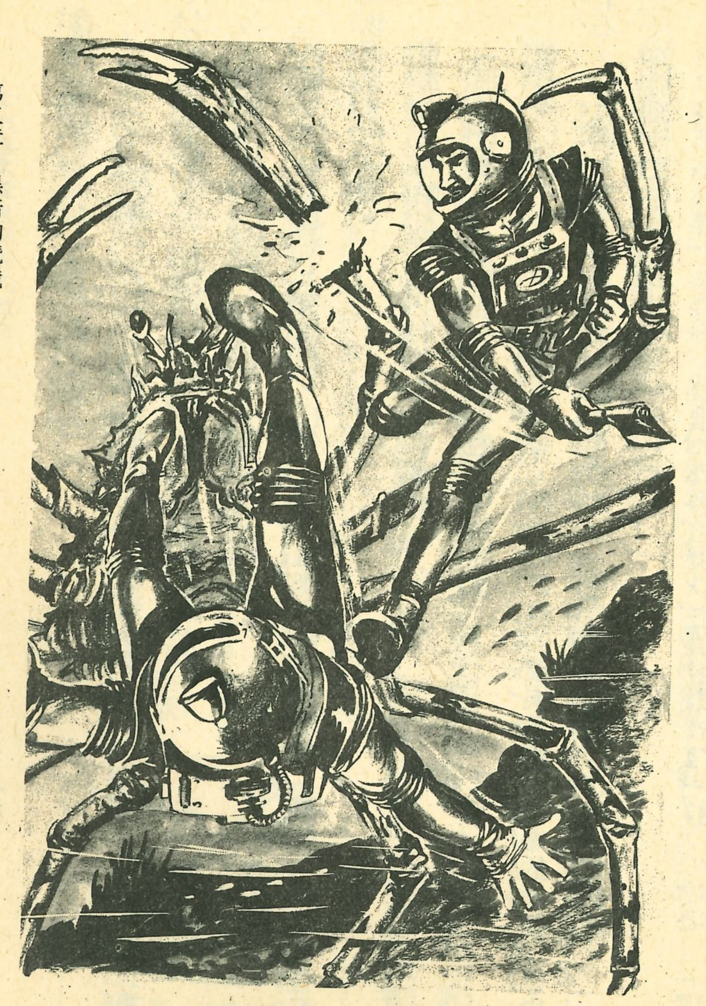
「嗯！你們在磨蹭什麼呀！」突然傳來沙拉賓教授的激動的說話聲：

「螃蟹？不要去管牠好啦！趕快到這裏來，我發現非常珍貴的東西，那是很值錢的砂金層，我想跟艦長連絡，請他派人手來支援，現在就是在等跟司令室接通電話，你們趕快來好啦！……」

「好的，知道啦！知道啦！你那兒距離此地有多遠呢？」格雷洛夫詢問道。

沒有回答，恐怕沙拉賓教授已跟司令室接通電話了。

「眞是一點道理也沒有。」格雷洛夫很不高興的說道：「也不告訴我們地點是那兒



，岔道到處都是，叫人到那裏去找？」

「哪！耐心的等一下吧！」就在那個時候，聽到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沙拉賓教授正在跟司令室通話，通話一完畢就會馬上跟你連絡。」

「那我只好耐心的等一下啦！」格雷洛夫說道。

他倆又開始走起來，突然間，打從右前方傳來一陣很短暫的「轟隆」聲，然後又立刻恢復原來的寂靜。

格雷洛夫和帕布利克少年立卽停下腳步。

「那是什麼？」格雷洛夫以很小的聲音詢問道。

他倆邊惴惴不安，很小心的前進着，邊戰戰兢兢的環視着剛剛倒塌的崖壁和懸崖的岩石，突然間，海水汚濁起來，像金色雲的泥土也打從山谷間湧出來，轉瞬間，二、三公尺的前面什麼也看不到。

格雷洛夫呼叫羅爾德博士，把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向他報告了一遍。

「那好奇怪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羅爾德博士很不安的說道：「跟司令室連絡看看，或許他們還在通話也說不定。」

一呼叫司令室，玻格洛夫上尉回答：「沙拉賓教授已在十分鐘前來電求援，我們剛剛派出一支由五人組成的救援隊。」

格雷洛夫把跟沙拉賓教授斷絕連絡和在十分鐘前聽到的奇怪「轟隆」聲告訴玻格洛夫上尉，玻格洛夫上尉立卽下令暫停學術調查工作，要全體隊員趕去協助沙拉賓教授。

不久，打從遙遠的懸崖上面的泥土中出現二道橘黃色的亮光，那二道亮光逐漸變大，一分鐘後，在谷底的格雷洛夫和帕布利克少年的面前出現羅爾德博士和馬特貝耶夫。

羅爾德博士一聽到有關螃蟹的事情，不禁感到很緊張，也爲自己沒有親眼看到那樣大的怪物而感到很遺憾，所以很詳細的詢問其形狀、大小和顏色。



窄刃鍬、鶴嘴鎬都是挖土的工具。

在上面又出現二道橘黃色的燈光，來人原來是瓊烏君和馬拉特，不久，以克拉夫茲夫中尉為隊長的救援隊也攜帶着窄刃鍬和鶴嘴鎬趕了來，他們都聽從克拉夫茲夫中尉的指揮。

一聽完格雷洛夫的報告後，克拉夫茲夫中尉就以帕布利克少年解救格雷洛夫，以及跟螃蟹打鬥的時間判斷出沙拉賓教授一定在距離此地不遠的地方，換句話說，是在附近的道路上。

克拉夫茲夫中尉很快的把在場的十二個人分派任務，五個人在左，五個人在右的各自尋找一條岔道，克拉夫茲夫中尉在中央的道路前進着，帕布利克少年則拿着他們回來時做為標記的探照燈留在那兒。

大羣螃蟹來襲

探照燈發出柔和的青色光圈，帕布利克少年慢慢的讓探照燈流轉着照射烏黑的岩壁和深邃的山谷，汚濁的泥土已沉澱下去，所以海水變得很清澈。四周仍然是一片黑暗而寂靜的世界。

帕布利克少年孤零零的一個人坐在山谷的正中央的一塊大岩石上面。

帕布利克少年越等越感到渾身的不舒服，突然間，有一條黑影打從他的面前一閃而過，他情不自禁的大吃一驚的渾身顫抖了一下。

自從大伙兒前去找尋沙拉賓教授迄今已經過了十分鐘。

帕布利克少年越來越感到疲倦，雖然他經常聽到克拉夫茲夫中尉和羅爾德博士的談話聲，可是，講話聲也逐漸的稀少起來。

大約經過一段時間後，帕布利克少年再度側耳仔細一聽，感覺到在岩石與岩壁間的黑暗中有異樣，當探照燈一轉回來照亮那個地方時，不禁使他大吃一驚，而且連連倒退二、三步。

原來在不知不覺間，在十四、五公尺的前面有一大群螃蟹邊揮舞着蟹螯爬過來。

不知是否因爲明亮的燈光使螃蟹的眼睛產生昏眩，螃蟹竟一動也不動的停下來，只是用突出來的眼睛緊盯着帕布利克少年。

不久，光圈因轉向岩壁，谷底也就變成一片黑暗，帕布利克少年感到非常的害怕，一心只擔心那一大群螃蟹會攻過來，不過，由於岩石很高，側面又像被削般的呈垂直狀，所以帕布利克少年才稍微感到寬慰點，不久，探照燈又轉回來照射着谷底。

在很短的時間內，螃蟹群已來到岩石的下面，前面的幾隻因在岩石的陰影裏，燈光沒有照射到，所以越發的接近岩石。

爲了要用燈光抵抗螃蟹的進襲，不得不讓探照燈停止旋轉。

帕布利克少年匆忙的按下按鈕，讓燈光照射着山谷，結果看到滿山谷都是令人生畏的蟹螯，帕布利克少年也發現在燈光沒有照射到的岩壁也有很多的黑影在晃動着，目前的處境眞可稱得上是前後左右都是螃蟹群。

就在帕布利克少年想大叫救命之際，突然想起脫險辦法而這麼喃喃自語道：

「對啦！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件事呢？……螺旋槳……如果能飛離開岩石，那就安全啦！」

就在帕布利克少年想按下按鈕之際，突然有如下的顧慮而未敢按下去。

「探照燈呢？我能離開這個地方嗎？不，不行！電線很可能會被螃蟹夾斷，大家也將失去目標，不行，我不能這麼做，那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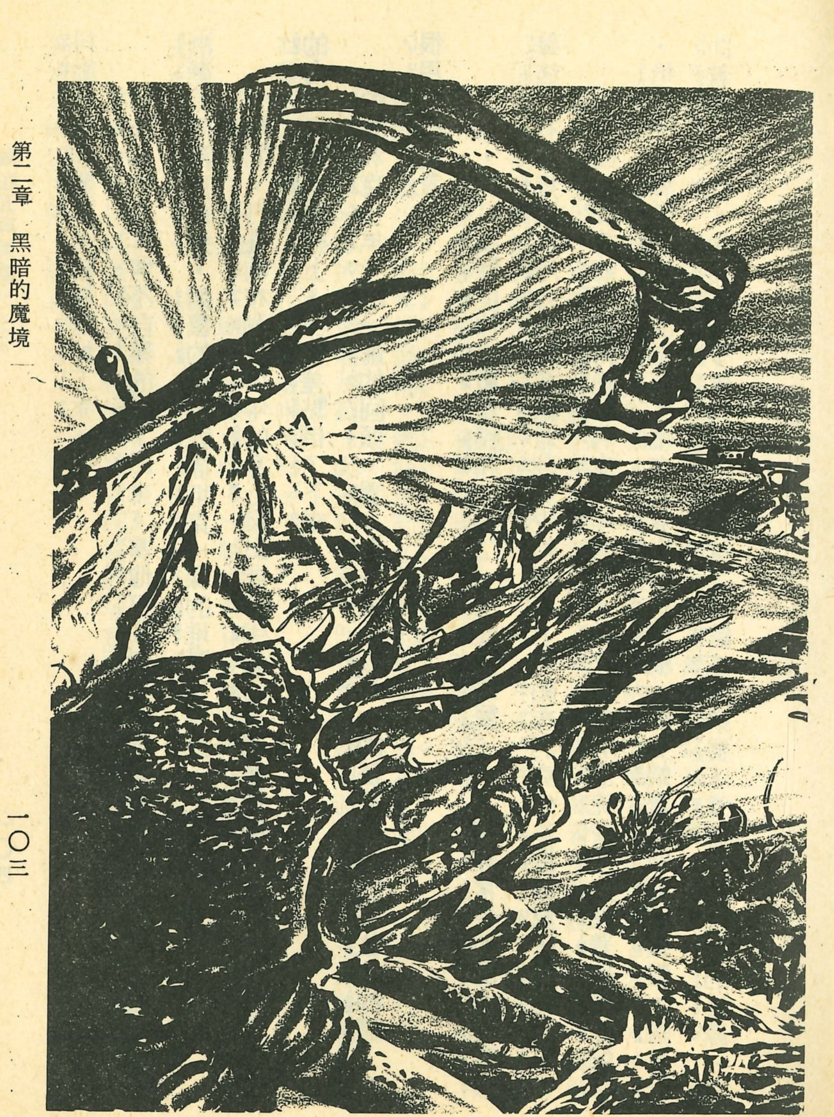
帕布利克少年往下注視着。

螃蟹擠成金字塔形的一直向上攀爬着，恐怖的蟹螯也一直往上伸展着。

帕布利克少年突然大叫起來！

「我眞是傻蛋一個，竟緊張的忘了使用這個。」

帕布利克少年打從腰帶拔出原子槍，朝着擠成金字塔形的螃蟹開槍，在前面的幾隻立即像痲痺般的動彈不得，長腳歪斜下來，蟹螯也垂了下來，不久，擠成一堆的螃蟹邊





抖動着腳和蟹螯邊紛紛的掉下來。

帕布利克少年情不自禁的笑了出來。當他打從岩石上面站起來後，就邊左右開槍邊漸漸的向深處前進，螃蟹的屍骸就像坦克一樣的堆滿了谷底。

突然間，打從帕布利克少年的身上發出非常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接着有一股非常大的力量打在他的腳上，使他差點倒了下來。

帕布利克少年大吃一驚的回頭一看，有一隻一公尺大的蟹螯緊緊的夾住他的腳，且很用力的拖着。

不久，又打從懸崖伸出數隻腳和出現二、三隻大螃蟹，在一陣非常尖銳的金屬摩擦聲後，有一隻腳很用力的打在帕希利克少年的身上，帕布利克少年握着原子槍蹲了下來。

在前面的那隻螃蟹鬆開帕布利克少年的腳，改夾住帕布利克少年之握着原子槍的手，槍口正好對準着螃蟹的胸部，帕布利克少年一開槍，那隻螃蟹立即鬆開蟹螯，腳也扭曲着倒了下來，帕布利克少年拚命的射殺第二、第三隻螃蟹，當他跑上懸崖的邊緣一看，不但又出現一座由螃蟹堆成的金字塔，而且還有螃蟹往塔頂上爬。

可是，當帕布利克少年一開槍，這堆由螃蟹堆成的金字塔又立即倒塌下來。

帕布利克少年邊朝着在谷底活動的螃蟹開槍，邊用左手揮舞着探照燈，燈光一照射到那裡，原子槍就朝着那個地方吐出火花。

不久，螃蟹群發生紛亂，然後爭先恐後的往黑暗處逃掉。

帕布利克少年非常的疲倦，就好像斷了氣般的跌倒在岩石上面。

「請告訴我你的位置在那裏？帕布利克君。」突然打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琼鳥君的喊叫聲：「怎麼啦！是不是睡着啦？」

「是……是的……剛才是睡着啦！」帕布利克少年邊掙扎着站起來，邊慢慢的回答道。

不久，在探照燈的亮光中出現身材槐梧的琼鳥君，當他步履蹣跚，顯得很疲倦的走到岩石附近才停下腳步。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帕布利克君。」

瓊烏君邊指着沉在谷底的螃蟹屍骸，邊很吃驚的詢問道。

「螃蟹……」帕布利克少年心有餘悸的說罷，又跌倒在岩石的上面：「我被攻擊……怎麼樣啦？找到沙拉賓先生嗎？瓊烏君。」

「沒有，怎麼也找不到沙拉賓先生，帕布利克君。」

就在他倆談話之際，馬特貝耶夫、馬拉特、羅爾德博士、救護隊員和克拉夫茲夫中尉等人也相繼的回來，這些人都說沒有看到沙拉賓先生。

他們一聽到帕布利克少年所說的話，全都大吃一驚，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注視着螃蟹屍骸。

「咦？格雷洛夫呢？格雷洛夫還沒有回來。」

大家很驚愕的往四周環視了一下，果真沒有看到格雷洛夫。

泥漿地獄

大約前進十五分鐘時，格雷洛夫突然發現他已來到岩壁附近，由於附近沒有道路，所以又退回到出口；又，由於此時還有時間，所以他又去搜索另外的岔路。

前進不久後，附近的水污濁起來，燈光也逐漸變成橘黃色，谷底的泥土越來越軟，每走一步路就越往像泥沼的泥漿裡面陷下去。

裂縫越來越狹窄，就好像黏在天花板的坑洞一樣。

格雷洛夫往上一看，一直到剛才都還是烏黑光滑的岩壁，現在竟變成好像隨時會倒塌下來的白色的凹凸不平的天花板。

由於格雷洛夫心想該回去了，所以一轉身就以步履蹣跚的步伐往岩壁走過去。

格雷洛夫不期然的再抬頭一看，不禁失聲驚叫起來，原來白色的天花板倒塌了下來。

格雷洛夫被重力一擊而昏迷不醒人事。

不知經過多久以後，格雷洛夫才甦醒過來，雖然他想掙扎著站起來，可是，渾身卻動彈不得，鮮血汩汩的打從頭上流下來。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不知打從何處傳來非常奇怪的呻吟聲。

「我必須大叫救命……」格雷洛夫突然這麼想著。

「嗯！救命呀！……懸崖倒塌下來啦！……我被壓在岩石的下面……」

附近仍然是像死寂一樣令人渾身不舒服的沉默世界。

格雷洛夫閉著眼睛，靜靜的躺著。

「嗯，嗯，嗯……」

又打從某處傳來呻吟聲，那會不會是恐怖的怪物的呻吟聲呢？格雷洛夫這麼一想，不禁嚇得渾身打了個寒顫，也因而很用心的側耳傾聽著。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呻吟聲不高亢也不低沉，經過一段時間後，格雷洛夫才鎮定下來，一定有某種生物生活在某地。

當格雷洛夫好不容易打起精神後，才想起要如何打從泥土堆中爬出來呢？由於泥土堆好像很厚，無法向上鑽出來，所以只好向側面挖掘坑道前進著，可是，挖掘不多久又碰到堅硬的岩石，他試著儘量將手沿著岩石往上伸，結果發現上面仍然是堅硬的岩石，所以他又只好朝著岩壁挖掘前進著。

格雷洛夫好像被打擊到般的頭暈眼花，渾身顫抖著，一點聲音也叫不出來。

格雷洛夫突然憂慮起來，氧氣到底還剩下多少呢？再過多久就會因缺乏氧氣而昏迷倒地呢？……十分鐘嗎？……或是一個鐘頭呢？他一點兒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此時必須沉著，不得心浮氣躁，否則，一分一秒都會要他的命。

格雷洛夫又開始挖掘起來，就好像得了熱病一樣的一直往前挖掘下去，爲什麼要這

樣做呢？他一點兒也不知道，汗水不但淌滿了臉，也因流進眼睛而使眼睛睜不開。

突然間，打從正下面傳來呻吟聲，也聽到輕微的咒罵聲：

「畜牲！」

格雷洛夫就像遭到電擊般的渾身顫抖了一下，然後出盡全身的力氣大叫道：

「沙拉賓先生……沙拉賓先生……是你嗎？」

「嗯！你是誰？是誰？」

「是我，是我呀！……我是格雷洛夫呀！爲了尋找你……才被埋在這裏。」

「好像骨折啦！噯唷！」

沙拉賓教授素有自言自語的習性，剛才之咒罵聲，原來是他在自言自語，格雷洛夫情不自禁的大叫道：「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怎麼啦？沙拉賓先生，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我爬著爬著……又爬著……就像鼴鼠一樣的爬著，你呢？」

「我受了點傷……但不嚴重，我也像鼴鼠一樣的爬著，可是，被岩石擋住，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是什麼方向？」

「正對著我的頭。」

「唉呀！你沒有羅盤針嗎？」

沙拉賓教授這麼一問，格雷洛夫才想起來他攜帶有羅盤針。

「岩壁是在我的北方。」

「那麼，你就沿著岩壁向西爬著，那裡有隧道的出口，是的，是的，那個地方不但距離岩壁只有一公尺遠，而且還突出一塊岩石，我就是在那塊岩石的下面發現珍貴的砂金層。」

他倆邊偶爾交談著，邊很努力的挖掘前進著。

「嗯！已經輕易多啦！因爲泥土越來越柔軟，你那邊的情形怎麼樣啦？」沙拉賓教

授詢問道。

「跟你一樣，不過，我的手已酸得無法動彈……頭又昏沉沉的……也猛喘著氣……我已經不行啦！」

「加油點，振作點，已經快到了，喝杯可可，休息一會兒吧！讓我來挖掘好啦！」

不知經過一段多久的時間後，沙拉賓教授終於把已昏迷不醒人事的格雷洛夫打從泥士堆中挖掘出來。

沙拉賓教授扛著格雷洛夫的身體，出盡全身的力量顛顛倒倒的走著，不久，看到遠方有探照燈的燈光，也看到數條人影朝著這邊趕過來，當這些人抵達他的身邊時，他終於支持不住而不醒人事的倒下去。

羅爾德博士被怪獸攻擊

今天仍然是茲義、馬拉特和帕布利克少年三人，邊吱吱喳喳的談話著邊潛進海中，然後很高興的前往沙拉賓教授的工作場所。

當他們一抵達工作場所，信號器就傳來司令室的緊急呼叫聲：

「我是庇歐納爾號的克拉夫茲夫中尉，這是發自司令室的緊急警報和命令，沙拉賓教授、茲義、馬拉特、帕布利克等人立卽返回潛水艇，我們剛剛接到羅爾德博士的求救電訊，說他遭遇到危險，你們回來時，最好分散開來，或許這樣可以找到羅爾德博士也說不定，你們的速度要快……潛水艇已經準備要出發啦！」

「設備呢？」沙拉賓教授很激動的詢問道。

「就留在那裡好啦！」克拉夫茲夫中尉回答道。

「按照帕布利克、馬拉特、茲義的順序向左邊散開來，把電波頻率轉向羅爾德博士，以快速度向東南東的方向前進。」沙拉賓教授大聲命令道。

他們四人排成一排的在黑暗的世界裡前進著。

不久，在他們的潛水帽中響起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

「……怪獸多少已放鬆點力量，我試著看能不能看到戴在手上的羅盤針。」

「方向仍然不知道嗎？」艦長的詢問聲。

「不知道，艦長。」

「速度呢？」又是艦長的聲音。

「我想速度在五公里到十公里間……」

「羅爾德博士，請趕快告訴我們方向，以便全體隊員一回到潛水艇就能立即去解救你。」

「知道啦！艦長……」

會話到此中斷，過了一會兒，沙拉賓教授很激動的呼叫羅爾德博士：

「羅爾德博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啊！沙拉賓君，是你嗎？我這次完蛋啦！這都是我一時疏忽所致，所以才會發生這種事情，事情是這樣，當我離開潛水艇後，就邊想著事情邊游著，突然間，我被捲進一股很大的巨流中，當我注意到時，我的全身已被直徑有三十公分類似繩索的東西纏住……而動彈不得……」

「到底那是什麼東西呢？」

「我完全看不出來……誠然的，那的確是我們生物學家所想像不到的怪物……纏住我的身體的是怪物的全身，或只是一部份，我完全不知道……如果是全身的話，那怪物是傳說中的蛇……如果只是一部份的話，那可能是怪物的頭，總之，那是出人想像之外的怪物……」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振作點，羅爾德博士……不要緊吧？」

「不要緊，潛水服還沒有破損，雖然潛水服不會破損，可是，這個來歷不明的怪物……」

「不要焦急，羅爾德博士，艦長已準備前去營救你……請不要氣餒喔！……」



「不會的……對於我們科學家來講，這是大開眼界的唯一好機會，世界的生物學家都還不知道的怪獸，現在就在我的面前揭開秘密的面紗……我對這個怪獸擁有無比的興趣，我看到在那個怪獸的身體正中央就像金字塔般的尖起來，且像在疊瓦片般的覆蓋著甲殼，活動起來很靈活……突然像有鱗的怪物，有一層閃閃發光的黏液，那個怪獸的模樣真叫人看來忍不住笑出來。」

「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羅爾德博士，我們在這裡三個禮拜所看到的怪物中，沒有一次比這次這樣令人感到驚訝！」

「艦長，艦長，我知道方向啦！」羅爾德博士突然大叫起來：「方向是北北東，速度突然加快，目前比較放鬆點，潛水帽前面的燈光把前面照射得一片明亮。」

「看到什麼呢？羅爾德博士，有沒有可以做爲標記的東西？」艦長很焦急的詢問著。

「沒有，什麼也沒有看到……啊！有啦！左邊有像尖塔般的高山和岩石……好像沿著絕壁前進……啊！有一座立體的大岩石，其形狀宛然像中世紀的都城……」

「好極啦！羅爾德博士，請更詳細的告訴我們可供辨認的標記。」

「好的，艦長，對於方向，我沒有絕對的把握，因爲在我看羅盤針之際，方向好像改變了二、三度。」

「好的，沒有關係，我們一直朝著海底山脈向東前進，當我們抵達海底山脈時直向北轉，然後找尋那座尖塔和都城，好歹請你提供更多的標記吧！」

「好的……」

「啊！沙拉賓教授一行人回來啦！我們開始追蹤吧！請大家加油點。」

攻擊怪獸

潛水艇向東前進三十分鐘後，司令室的螢光幕很清楚的映出黑色的海底山脈、山峰和山谷，潛水艇在抵達山脈附近就向北轉，然後慢慢的前進著。

羅爾德博士不停的報告新的標記。

怪獸不斷的加快速度朝北前進著，爲了辨認出現在螢光幕上的標記，潛水艇只能以十分之二的速度前進著。

羅爾德博士被怪獸抓住已有四個鐘頭之久，怪獸和潛水艇的距離越來越遠，克拉夫茲夫中尉跟玻格洛夫上尉交換值班，艦長則一直停留在司令室裏。

又經過一個小時，怪獸不但更用力的纏住羅爾德博士，視線又被遮住，所以什麼也看不到，更不幸的是戴著羅盤針的手也自肘部彎曲的緊貼在胸膛上，而逐漸的感到痲痺起來。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又經過二個鐘頭。

潛水艇沿著山脈慢慢的前進著。

突然間，羅爾德博士很激動的說道：

「突然改變了方向，幾乎是成直角的由北轉向東……」

「仍然是進入山脈裏面。」艦長點著頭說道。

「恐怕牠要進入某個山谷……找尋標記。」艦長向玻格洛夫上尉說道：「算算目前的距離是多少？」

「找標記，算距離。」玻格洛夫上尉重複的說一遍，然後突然站起來，用手指著螢光幕大叫起來：「看到啦！是塔！」

「的確很像尖塔。」艦長點著頭說道。以黑色山脈爲背景的聳立著一塊輪廓很像尖塔的岩石。

「現在應該出現都城才對。」



玻格洛夫上尉邊尋找著羅爾德博士所報告的最後標記—山谷的入口，邊計算其距離。十分鐘後看到羅爾德博士所說的都城，艦長下令以十分之五的速度前進，琼鳥君等十人也全付武裝的準備出發。

「妖怪，看你往那裏逃！」琼鳥君說道。

「怪獸經常改變方向……好歹山谷是彎彎曲曲……速度很明顯的慢了下來。」羅爾德博士說道。

「振作點，羅爾德先生，一定快抵達巢穴了，我們就去攻擊怪獸的巢穴，你現在好嗎？羅爾德先生，請你準備配合行動吧！」

「好的，沒有問題……我眞希望快點看到怪獸的巢穴，一提到築巢……在大海生物中，這是非常珍貴的事情，因爲只有章魚和其他二、三種生物才築巢……啊！……停下來啦！……鬆開了……燈光往上面一照，宛然像天花板一樣……好像是個洞穴，有一巨大的明亮影子一閃而過，好奇怪的影子……粗而長的軀體和長而柔軟的頸子，啊！畜牲

！我被咬住啦！……有一張比鱷魚大好幾倍的恐怖嘴巴……牙齒發出『叭利叭利』的聲音……向內側彎曲之像馬齒一樣的牙齒上下顎緊密排列著……那是一張像妖怪一樣恐怖的類似蜥蜴的嘴巴……哦，哦……」

痛苦的呻吟聲一中斷，四周恢復一片死寂。

艦長和玻格洛夫上尉的臉色頓時變得很蒼白，打從上尉的手上掉下來的活心鉛筆在地板上滾來滾去。

「注意標記！」艦長以嘶啞的聲音下令後，就掏出手帕來擦拭額上的汗水。

「羅爾德博士……」艦長呼叫道：「請回答……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久，羅爾德博士以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說道：

「沒……沒什……麼……艦長……我……我的頭……碰到……碰到……岩石……昏昏……沉沉……潛水服被爪子抓住……像透鏡一樣的眼睛……」

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又告中斷。

「羅爾德博士……羅爾德博士……」艦長呼叫道。

沒有回答。

怪獸的巢穴

琼島君一行十人排成一列的不聲不響的前進著。

前面是拿著原子槍的玻格洛夫上尉，接著是有如一座小山的大個子琼島君，他的後面是茲義、馬拉特等人，琼島君攜帶著手提探照燈。

山谷非常的寬廣，燈光時時照射到岩壁，山谷彎彎曲曲，就如同羅爾德博士所說的。

已經過了一個小時，每個地方都是一樣。

玻格洛夫上尉停下來，一語不發的用手指著上面，大家抬頭一看，在遠方的上面是一片漆黑。

玻格洛夫上尉以非常低沉，就像在竊竊私語般的聲音說道：

「注意……巢穴就在附近，大家把燈熄掉前進。」

這次道路並沒有彎曲，而是成一直線，兩側則越來越狹窄，天花板仍然非常的高，而且是一片黑暗。

大約經過五、六分鐘後，玻格洛夫上尉又停下來，原來道路分成二條，玻格洛夫上尉命令茲義前去偵察。

茲義進入左邊的隧道，大約經過十分鐘後，就好像被追趕般的奔跑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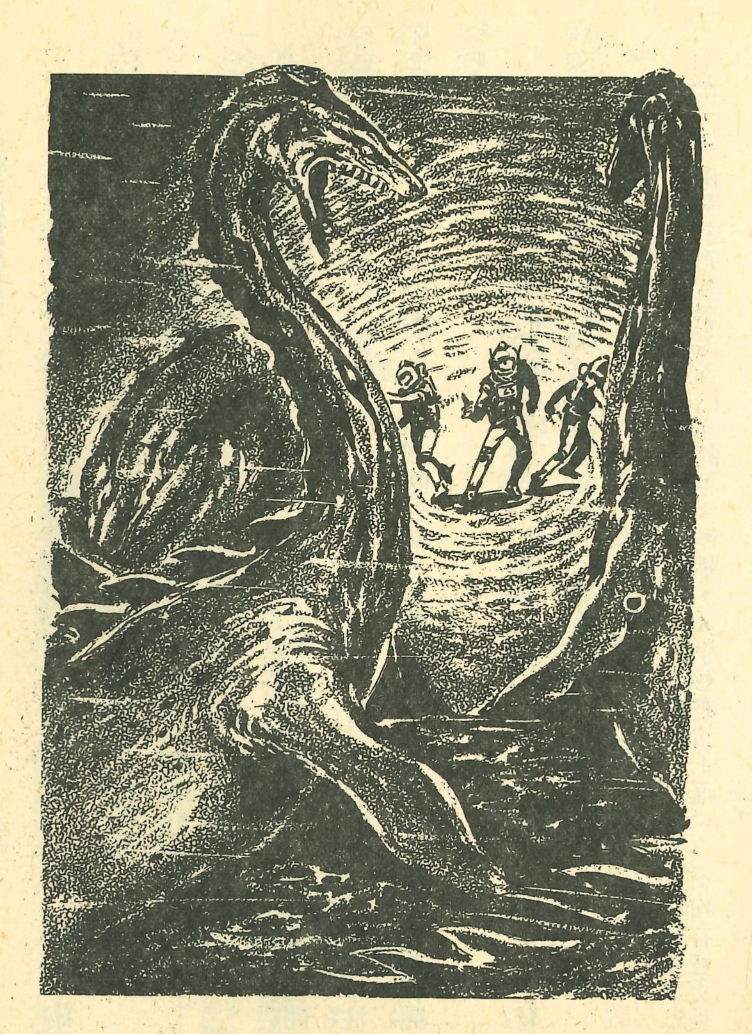
「怎麼啦？茲義君。」玻格洛夫上尉很不安的詢問道：「有怪獸嗎？」

「不，不是。」茲義神色慌張的回答道：「已經太遲啦！快！快！……」

「你在說什麼？不是還有十分鐘嗎？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左邊的道路不對，因爲立刻就走到盡頭。」

「好吧！我們向右邊的道路前進吧！茲義君，請你歸隊吧！」



他們靜靜的前進著，黑色的岩壁越來越狹窄，天花板也就越來越低，茲義一看到突出的岩壁上所發出的如同燐火一樣的青白光，就向玻格洛夫上尉說道：

「那是覆在怪獸身上的黏液，怪獸經過時一定觸到那個地方，還很新呢！……巢穴一定在附近……」

「好，大家注意，我們一進入巢穴，立即閃到兩側的岩壁邊，然後朝著目標開槍，瓊鳥君，你去把探照燈安置好，馬拉特君，你去掩護瓊鳥君，戰鬥時不但要隨時注意螺旋槳和氧氣袋，而且不要分散，要團體行動。都準備好了嗎？好啦！那麼，我們開始行動吧！」

他們一聲不響，很敏捷的在隧道裡面前進著，一繞過呈鋸齒狀的大岩石後，岩壁突然不見了，在前面的玻格洛夫上尉也在那一瞬間熄滅潛水帽前面的燈。

「把燈熄掉，然後閃到兩旁，開始安置探照燈。」

在一片漆黑中看到發出青白光的巨大怪獸，大小約有二十疋（一疋約有五丈長），雖然大部分是躺在岩石上，可是，還有幾隻很悠閒的游來游去，在入口附近的正中央蹲著一隻巨大而光亮的怪獸，那隻怪獸伸出像蛇一樣粗而長的頸子，頸子的前端有一顆像龍一樣的腦袋，腦袋上有二顆閃閃發光的眼睛，這隻怪獸好像很不安的搖動著。

「首先攻擊正中央的那隻大怪獸，瞄準，開槍！」

亂竄亂撞的怪獸群

巢穴裡面突然混亂起來，發出明亮青白光的巨大怪獸亂翻亂滾的，以快如閃電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游起來，然後糾纏在一起的互相用如同鱷魚的尾巴猛打對方的咽喉，怪獸們就像發狂般的上下左右亂竄著。

原子槍的威力難以制服這隻大怪獸。

玻格洛夫上尉所射擊的那隻巨獸，先是渾身的顫抖一下，然後很快的把尾巴往上掃

過來，就在那一瞬間，怪獸的尾巴用力一掃，馬拉特和茲義飛了起來，馬拉特因立即緊緊的抓住一樣東西，所以沒有被彈開，可是，茲義卻消失了蹤影。

「玻格洛夫上尉，」馬拉特大叫道：「茲義不見啦！」

就在那個時候，舒舒服服躺著的其他怪獸，也因一隻一隻的離開谷底，而使得場面越發的混亂。

「茲義君，你在那裡？」玻格洛夫上尉大叫道。

「我在追趕抓住羅爾德博士的那隻怪獸。」斷斷續續的傳來茲義的聲音。

就在那個時候，有一隻怪獸突然衝出亂成一團的怪獸群，然後像飛箭般的一直往出口游過去，看情形，那隻怪獸要逃往廣大的海洋，在那隻怪獸的前面有一條黑色的人影，那條人影原來是茲義，茲義大叫道：

「喂！畜牲，把人放掉！」

怪獸突然改變方向，張開幾乎有二公尺的大嘴巴往人群衝過來。

「全體隊員請注意，目標是那隻怪獸……開槍！」玻格洛夫上尉大聲命令道。

茲義的黑影很快的消失在黑暗中，怪獸也好像撞上看不到的牆壁般的邊激烈的掙扎著，邊往海底沉下去。

怪獸群飛快的朝著出口湧過去，就在那一瞬間，有人大聲的命令道：「打開探照燈！」

突然間，有一道強得令人眼睛昏花的亮光射向黑暗的谷底。

蜂擁而來的怪獸群邊搖著頭和尾巴，邊眨著閃閃發光的眼睛，不一下子功夫，那道亮光創下了奇蹟。

怪獸群突然像被看不到的大力打到般的猛烈掉轉頭，顛顛倒倒的向後倒退，有幾隻把頭垂下來，慢慢的往谷底沉下去，他們在亮光中看到茲義找羅爾德博士的情形。

大家拼命的朝著向後退的怪獸群開槍，怪獸一隻又一隻邊拼命掙扎著，邊往谷底沉下去。

「找到啦！找到啦！……」

茲義很高興的大叫起來，突然間，怪獸群又騷亂起來，巨大的尾巴也像風車一樣的旋轉起來，不久，有一個發出青白色閃光的物體打從烏黑的怪獸群中飛出來，然後漂漂盪盪的往谷底沉下去，茲義就像在畫弧形一樣的以飛箭般的速度衝過去，在羅爾德博士即將掉落谷底的那一瞬間接住羅爾德博士，然後朝著大家游過來。

「喂！」邊喘著氣邊讓螺旋槳緊急停止旋轉而停下來的茲義大聲喊道：「喂！……」

當茲義重複喊一聲「喂—」之後，就將羅爾德博士交到瓊島君的手上，然後搖搖晃晃的倒了下來。

大家一個接一個以很快的速度離開怪獸的巢穴，抱著羅爾德博士的瓊島君在隊伍的前面游著，當隊員全部走後，玻格洛夫上尉才走到拿著探照燈照射著怪獸的馬拉特的身邊，死亡的怪獸看起來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山。

「熄滅探照燈！」玻格洛夫上尉命令道。

馬拉特立刻將探照燈熄掉，怪獸的巢穴也因而變成一片漆黑，玻格洛夫上尉和馬拉特啟動螺旋槳，以飛快的速度離開怪獸的巢穴，在後面追趕著先行離去的隊伍。

羅爾德博士的筆記

照理說來，羅爾德博士應該好好的休養一段時間，直到身體完全恢復康泰才可以工作，可是，由於他是個急性子的人，所以當他稍微可以動時，就迫不及待的開始整理直到目前在海底所收集到的各種資料，下面我就來介紹幾則羅爾德博士所寫的筆記。

在瓊島君的幫助下，沙拉賓教授逐漸的揭開被稱爲世界最深之神秘海底，亦即是有一萬公尺深的羅曼斯海溝之謎。

海底的水溫圖、密度、含鹽度、化學成分等資料堆積如山，現在只要稍微整理這些調查資料，回國以後就可以發表有關世界海洋學的論文，也可以重畫海洋圖。

除了我以外，茲義君、馬拉特君、格雷洛夫君和帕布利克君也採擷了許許多多目前世界上還未見過的深海生物的標本。

尤其是茲義君所採擷的軟體動物更是珍貴，因為這種動物在世界上還沒有出現過，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軟體動物的血液中含有多量的金，沙拉賓教授曾一度懷疑可能是由於深海的海水含量很高所致，可是，分析的結果好像並不是如此。

× × ×

事實上，今天是個很遺憾的日子，因為我沒有福氣看到攻擊帕布利克的大螃蟹，不過，所幸格雷洛夫帶回來一支被砍斷的蟹螯。

根據他倆的談話，再由這隻蟹螯想像得知，這種大螃蟹並不是棲息在堪察加和日本沿海，而是尚未被世界所認知的大螃蟹。

我們終於達到宿願，羅曼斯海溝的確是黑暗的魔境，我們不但在此攻擊怪獸，而且還很詳細的觀察怪獸的形狀、巢穴和生態。

蛇頸龍—是白堊紀（在地質時代中，屬於中生代的最後一期，約在一億四千萬年前至七千萬年前，海域很廣，以爬蟲類和羊齒植物為主）的遺物，在好幾萬年前，大體上是棲息在海底，後來逐漸遷移到較深的海域，直到今天才棲息在這個充滿了謎的魔境，這不但是學術界上的一大珍聞，也是世界上的一大珍聞。

四日後，當我一恢復健康，就組織一支敢死隊，再度前往怪獸的巢穴，結果採擷到怪獸的頭和鱗片等珍貴的東西，這實在是太寶貴啦！雖然搜集到的東西只不過如此，可是，這次的探險，可說是很圓滿的達成任務。

× × ×



蛇頸龍　棲息在海中的恐龍，生於三疊紀，亡於白堊紀，有長頸和短頸二種。長大後身長有12公尺，活動鰭的肌肉結實有力，不但可以前後活動，也好像可以旋轉。

據說帕布利克君在遭到大群螃蟹攻擊以前，曾經看到黑色的魔魚，因爲直到今天才想起來，所以我就請帕布利克君再度很詳細的敍述這件事。

那條魔魚約有三十公分長，就像黑天絨一樣的魚，形狀很像小判鮫，這條魔魚先是在長約一公尺的大魚四周游來游去，然後出其不意的打從正面咬住大魚的頭，大魚雖然極力的掙扎著，可是，怎麼也掙不脫魔魚的嘴巴，魔魚逐漸的把大魚的頭吃下肚去，肚子就像汽球一樣的逐漸膨脹起來，其形狀就像河豚一樣，當魔魚的肚子脹得飽滿時，才離開大魚，逐漸的向上浮起來，此時大魚只剩下一堆骨頭而已，這種黑色的魔魚目前還沒有在世界上出現過，我們就以發現者帕布利克君的姓名，把這種魔魚命名爲布尼雅克。

大西洋之謎逐漸被我們揭開，接著，南冰洋和滿是海砂的太平洋的謎也在等待我們去搜尋和解開。

間諜

格雷洛夫一回到自己的房間後，臉色顯得很蒼白，心情也顯得很不開朗。

不久，他站起來，走到門邊窺視走廊，當他確定走廊連一個人也沒有時，才面露笑容，打從牆壁裏面掏出一個小金屬盒。

「好厲害的水壓，不知有沒有被壓壞？自從在薩爾佳遜海接近海面……」

格雷洛夫這麼說罷，不禁大吃一驚，於是就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當他把小金屬盒收進暗袋後，就前往中央司令室，向正在值班的克拉夫茲夫中尉取得外出許可證，再前往病房探視正在靜養的羅爾德博士。

「精神好多了嗎？博士，祝你早日恢復健康。」

「啊！謝謝你，我已好多了，格雷洛夫君，茲義君已將經過的情形很詳細的告訴我。」

羅爾德博士向格雷洛夫伸出一隻手。

就在那個時候，格雷洛夫因注意到艦長坐在旁邊，而把頭低了下來。

「對不起，艦長，因爲我沒有注意到你也在這裡。」

「好，好，格雷洛夫君，你幹得很好。」

「嗯！好得令人欣羨，不久，我們又可以一同在長期海底站工作。」

艦長猛然睜開眼睛，朝著羅爾德博士和格雷洛夫瞪了一眼，然後又把眼睛閉下來，用手指慢慢的撫摸著鬍子。

格雷洛夫再度向他倆告別後就退出病房，當他把門帶上後，就站在大門的旁邊竊聽著，打從病房裡面傳來艦長的低沉的談話聲：

「羅爾德博士，你不能跟任何人提到長期停泊的事情。」

室內沉寂了一會兒，羅爾德博士好像顯得有點不安，格雷洛夫也感到惴惴不安。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艦長，我……我會緊記你的話。」

格雷洛夫大大的吁了一口氣，不久，又聽到艦長的低沉說話聲：

「對不起，我這麼說，只是想提醒你多加注意而已。」

格雷洛夫放輕腳步聲離開大門，朝著出口的房間走過去。

「現在還有誰在海中呢？」格雷洛夫向以熟練的技巧幫他換潛水衣服的馬特貝耶夫詢問道。

「是沙拉賓先生，馬拉特君和帕布利克君。」

「在那裡呢？」

「不太清楚……好像是在南方。」

「哦！是嗎？那麼，謝謝你啦！」

格雷洛夫一潛進海中，就啓動螺旋槳，以十分之五的速度一直朝著北方前進著，當他離開潛水艇約二十公里遠時，就邊在附近游來游去，邊捕捉各式各樣珍貴的小魚、海胆、海參、深海蝦、海葵等，當裝滿一袋後，就打電話向潛水艇的值班人員報告此時的位置，以及再過一、二個鐘頭才返回潛水艇。

當連絡電話一結束，格雷洛夫就戴上電氣手套，攜帶著原子槍，把螺旋槳開到最快

速度的朝東前進著，且一直往上浮起來，不久，他看到由南向北伸展的海底山脈，那個地方有沙拉賓教授所發現的高峰，格雷洛夫一找到那座高峰，就把氧氣袋充滿了氧氣，然後一直往峰頂浮起來，峰頂距離海面有一千一百公尺遠。

格雷洛夫一找到平坦的地方，就掏出小金屬盒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後一接上線就變成無線電發信機。

格雷洛夫邊用大手指敲著按鍵，邊慢慢的發出電波。

奇怪的電波向無垠的大海傳散開來。

「ACT……ACT……喂！喂！……這裡是INA2……這裡是INA2……」

磁氣魚雷的襲擊

這是發生在潛水艇停泊在新海底站第五天的事情。這一天，羅爾德博士和格雷洛夫



以最快的速度在海中游著，格雷洛夫顯得很焦急的催促著羅爾德博士。

格雷洛夫突然大吃一驚，原來他的燈光照射到細長的彩帶打從遙遠的前面朝著這邊飛過來。

博士的燈光也照射到很奇特的彩帶，不久，看到上下左右都是長約三公尺，形狀就像魚的東西，原來是魚雷群。

「向下潛下去！」

格雷洛夫拼命的大叫著，魚雷群邊發出「咻—咻—」聲，邊朝著他倆的頭頂上方約五、六公尺的地方飛過來，最接近的數枚魚雷一接近他倆躲藏的地方，就倏然的停下來，他倆目不轉睛的凝視著這幾枚魚雷，不久，這幾枚魚雷又發出不可思議的聲音，繼其他魚雷之後，打從他倆的頭頂上飛過去。

「是什麼呢？那是什麼呢？」羅爾德博士先是很吃驚的喃喃自語著，接著以很大的聲音大叫道：「那可不是魚雷嗎？格雷洛夫君，那是魚雷呀！」

「噓！」格雷洛夫也很緊張的說道：「怎麼啦？看起來你好像發瘋啦！那些魚雷一定裝有音感雷管，你這麼大嚷大叫，不怕被炸成碎片嗎？」

羅爾德博士茫然注視著消失在黑暗中的魚雷群，不久，他以很小的聲音說道：

「向南飛走了，格雷洛夫君，那正是庇歐納爾號的方向呀！」

格雷洛夫時時以咆哮般的聲音大笑著。

「你在害怕什麼呀！羅爾德博士，雷達可以追蹤二十公里遠，而且偵察機也被發射出去，請你不要自尋煩惱，把心思用在工作上吧！……」

羅爾德博士想不出一個妥善的方法，一大團謎在他的腦中打轉著，他一語不發的凝視著庇歐納爾號所在的方向……

「是的，是的，加緊工作……」不久，羅爾德博士轉向格雷洛夫說道。

格雷洛夫一句話也不說的很快啓動螺旋槳，向上上升五、六公尺後，採取水平的飛行姿勢飛行著，一刻也不敢疏忽大意，不久，羅爾德博士悄悄的跟司令室取得連絡。



「喂！喂！什麼事？博士，我是玻格洛夫上尉。」

「由北向南。」羅爾德博士邊凝視著格雷洛夫邊小聲的說道：「有許許多多的魚雷群在前進中，由於我們躲在海底，所以魚雷群打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去，請多加注意！」

「什麼？」玻格洛夫上尉很吃驚的詢問道：「魚雷群？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羅爾德博士含糊的回答道：「我疏忽了看時間，不過，我想大約在六、七十公里的地方。」

「哦！好的，我會嚴密的監視著，謝謝你，直到有指示前，請你不要返回潛水艇，最好是離開潛水艇遠一點，那麼，一切請小心點吧！」

一接完羅爾德博士的電話，玻格洛夫上尉立刻呼叫艦長，然後通知正在海中的沙拉賓教授，琼鳥君和帕布利克君等人在接到指示前，請勿返回潛水艇，並且命令他們以最快的速度向西游離開去。

在幾分鐘前，庇歐納爾號才恢復原來的航線，由南向北航行著，此時玻格洛夫上尉

立即下令改變航線，以十分之四的速度向東前進著。

艦長很快的走進司令室，玻格洛夫上尉向艦長報告羅爾德博士所通報的事情和自己的應變措施。

雖然艦長也感到很吃驚，可是，臉上仍綻出誇讚的笑容，說道：

「好，玻格洛夫上尉，你應變得很得當，現在讓我來指揮，你就留在司令室監視螢光幕，艦尾的螢光幕就拜託你啦！」

艦內各室響起緊急警報，防衛人員立即回到自己的崗位，艦長邊目不轉睛的注視著螢光幕，邊叉著腿，兩隻手放在背後的站在司令室的正中央。

司令室裡面籠罩著緊張的氣氛。

幾分鐘後，前面的螢光幕隱隱約約的出現有釦子那般大的黑點，隨著時間的過去，黑點變成圓圓的彈頭，也看到在後面旋轉的螺旋槳，偵察機向左、右一動，出現在螢光幕上的影片立即消失掉。

「誠然的。」艦長點著頭說道：「把魚雷網張開來，以增加防衛的範圍。魚雷網和偵察機保持一百公尺的距離，以時速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的速度向後倒退。」

螢光幕上的魚雷網一動也不動，宛然像魚雷網正對著潛水艇，也好像魚雷網和潛水艇以同樣速度朝同樣方向移動著。

「此時距離魚雷網有多遠？」艦長詢問道。

「四十五公里。」

「庇歐納爾號以時速六十公里的速度前進，魚雷網也以同樣的速度前進。」艦長就好像在講給自己聽似的小聲說道：「數分鐘後，螢光幕上的情況會有改變，準備戰鬥。」

玻格洛夫上尉很緊張的說道：「為什麼要接近魚雷網呢？我們原來可以安全的逃掉呀！」

就在那個時候，螢光幕上的魚雷網就好像猛撲般的朝著這邊突進來。

「收回偵察機。」響起尖銳的命令聲：「艦頭的大砲準備發射！」

「啊！是嗎？」玻格洛夫恍然大悟道：「原來要全部消滅魚雷……沒有聲音……」

可是，不可思議的是，映在兩側螢光幕上的魚雷網也越來越清楚。

「啊！畜牲！」艦長突然咬牙切齒的叱叫起來：「磁氣魚雷，我們被包圍了。」

一看天花板的螢光幕，魚雷網已逐漸的被衝倒下來。

「停止射擊，立刻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庇歐納爾號立刻原地改變方向，把艦頭轉向南方。

「速度為十分之六。」

前面螢光幕的黑暗空間越來越縮小，兩側螢光幕也佈滿魚雷網，出現在天花板螢光幕的魚雷網，眼見之間就要倒下來。

「會被突破嗎？管用嗎？」玻格洛夫上尉在內心裡反覆這麼思慮著。

「速度改為十分之八……」聽到尖銳的命令聲。

後面螢光幕的魚雷網逐漸的模糊，兩側和天花板螢光幕的魚雷網越來越逼近，庇歐納爾號的巨大金屬船體，以巨大的力量衝向魚雷網。

「十分之十。」

艦長已不再環視著四周，而是專心一意的凝視著前面的螢光幕。

庇歐納爾號以快如閃電的速度，在漆黑的海中航行著。

「十分之十一。」艦長以嚴肅的聲音大叫道。

魚雷網不但出現狹窄的裂縫，而且倏然的停止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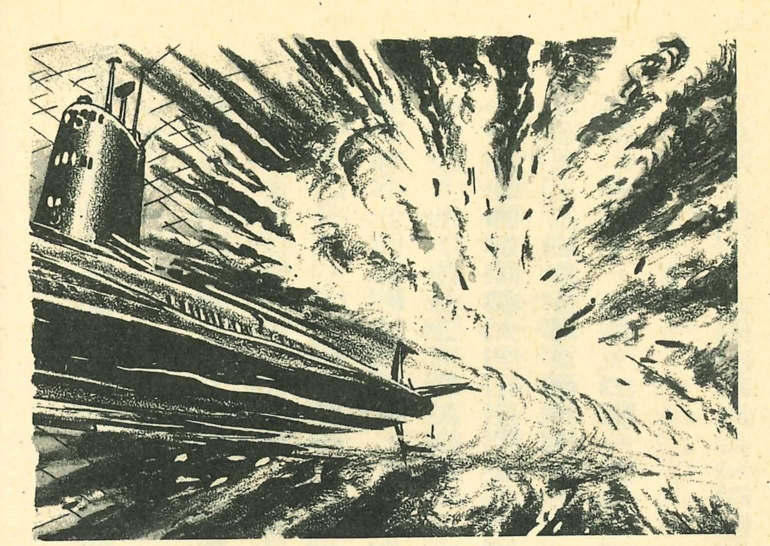
「十二，十分之十二，最大的速力。」

庇歐納爾號如同在太空行星間飛行的流星。

兩側螢光幕的魚雷網逐漸的模糊不清，最後終於消失不見。

裂縫越來越大，二秒、三秒，前面螢光幕的可怕蜘蛛網突然像被風吹掉般的消失蹤影。

突然間，打從後面傳來非常巨大的爆炸聲，庇歐納爾號宛然像受傷的鯨魚般向上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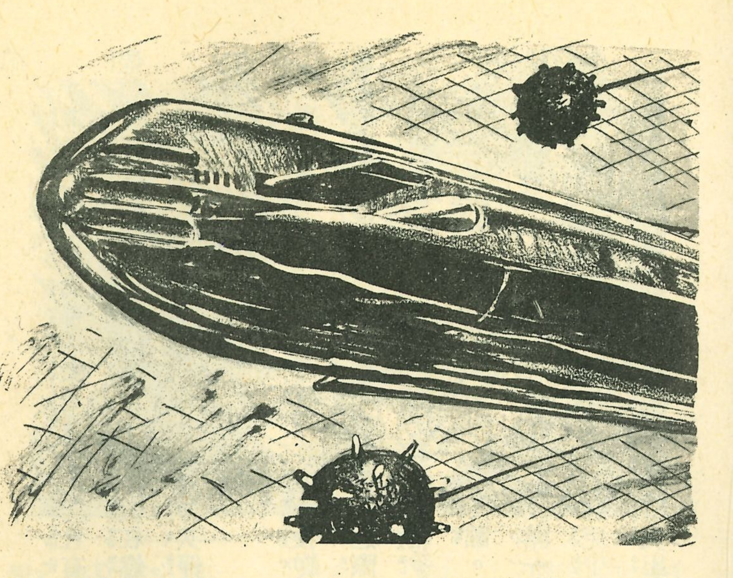


起來，又向下掉下來，接著又向上跳起四、五百公尺高，然後宛然像被巨大的發射器發射出來似的，突然以非常快的速度朝著黑暗的大海衝過去。

魚雷一顆又一顆的爆炸開來，爆炸聲也因而不絕於耳，後面的螢光幕縱橫交叉的出現閃光。

玻格洛夫上尉雖然遭到激烈的衝擊，可是，還是很用力的站在原地，且滿臉通紅的面向著艦長。

艦長也叉著兩腿站在司令室的正中央，臉上浮出勝利的笑容。



「魚雷以惰性的打從兩側前進，然後因撞上東西而爆炸開來，這次的作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安然脫險。」

十五分鐘後，庇歐納爾號的電信室收到正在附近航行的某國大巡洋艦，因發生原因不明的事故和兩艘突然斷成二段而沉沒的電報。

火之島

庇歐納爾號在南美大陸的南端，也就是在麥哲倫海峽南方的火之島附近下錨停

泊。

這附近一年到頭都是颳著暴風，而且有許多的暗礁，海浪一衝撞這些暗礁，就濺起像煙一樣的泡沫，遠遠的看去，就好像在燃燒一樣。

在朝著火之島航行途中，也就是初次停泊在比歐爾德布暗礁時，格雷洛夫和帕布利克少年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是發生在大家各自拿著許多獵獲物，打從海中返回庇歐納爾號入口的房間，然後在這間逐漸湧進海水的房間喧嘩嬉鬧之際。

帕布利克少年和馬拉特開玩笑的互相爭奪珍貴的深海海葵，帕布利克少年因一時失手，而把放在旁邊的格雷洛夫的袋子打翻。

帕布利克少年很不好意思的撿拾散滿一地的獵獲物，突然間，他摸到堅硬的東西，乍看之下，原來是個小金屬盒，帕布利克少年拿起來很仔細的瞧看。

就在那個時候，匍匐在地的格雷洛夫出現在他的眼前，瞪著眼睛凝視著他，格雷洛



夫的表情就好像童話中的妖怪那樣可怕，帕布利克少年感到一陣寒顫，一句話也不說的把那個小金屬盒交給格雷洛夫。

格雷洛夫一回到自己的房間，邊寒著臉走來走去，邊喃喃自語道：

「那個小鬼……處處妨礙我的工作……非把他幹掉不可……」

由於小島，岩石和絕壁突出海面，所以有很多船員把這個火之島西岸稱為「銀河」，海底也是錯綜複雜的密佈著奇岩怪石，而成為一座迷宮，這裡有一塊被他們稱為「獅子頭」的岩石。

「諸位，為了能調查更多的地方，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散開來，我搜尋隆頓德利群島，格雷洛夫搜尋到南面的柯克灣，瓊島君和帕布利克君沿著黑斯吉群島搜尋海底迷宮，帕布利克君，你這次一定要牢牢的跟隨著瓊島君，不能再迷路了，會合的地點就是這個『獅子頭』，在搜尋途中，絕不能斷絕電話連絡。」

「我有異議，博士。」格雷洛夫激烈的反對著：

「不能讓瓊島君和帕布利克君二人搜尋一人份的範圍，帕布利克君單獨一個人調查是不會發生危險的，何況他曾赤手空拳制服抹香鯨，而且又有電話……不是嗎？帕布利克君已不是一個小孩子啦！是不是？……」

格雷洛夫邊哈哈的笑著，邊注視著帕布利克少年，可是，不知為什的，帕布利克君竟害怕地心臟「砰—砰—」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低垂著頭。

「不行！不行！」瓊島君說道：「就照博士所分配的展開作業吧！雖然我對動物學並不怎麼在行，可是，也足以做這個孩子的老師了。」

格雷洛夫很勉強的同意博士所擬訂的計劃。

奇怪的黑影

瓊島君和帕布利克少年一啓動螺旋槳，就向上上升幾公尺，然後朝著東南東的方向前進著，他倆邊避開許許多多的障礙物，邊向前前進著。

大約經過一個小時後，眼前出現花崗岩壁，上、北、南因消失在綠色的昏暗中，所以不知道有多高？有多寬？岩壁錯綜複雜，有大大小小的裂縫和洞穴，不可思議的岩石就好像隨時會掉下來般的突出來，海草不但攀滿了岩石，也覆蓋住海底的奇岩怪石。

瓊島君和帕布利克少年打從海底經過時，本來在附近游來游去的各種魚類，紛紛非常驚駭的逃竄起來，海龍用銳利的牙齒一咬住魚，就往上浮起來，在有如海底毛毯的海草上面有各種的棘皮動物（動物分類上的名稱，如海胆、海參、海盤車等）、螃蟹、蝦



等在爬來爬去。

「下錨吧！已到達了，隊長。」琼鳥君說道。

因爲太熱衷於這種有趣的狩獵，所以他倆在迷宮「銀河」裡面逗留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倆時而攀爬砂洲和岩山，時而窺探充滿了神秘氣氛的黑暗裂縫和洞穴。

帕布利克少年感到非常的疲倦，也感到肚子很餓。

「休息一會，吃點東西吧！」帕布利克少年說道：「博士好像曾向艦長說今天不回潛水艇吃飯。」

「好吧！」琼鳥君說道。

「唉！喝一會可可吧！」

帕布利克少年無意中往上一看，看到在遙遠的地方閃過了一道金屬的青白色閃光。

「那……那是什麼呢？」帕布利克少年喃喃自語道：「大概是海豹吧！不過，海豹沒有那麼細長……」

「喂！下次看仔細一點吧！」瓊鳥君淡淡的說道：「吃東西吧！我的肚子也餓得咕咕叫啦！我們要坐在那裏呢？」

瓊鳥君說罷，就向四周環視了一下。

「那個洞穴怎樣？瓊鳥先生。」帕布利克少年用手指著在旁邊的黑漆漆的洞穴入口說道：「我們先仔細的調查那個洞穴，然後在那個洞穴裡面暫作休息。」

在那個洞穴的入口上面，有一塊攀滿海草的大岩石就像肥皂泡沫般的搭拉著，瓊鳥君和帕布利克少年拿著原子槍，小心翼翼的游進洞穴裡面，很仔細的檢查海底和岩壁，那個洞穴很小，深約二公尺。

「唉！累死人啦！」瓊鳥君邊把原子槍插進懸在腰帶的槍袋裡邊說道：「我們暫作休息，喝一點可可就好啦！來！我們坐下吧！帕布利克君。」

他倆在砂土上面坐下來後，就依靠著後面的岩壁，當他倆坐定後，就打開操縱盤的蓋子，邊按下按鈕，邊喝著美味可口的可可。

「好香哦！」瓊鳥君好像很滿意的說道。

帕布利克少年也情不自禁的舒了一口氣，突然間，有一陣響聲震動著岩壁，接著有一黑影掉落在瓊鳥君伸出之腳約三十公分的前面。

瓊鳥君大吃一驚的爬起來，以飛快的速度朝著入口衝過去。

瓊鳥君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站在堵塞住入口的岩石前面，不久，他大叫道：「被堵塞住啦！」然後很用力的用肩膀頂著那塊岩石。

在一陣沉重的金屬響聲下，瓊鳥君往後面彈出去。

帕布利克少年嚇得臉色發青的僵坐着。

當他倆鎮定下來後，就很仔細的觀察着堵住入口的岩石。

「這塊岩石原本是在入口上面，爲什麼會掉下來呢？好奇怪呀！我們進來時，那塊岩石還牢牢的佇立在入口的上面，可是……」

帕布利克少年很想說話，可是，就像啞巴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瓊鳥君又喃喃

自語的說道：

「一點空隙也沒有……看起來就好像被封閉住一樣。」

瓊鳥君又沉入深思中，當他打從沉思中抽身出來後，再度用肩膀很用力的去推岩石，雖然推得臉色都脹成豬肝色，額頭也爆出青筋，就像圓木的腳也陷入砂土內，可是，岩石還是絲毫沒有移動。

突然間，瓊鳥君的臉色變成青色，好像很痛苦的喘著氣，「叭—」的一聲，倒在濕黏黏的砂土上。

帕布利克少年見狀，大為驚駭的奔跑過去。

「瓊鳥君，振作點……哪！喝一口可可吧！……瓊鳥君……」

瓊鳥君睜開眼睛，迷迷糊糊的注視著帕布利克少年。

「羅爾德博士！羅爾德博士！」帕布利克少年大聲呼叫著。

「喂！喂！帕布利克君，怎麼啦！那樣慌慌張張的。」



「羅爾德博士，岩石掉下來把小洞口堵塞住啦！瓊鳥君雖然很用力的推那塊岩石，可是，一點作用也沒有，請來解救我們，請呼叫潛水艇派遣救援隊來解救我們。」

「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大為吃驚的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中，夾雜著格雷洛夫的說話聲：

「地點在那裡？帕布利克君，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你們。」

「我們開始時向東南東前進，接著轉向南方，目前可能是在恐怖的迷宮海底的某個地方，確切的方向我分辨不出來。」

「羅爾德博士。」格雷洛夫很快的說道：「我正好在他倆的附近，請呼叫潛水艇，以便要求值班的士官派出救援隊，我立刻向南前去找尋他們。」

「好的，請你立刻出發吧！」

「帕布利克君。」格雷洛夫繼續說道：「繼續發出信號。」

「四周的岩壁是怎個模樣呢？」

「完全沒有裂縫嗎？」

「沒有。」

「真的嗎？那我知道啦！」格雷洛夫說道。天資聰敏的帕布利克少年因為聽出格雷洛夫的說話聲含有一絲絲的喜悅，所以才稍微感到有點毛骨悚然，渾身不是滋味。

「打從我們的位置向北走十五分鐘，就會看到狀如尖塔的岩石。」瓊鳥君說道。

「是嗎？那麼，我立刻趕去，請繼續保持連絡。」

時間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的過去，瓊鳥君不斷的搖著頭，喃喃自語著：

「怎麼會掉下來呢？如果是地震的話，那其他的岩石也會掉下來才對……唉！真叫人想不透。」

就在那個時候，帕布利克少年很想講話，可是，喉嚨就好像被什麼東西哽住般地，一時也講不出話來，久久之後，才這麼說道：

「瓊鳥君，你有沒有看到岩石掉下來的情形？」

「沒有，那時我正好面對著岩壁……」

「我全都看到了。」

「什麼？」

「岩石掉下來時，並沒有立刻把入口堵塞住……上面還有一道弧形的空隙，不久，岩壁和岩石間的空隙才逐漸的縮小……或許這是我一時眼花看走眼也說不定……」

「那麼，你究竟看到了什麼呢？請趕快告訴我。」

「我看到有一隻青色的海豹由上而下的打從空隙的前面閃過去……」

「海豹？青色的海豹？難道會是海豹把岩石推下來，而且很巧的把入口堵塞住嗎？」

「難道……眞會是……那隻海豹所幹的好事？」

「這眞是叫人想不透的事情，我打從上面經過時，並沒有看到任何海豹呀！……」

「那隻海豹也太奇怪啦！因爲那隻海豹不但身體細長，肩膀成弓形……而且還很清楚的看到沒有尾巴，嗯！琼鳥先生……」帕布利克少年邊環視著四周，邊以很小的聲音說道：「嗯！……我總覺得那是一條人影……」

琼鳥君的怪力

琼鳥君很細心的檢查岩壁與岩石間有沒有空隙？可是，搜查的結果，徒是白費力氣而已，連細如毛髮的空隙也沒有找到。

「好……事已至此，我們只好開槍試試看，或許能夠射出一個小孔也說不定，岩石的邊緣或許薄點，我們就朝著岩石的邊緣開槍好啦！」

琼鳥君朝著岩石的邊緣開槍，岩石變成碎片的掉落下來，結果只射出直徑三公分，深約十公分的小孔。

帕布利克少年也拔出原子槍，琼鳥君搖著頭說道：

「沒有用啦！帕布利克君……子彈只能射出深約十公分的小孔而已，岩石不但非常

的厚，而且又很堅硬，原子槍是發生不了作用。」

「啊！是啦！琼鳥君。」帕布利克少年建議道：「我們何不試試岩石的下面呢？或許岩石的下面都是沙，而且比較軟也說不定。」

「是呀！這眞是個好主意。」琼鳥君很高興的說道。

於是琼鳥君朝著岩石下面開槍，結果是濺起火花，再試一次，還是濺起火花，原來下面也是岩石。

「不行，不行，帕布利克君，你的主意雖然很好，可是，還是一點作用也沒有……暫且休息一下吧！好疲倦啦！呼吸好困難啊！唉！唉！……一定是氧氣已經用完了……」

「你在說什麼？琼鳥先生。」帕布利克少年臉色大變的說道：「我一點事也沒有呀！……」

「你人小……我的個子大，吸用的氧氣自然多……」

「琼鳥君，帕布利克君，振作點！」突然聽到羅爾德博士的呼叫聲：「我們和救援隊正在尋找排成一排，狀如尖塔的岩石。」

「很遺憾呀！博士……」琼鳥君邊喘著氣邊說道：「我已經不行啦！……因爲我的氧氣已經用完啦！……好苦，好苦喔！……」

「堅強點！振作點！琼鳥君。」羅爾德博士很驚駭的大叫道：「我們已經在你的附近，要節省氧氣，不要講話，靜靜的躺著吧！」

「不要講話。」

琼鳥君邊嘟喃著邊靠著岩壁，臉朝天躺下來，雖然他想把腳張開伸直，可是，給堵塞住入口的岩石擋住而伸不開來。

時間十五分、二十分、三十分的過去，帕布利克少年注視著呼吸越來越微弱的琼鳥君，琼鳥君好像很痛苦的皺著眉頭，臉色越來越黑，嘴巴張著大大的吸著氧氣，可是，氧氣幾乎已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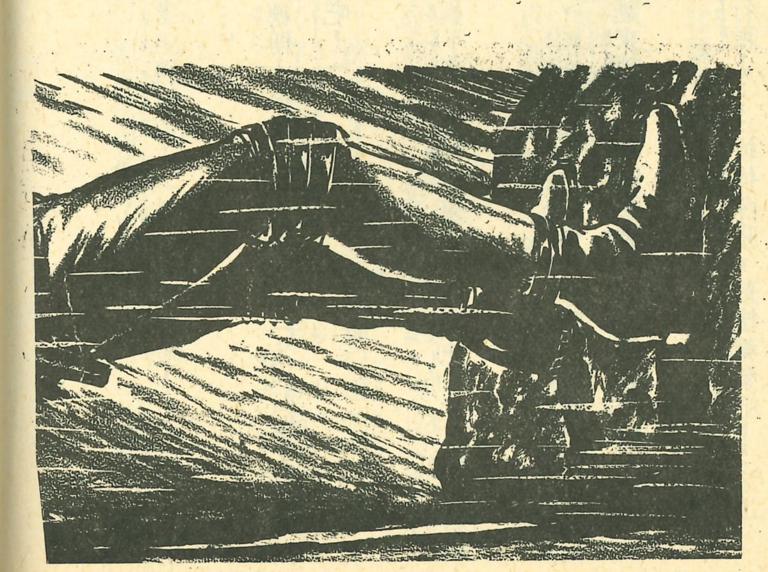
「再見啦！帕布利克君……我已經不行啦！……慢慢呼吸，珍惜氧氣吧！……」

瓊島君嘰哩咕嚕的不知在嘟喃什麼，帕布利克少年的全身血液就好像突然冷卻般的感到一陣陰寒。帕布利克少年拚命的猛撞著堅硬的岩石，心想自己縱然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只要能解救這個人……

「瓊島君……喂！瓊島君……」帕布利克少年以顫抖的聲音說道：「能不能把我的氧氣移一點到你那裡？喂！告訴我，要怎樣做才行？」

瓊島君邊搖著頭，邊時時的深呼吸一口氧氣，且嘟喃一些叫人摸不着頭的話：

「畜牲！……你給我記住……遲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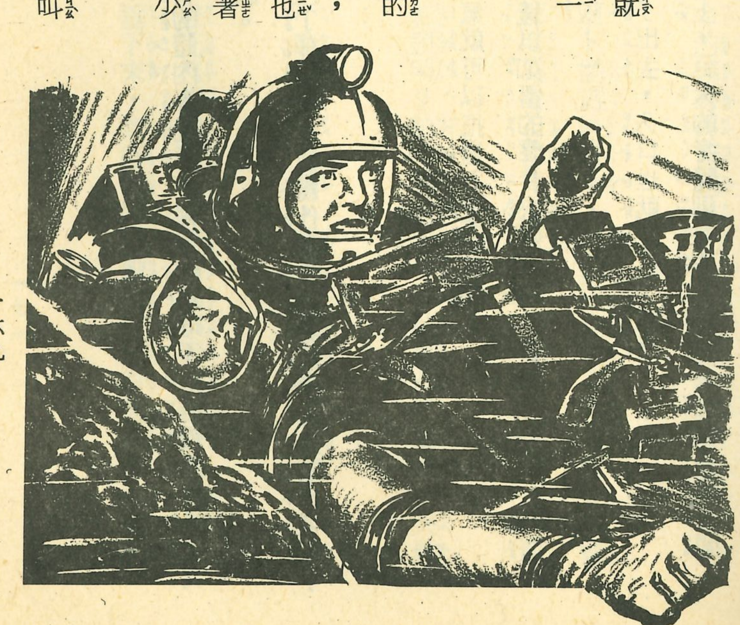
定會遭到報應。」

粗大的腳慢慢的向上伸起來，膝蓋就像蝦子般的彎曲著，腳趾慢慢的動著，一按下按鈕，氧氣管開到頂點。

帕布利克少年大吃一驚。

瓊島君先是突然發出一聲非常激烈的吼叫聲，然後全身倏然充滿活力與生命，一直掙扎的腳也逐漸的伸展開來，胸部也像弓般的向上彎曲起來，肩膀一直緊頂著岩壁，這會是人類的力量嗎？帕布利克少年茫然的睜大眼睛注視著。

「啊！啊！啊！」瓊島君咬著牙吼叫



著。

「啊！啊！啊！」

不知來自何處的巨大力量在琼鳥君的體內奔流著，啊！岩石可不是慢慢的移動了嗎？帕布利克少年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帕布利克君，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情？爲什麼琼鳥君那樣的大喊大叫呢？帕布利克君，帕布利克……請回答。」

傳來衆人七嘴八舌的詢問聲。

岩石慢慢的被打開來，只要再一口氣就可以把岩石完全打開。

帕布利克少年飛快的奔向岩石，然後以如雷的聲音夾雜著琼鳥君的呻吟聲大叫道：

「啊！啊！啊！……再一口氣就好啦！」

岩石大大的搖晃了一下後就向外滾了出去，入口也就此打了開來。

琼鳥君的腳因失去支持物而跌在砂上，巨大的身體則在砂上躺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帕布利克少年一腳踢開岩石後，就拼命的朝著外面跑出去，高亢的喊叫聲立即在大海漂盪，擴散開來。

「我在這裡，這裡，琼鳥君已推開岩石，請趕快趕來，不然琼鳥君可能會死去，請快點來，我發出的信號希望能被接收到，深度爲七百二十公尺。」

帕布利克少年頻頻的揮舞著原子槍。

不知經過多久——一分鐘嗎？或是一個鐘頭嗎？帕布利克少年一點兒也不知道，突然間，打從黑暗中傳來馬拉特興奮的喊叫聲：

「收到啦！收到啦！帕布利克君，請不斷的發出信號，我們就在你的西北方，其他的人全都緊跟在我的後面。」

像黑暗的天空閃閃發光的星星一樣，燈光打從四面八方朝著帕布利克少年接近來。

帕布利克少年軟弱無力的把揮舞的手垂下來，然後像燈塔般的搖動著潛水帽前面的燈光。

不久，帕布利克少年被一片亮光包圍住。

接著，有好幾十隻手把奄奄一息的瓊烏君和疲倦不堪的帕布利克少年抱起來。

一分鐘後，這支隊伍又朝著庇歐納爾號，以飛箭般的速度在黑暗的大海中前進著。

大約一個小時後，庇歐納爾號又在三百公尺深的海中，朝著南極潛航起來。

第三章　大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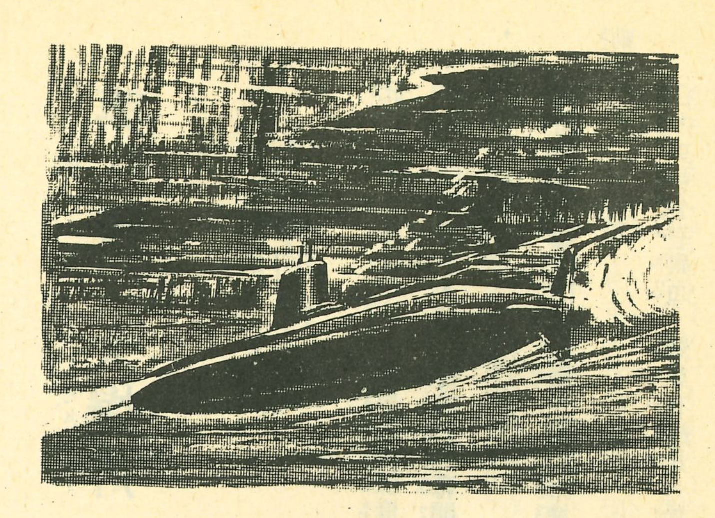
冰山的俘虜

庇歐納爾號在幾乎接近冰原底的深度潛航着。

七月十四日早上，司令室的螢光幕開始映出覆蓋住海面的冰塊裂縫，裂縫越來越多，冰山也越來越多。

海面好像有猛烈的暴風雨，因爲冰塊的底部激烈的搖動著，就連大冰山也不停的晃動著。

在中央司令室裏面，聚集有艦長、當值的玻格洛夫上尉、羅爾德博士和沙拉賓教授



等四人，這些專家學者正在選擇適合調查的地方。

一過中午，螢光幕雖然還出現冰塊的裂縫，可是，由於海面好像還有非常激烈的暴風雨，大大小小的冰塊激烈的搖晃著，所以很難展開調查工作。

下午三時左右，發現被二塊大冰山夾在中間的細長海面，庇歐納爾號朝着距離海面約六十公尺遠的地方發射出紅外線偵察機，偵察冰山和附近海面的情形。

附近的海面一直到很遠的地方，不要說是一艘船，就連一個小黑點也看不到。

這二塊大冰山至少有三百五十公尺長，二百公尺寬，形狀呈平坦的桌面形，被夾在這二塊冰山中間的海面，因被高而厚的冰壁保護住，所以不但波平浪靜，綠色的海水也非常的清澈。

「羅爾德先生，好歹我們就調查這個海域，好嗎？」艦長說道：

「如果大家同意的話，那請準備吧！把庇歐納爾號開到距離那個海域約一百公尺遠的地方，好嗎？」

「好的，艦長。」

「不過，大家的行動要快點，因爲我想儘快的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

十五分鐘後，羅爾德博士和沙拉賓教授各率領着助手——瓊烏君、茲義、馬拉特、帕布利克少年潛入海中。

沙拉賓教授和瓊烏君一游到冰壁的旁邊，就開始安裝潮流計（測量潮水流動的儀器），收集海水和調查水溫。

羅爾德博士一行人時而接近海面，時而潛得很深的採集珍貴的浮游生物和其他的極海生物。

「喂！」突然傳來沙拉賓教授的驚叫聲：「好大的溝呀！冰壁約有三十公尺深，寬則還沒有正確的量出來，羅爾德博士，你那邊的冰山有沒有這樣的溝？請派人調查看看！」

「好的，我就派茲義去調查看看！」羅爾德博士回答道。

幾分鐘後，瓊鳥君報告那條溝南北長二百公尺，深約六十公尺，距離海面約有三、四十公尺遠。

「誠然的。」沙拉賓教授說道：「我知道啦！冰山是剛好打從正中央向兩邊挖開，一看冰壁是新痕跡，就可以猜出這是最近的傑作，或許是在幾個小時前挖好的也說不定，看情形，這個海面明天將會擠滿冰山，我們的工作也將無法很順利的進行。羅爾德博士。」

海洋學家沙拉賓教授很肯定的說道。

「我也是這麼的想，不過，我想情況不會那麼糟，用不著那麼驚慌。」

此後的五個鐘頭，羅爾德博士一行人很熱衷於自己的工作。

沙拉賓教授和瓊鳥君調查安裝在冰山旁邊的潮流計，他倆跟羅爾德博士等人約在十五分鐘後，在潛水艇入口的房間見面。

當他倆一來到潮流計的附近，沙拉賓教授被一股出人意外的快速潮流嚇得大吃一驚。

「啊！」沙拉賓教授失聲大叫道：「五個鐘頭前，冰山還是不動的呀！可是，現在却以汽船的速度互相朝着對方流過來。」

「風也改變了方向。」瓊鳥君邊拆卸着潮流計邊說道。

「他們一定不知道情況有變，危機已逼近眉梢，這太糟糕啦！如果不趕快通知值班的士官，那潛水艇將會被冰山撞上……」

沙拉賓教授說罷，就很急的呼叫司令官，可是，在他還沒有報告此事時，玻格洛夫

上尉以驚駭的聲音這麼大叫道：

「急速返回潛水艇，全體人員趕快返回潛水艇，冰山已接近來啦！出口快要被堵塞住，趕快返回潛水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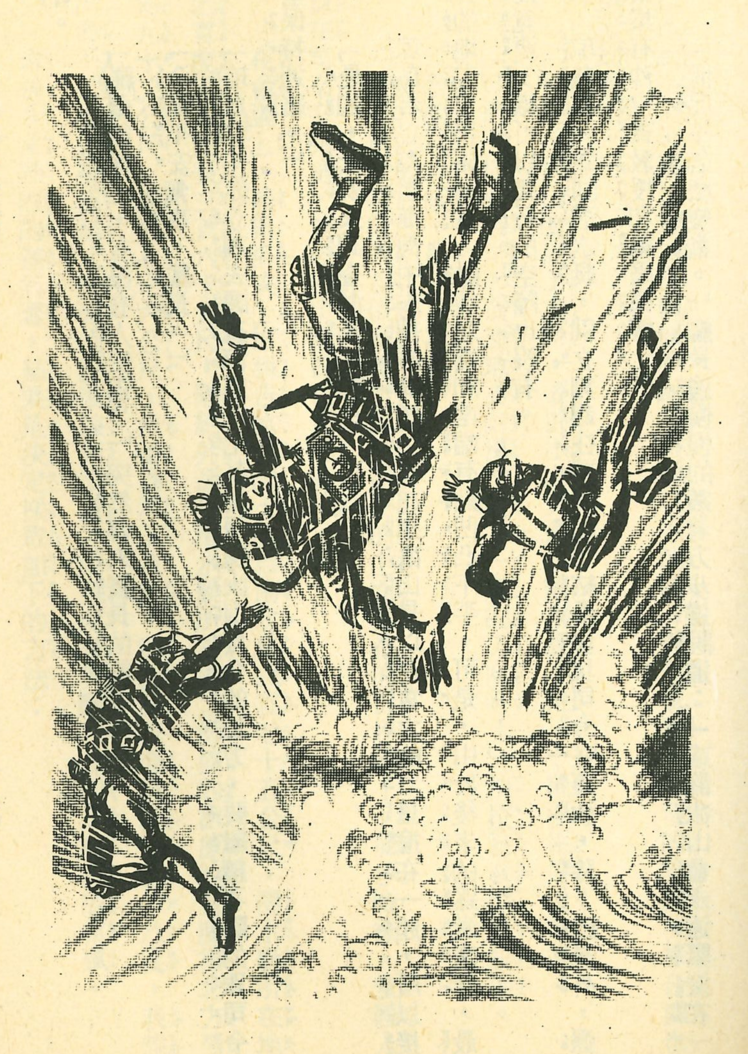
「是的，知道啦！瓊烏君，把潮流計放在那裏好啦！趕快返回潛水艇。」

他倆以飛箭般的速度朝著庇歐納爾號游過去，途中他倆看到羅爾德博士、茲義、馬拉特、帕布利克少年也以很快的速度在前面游著。

可是，在他們還沒有抵達潛水艇之前，突然爆出非常激烈的聲音，一股很巨大的水柱把人和潛水艇噴了起來。

潛水艇很快的掉回海面，且恢復原狀，可是，人們卻邊滴溜溜的翻觔斗邊紛紛的飛散開來。瓊烏君摔倒在冰山的旁邊，帕布利克少年飛到二公尺的空中，就在空中飛舞的那一瞬間，他看到四周被冰壁封閉住的小海。

五分鐘後，全都平安無事的聚集到潛水艇入口的房間，只有瓊烏君嘰嘰哼哼的呻吟



着。

「羅爾德博士，有沒有人受傷？」突然傳來艦長的詢問聲。

「全都平安無事，艦長。」

「琼鳥君，你立刻去調查海底，尤其是兩塊冰山接合的地方，要繼續不斷的跟司令室保持連絡。」

「是的，我就去調查海底，艦長。」

琼鳥君立刻潛進海中去搜索海底，看起來冰山是以非常大的力量撞在一起，所以接合的地方才呈鋸齒狀，雖然北端和南端有點凹凸不平，可是，由於後來的逐漸密合，最後竟連小蟲可以爬行的空隙也沒有。

琼鳥君一返回潛水艇，就立刻趕往司令室，結果發現司令室裏面，除了艦長外，還聚集有沙拉賓教授和羅爾德博士。

「情況不怎麼樂觀。」艦長邊慢慢的踱著方步邊說道：「或許冰山會永遠緊接在一起也說不定，風如果這樣繼續不斷的吹拂下去的話，那寒氣將會越發的凜冽，接合處也越發的緊密。」

「可是，風已改變了方向，或許冰山又會分開也說不定。」羅爾德博士說道。

「可是，你別忘了，這種地方的風並沒有一定的方向呀！」沙拉賓教授反駁道。

短暫的沉默後，艦長又說道：

「我們暫且將紅外線偵察機發射到冰山的上面調查情況好啦！一個小時後，全體人員在司令室開會，以便決定要採取何種對策。」

在會議上，玻格洛夫上尉報告冰山的大小爲南北長四百七十五公尺，潛水艇所在地的寬度爲東南長三百六十公尺，隔絕外海和潛水艇所在地之海面的冰原的寬度爲北方平均九十二公尺，南方七十六公尺，水溫爲零下八度，海面的氣溫爲零下三十八度，我想內海不久也會被凍結，外海的波浪浪頭很高，由寬度來判斷，是吹著猛烈的東風。

會議非常熱烈的進行著，結果是決定採取如下的方法：

在三天之內可能會有暴風雨來臨，在這三天之內，潛水艇要發出蒸氣，以防止海水被凍結，並依第一砲手基喬夫的建議，發射艦尾的大砲擊碎結冰……

他們很有耐心的等待著，暴風雨終於在他們等得心急如焚的時候來臨，而且越來越激烈，浪頭有二十公尺高的大浪，就像發瘋般的猛撞著冰山而濺起朵朵的浪花，如雷的怒吼聲一直傳到海中。

暴風雨過去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第三天的早上，不但暴雨突然平息下來，風也靜止下來，突破冰山重圍的希望也隨著風歇雨停而化成泡影。

原子砲只在冰山射出深約十公尺的小洞。

在冰山上空飛翔的紅外線偵察機，偵察出直到遙遠水平線的平靜海面被毫無空隙的冰原覆蓋著。

艦長下令停止發射毫無作用的原子砲。

由於艦內籠罩著一片死寂，所以大家的不安心情也就越發的沉重。

我想沒有逃走的方法，不知要被冰山包圍到那個時候才能脫險呢？南半球的冬季才開始，要三、四個月後春天才來臨，可是，庇歐納爾號必須在一個月又六天抵達海參威

……

艦長足不出戶的關在房間裡面思索解決危機的辦法。

這該怎麼辦才好呢？要怎樣才能讓庇歐納爾號脫離恐怖的冰山的重圍呢？

那些不着邊際的念頭一個接一個打從艦長的腦中閃過，就在艦長想得出神之際，電話鈴聲突然響起來，艦長也因而清醒過來。

「啊！啊！什麼事？琼烏君。」

「報告艦長，觀察的結果，冰面比昨天早上高出三・五公分，海面籠罩著濃霧。」

「霧嗎？對啦。」艦長突然精神抖擻起來：「那是因爲溫暖的水氣跟外面的冷氣相遇所致，可是，水面上昇？沙拉賓君，這種現象該作何種解釋呢？」

「這大概是溫暖的水使水中的冰塊急速溶解所造成的，目前的水溫大約是五度，可是，海中和海底的冰塊卻逐漸的變厚。」

「哦！嗯，是嗎？那當然……」艦長緊握著聽筒沉思著，大而蔚藍的眼睛緊盯著天花板，好像忘了正在跟琼島君通話般的喃喃自語著：

「是啦……誠然……誠然……冰山溶解……溫暖的水……是啦……是啦……」

艦長喃喃了一會兒後，臉色突然脹成紅色。

「好啦！有救啦！……琼島君，還有什麼事要報告嗎？」

「沒有了，艦長。」

艦長把聽筒掛好後，就打從椅子上站起來，顯得很高興的在室內走來走去。

這樣就把問題解決啦！這才是最上上策的辦法，直到剛才怎麼沒有想起這個辦法呢



？熱……二千度的高熱……太好啦！已找到出口啦！

好主意

「……各位，根據我剛才精確計算的結果，得到如下的結論，若能邊發射原子砲邊把船身加熱到二千度的話，就能夠挖出一條直徑十公尺半的隧道，原子砲的主要功能是把冰塊擊破擊碎，以加速其溶解，加熱的潛水艇邊溶解被擊碎的冰塊邊向前進，最低速度是每小時前進三公尺，只要二十五個小時或三十個小時，庇歐納爾號就可以抵達能自由航行的大海，這是經過精細的計算和細密的推理所擬訂出來的解救庇歐納爾號的計劃，如果大家沒有異議的話，我希望能立刻展開行動。」

艦長精疲力竭的坐回椅子上，雖然一臉的疲憊相，眼睛也因徹夜失眠而變紅，可是還是露出高興而自信的神情來。

聚集在會議室裡面的人沒有一個離開，大家都沉浸在靜默中。

不久，坐在角落的羅爾德博士，突然像打從睡夢中醒過來般的猛嘆一口氣，然後注視著大家的臉邊慢慢的說道：

「好主意，就連我這個門外漢也一點即通。」

大家突然嘰嘰喳喳的談論起來，表決的結果沒有一個人反對這個計劃。

「好──」

艦長很高興的說道。

「那我們立刻實行這個計劃。玻格洛夫上尉，你馬上把沒有值班的人員集合起來，我來向他們講解這個計劃，現在是正午十二時，玻格洛夫上尉，你把所有的機關進入戰鬥狀況，十四時，在總動員作業的信號下，所有的人員各就自己的崗位，十四時十分，在艦長的指揮下，把潛水艇轉向南方，以後全看艦長的指揮來進行，好啦！會議到此結束。」

庇歐納爾號在四十公尺的深度，慢慢的接近南方的冰壁。

三分鐘後，突然感到船身激烈的震動起來。

艦長叉著腿站在司令室的正中央，目不轉睛的注視著螢光幕，很用心的傾聽著來自前面的聲音，船身因蒸氣渦輪機的轉動和冰塊的抵抗而稍微震動著。

「熱度加到二千度。」艦長命令道。

熱度加到一千五百度時，船身的震動倏然停止，加到二千度，出現在前面的螢光幕上的黑色冰塊移動很快，一分鐘前進一公分，已幾乎感覺不到冰塊的抵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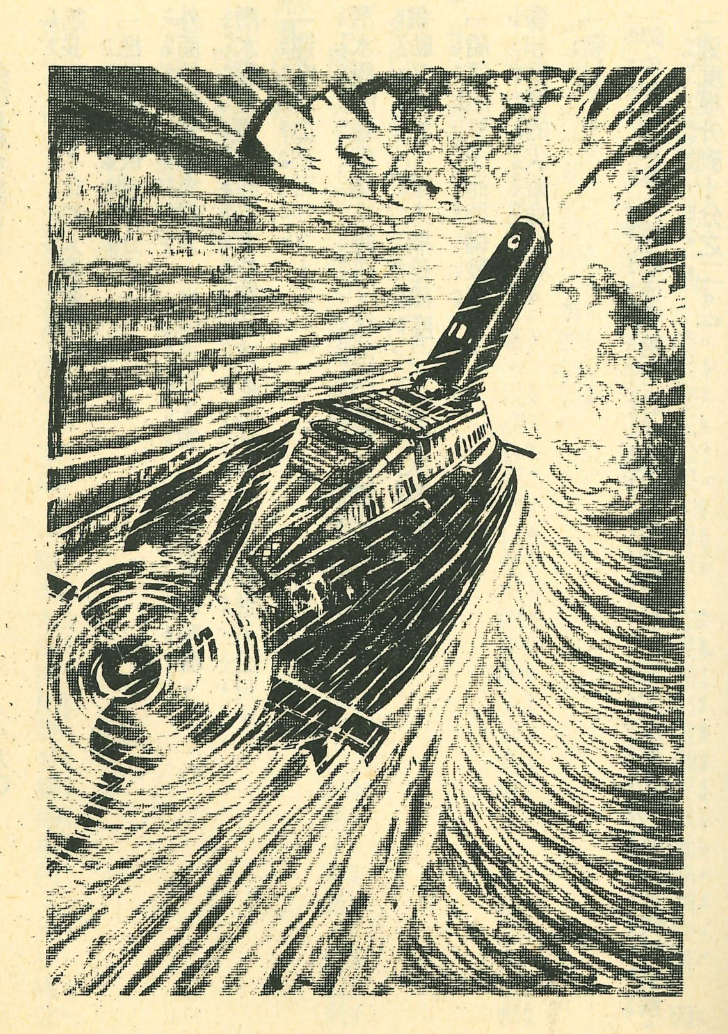
「速度爲百分之五。」

庇歐納爾號一直向前推進著，打從司令室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那是什麼呢？」

玻格洛夫上尉很驚慌的回過頭來詢問艦長。

「那是蒸氣在變成水以前，在船身和冰壁間打開狹窄空隙的聲音。」



艦長回答後，立即大聲命令道：

「把速度加快到十分之一。」

外面的聲音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尖銳，很像狼的吠叫聲。

潛水艇慢慢的向沒有空隙的冰原前進著，已經前進五公尺。

「速度增加到百分之十五。」

潛水艇的速度越來越快，狼的吠叫聲也越來越尖銳。

震動又開始，這大概是熱度已無法使冰塊溶解所致吧！

「船頭的原子砲準備發射。」

響起艦長的尖銳命令聲。

「發射！」

一陣尖銳的風聲夾雜著砲彈飛行的呼嘯聲，砲彈擊破二、三公尺前面的冰塊加快其溶解。

「速度提升到十分之二。」

此時的速度已達到一個小時前進三公尺的界限，如果超出這個界限就無濟於事，因爲蒸氣的激烈抵抗力會減弱船隻的前進速度。

船內各部門響起暫停作業的信號。

一切工作都很順利的進行著，現在各部門只留下值班的人員看守外，其餘的人全都聚集在沙龍裡聊天。

玻格洛夫上尉出現在大門口。

「艦長有令，要大家返回房間睡覺、休息，總動員作業雖然已結束，可是，總動員狀況還沒有解決……」

「已經前進多遠啦？上尉。」

琼鳥君大聲詢問道。

「大約有二十公尺遠……」

就在玻格洛夫上尉還沒有把話說完之際，一陣非常激烈的聲音響遍船內，地板隨之

大大的傾斜起來，電燈也突然熄掉，大家紛紛的撞在一起。

意想不到的阻礙

那時艦長正好趴在書桌上看航海圖，由於震動過於激烈，艦長的胸部冷不防的猛撞上桌角，接著因電燈熄滅而變成一片漆黑，突然間，他聽到就在他的旁邊有東西倒下來的聲音，玻璃的破碎聲和人類的低沉呻吟聲。

「撞上……」

司令室的紅色煤油燈立刻被點亮。

「發生事故，事故。」艦長掙扎著站起來，可是，因站不穩又再度跌倒在傾斜的地板上，他強忍著胸部的疼痛，大聲的命令道：「往後退，全速往後退。」

傳來輕微而斷續的回答聲：

「是……往……後……退……」

就在這個時候，電燈又亮了起來。

在駕駛盤的前面，滿臉是血的克拉夫茲夫中尉雙膝著地，用一隻手緊握著駕駛盤，艦長跑過來抱住他，可是，他還是緊握著駕駛盤不放。

「請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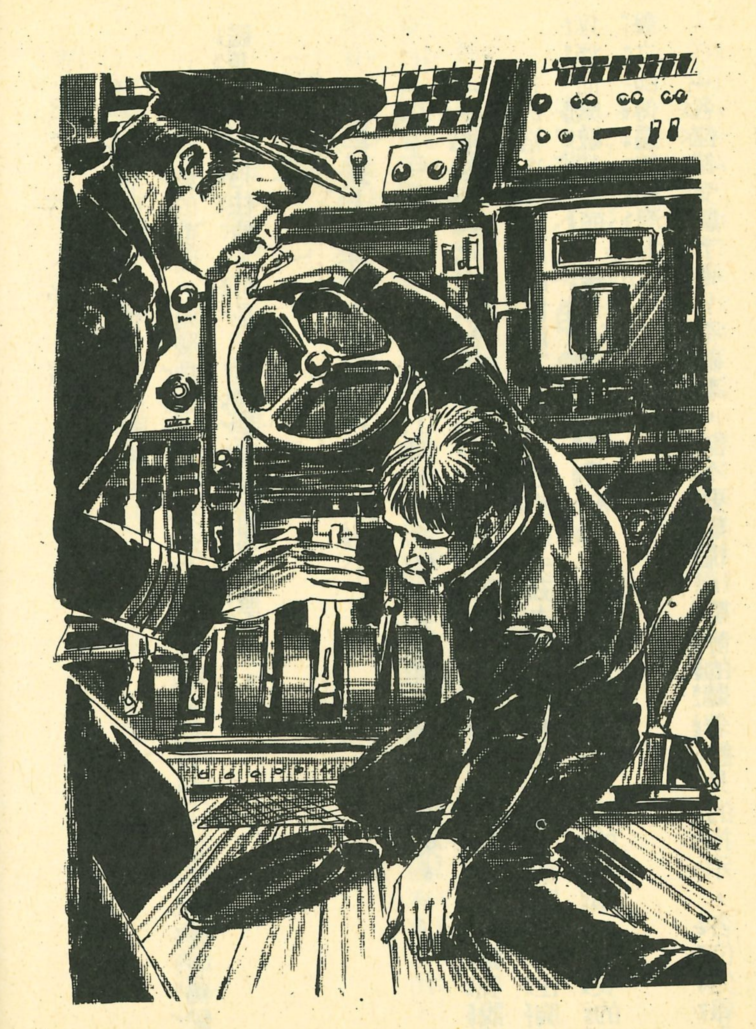
克拉夫茲夫中尉還沒有說完，就昏迷過去。

「砰—」的一聲，大門被打了開來，玻格洛夫上尉飛快的奔進來。

「是玻格洛夫上尉嗎？克拉夫茲夫中尉受傷了，請你暫時代他值班。」艦長說道。

在玻格洛夫上尉的協助下，艦長把克拉夫茲夫中尉抬上長椅後，終因耐不住胸部的疼痛而緊皺起眉頭，艦長邊用手輕揉著胸口，邊打開桌上的麥克風的開關，艦長的說話聲立即傳遍整艘潛水艇。

「各位都受驚了嗎？不礙事，請不要驚慌，靜靜的聽著艦長的指示，各位先報告有



無異狀？羅爾德博士和沙拉賓教授立即前來司令室。」

羅爾德博士和沙拉賓教授一跑進司令室，發現室內已聚集有艦長、玻格洛夫上尉和克拉夫茲夫中尉，克拉夫茲夫中尉躺在長椅上，纏在頭上的手帕被血濡濕了。

「羅爾德先生。」艦長很快的說道：「快來醫治中尉的傷，剛才震動時，他的頭不知撞上了什麼？……冰山的內部好像有障礙物，我想往後倒退，以便脫離危機，因為前面的那塊冰山比一般的冰山來的堅硬，請你看看螢光幕，根據我的判斷，前面的那塊冰山一定夾雜有陸地上的岩石，你的意見呢？」

沙拉賓教授用手理了一下眼鏡，然後邊撫摸著稀疏的鬍鬚邊說道：

「誠然的……艦長，就如你所說的，一定夾雜有岩石……冰塊滾過谷底時也把岩石滾進去。」

「若由激烈的震動來判斷，那塊岩石一定非常的大，如果我們無法把那塊岩石移開。那我們的進路就會被那塊岩石擋住……」

大家陷入一片沉思中，不久，玻格洛夫上尉小聲說道：

「我們再來一次，怎樣？」

艦長搖著頭說道：

「不行，我們必須另想辦法，直到現在，我們已耗費了十二個小時。」

「把岩石熔掉，怎樣？艦長。」沙拉賓教授說道：

「再堅硬的礦物，只要兩千度的高熱就會溶掉，輝綠岩（火成岩的一種，暗綠色中帶有灰綠色的細粒）只要加熱到一千五百度就會熔化……」

「就算我們有電爐好啦！……可是，這裏四周都是冰山，只能一方加熱，不知要延續到那個時候……」

突然打從傳聲管傳來呼叫的聲音：

「艦長，我是格雷洛夫，十二號和十七號的渦輪機已修理完畢。」

「嗯！已修理好了嗎？加油點，辛苦你啦！」

接著，又有人叫道：

「艦長，我是第一電氣技師戈爾納耶夫，配線的故障已修復，電流可以通達船頭的原子砲。」

「很好，辛苦啦！」

艦長說罷，就回過頭來向玻格洛夫上尉說道：「把船內各部門的自動發電機關掉，船頭的原子砲準備發射，我首先要用原子砲破壞岩石的組織，再用潛水艇把冰山撞成碎片，縱使花費再多的時間也在所不惜，我想冰的厚度不會超過五公尺。」

沙拉賓教授點著頭表示贊同。

「玻格洛夫上尉，把潛水艇往後倒退，以十分之一的速度通過隧道。」

艦長按下麥克風的開關，繼續說道：

「潛水夫即刻到中央司令室集合。」

瓊烏君以飛快的速度跑進司令室，一動也不動的站在艦長的面前。

「瓊鳥君，打從隧道上面掉下來的岩石擋住我們的去路，我想知道那塊岩石有多大，你立刻帶人去調查。」

「好的，調查完畢後，我立卽向你報告，艦長。」

二、三分鐘後，有大、中、小三條人影打從潛水艇的出口房間躍進海中，那三個人原來是瓊鳥君、馬特貝耶夫和帕布利克少年，他們三個人携帶著鐵棒和斧頭潛進灰色的隧道裡面，不久，他們看到前面有一塊烏黑的岩石。

「喂！各位。」瓊鳥君說道：「我們分成三個方向來調查這塊岩石，或許可以找到沒有岩石的部份也說不定。」

他們三人開始很細心的用鐵棒戮著岩石。

「啊！鐵棒戮進去啦！請趕快來呀！」帕布利克少年大叫道。

瓊鳥君飛快的趕到帕布利克少年的身邊，用自己的鐵棒量岩石的厚度，得知至多只有二、三公分厚。

三十分鐘後，根據瓊鳥君的詳細報告，艦長知道那並不是一塊很大的岩石。

艦長向船頭的砲手下命令：

「目標爲隧道裏面的岩石，電流周率爲三萬二千周，發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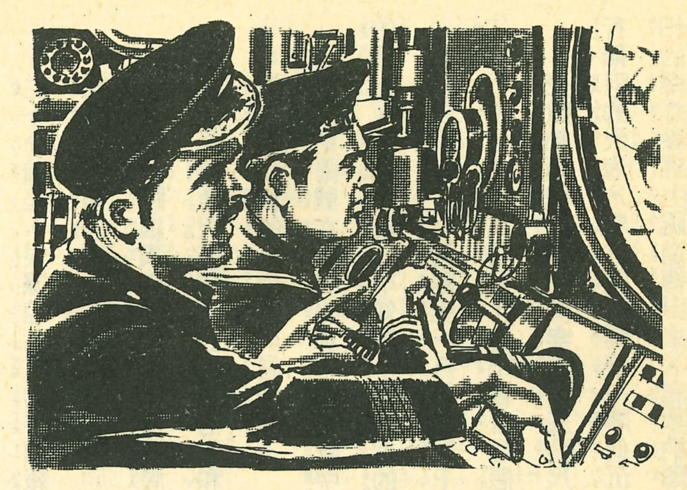
潛水艇邊像火焰般的發出濃泡沫和火花，邊向熔化的岩石裡面前進著。

潛水艇裡面的人全都屏息靜氣。

庇歐納爾號在沸騰的水中和蒸氣中，以一小時三公尺的速度前進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直到現在已不知換了多少次的班。

已經過了一半的路程，目前只剩下二十公尺的路程，船內的人越來越緊張，餘程不知會不會如此的順利呢？會不會有意想不到的障礙物在等待他們呢？

庇歐納爾號將冰山刺穿六十五公尺深，根據計算的結果，再十一公尺就可以進入暢行無阻的大海，突然間，隨著一陣低沉的呼嘯聲後，冰山突然搖動起來，緊接著一陣可怕的爆炸聲經由隧道傳出來，庇歐納爾號就像被可怕的龍捲風捲到般的，猛烈的搖晃了



一下後，就像飛箭般的急駛起來。

因激烈的震動而差點倒下來的艦長，邊注視著螢光幕邊大叫起來。

多麼令人懷念的昏暗綠色世界，魚群就像在競賽般的游來游去，水母也不停的晃動著。

短暫的茫然後，艦長大聲說道：

「是自由的大海，我們已突破冰山的重圍啦！」

在冰山裡面有溫暖的水、很深的海溝、裂縫和坑洞，庇歐納爾號朝著其中一個坑洞駛過去，當接近到只剩下三公尺時，原子砲的力量和巨大的蒸氣壓力而把岩壁炸成碎片，庇歐納爾號也像砲彈般的打從冰山裡面飛出來。

庇歐納爾號把航線轉向北方，朝著無邊無際的太平洋前進著。

進入熱帶海洋

逐漸的接近南迴歸線（南緯二十三度二十七分的緯線），一進入大珊瑚環礁，海面附近的生物界就像在競艷般的出現在眼前，庇歐納爾號經常上昇到距離海面只有五、六公尺的地方，邊發射出紅外線偵察機，邊停留一段較長的時間。

羅爾德博士，茲義和帕布利克少年打開窗罩，欣賞快樂的生活在被陽光照射得非常明亮的蔚藍海水中的無數生物。

閃閃發光的紅色軀體和金色尾巴的青花魚群、有像大帆的鰭和長而彎曲的嘴巴的帆形魚、青中帶紅黑色的嘴，兩側呈綠色和紅色的鰹魚、形狀很像手提箱的魚、骨頭峋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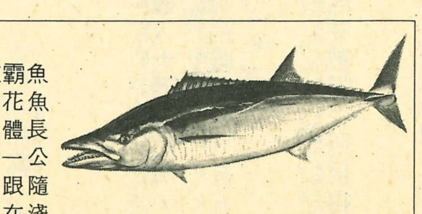
的甲骨魚、在似是飛船的軀體上有綠色斑紋和斑點，分不出那端是頭，那端是尾巴的奴鯛、在紅色軀體上有華麗的青色斑紋，嘴唇很厚的遍羅魚，以及其他不知名的熱帶魚在海中游來游去。

「潛水艇剛才一定經過珊瑚礁附近。」羅爾德博士邊注視著像火焰的熱帶魚邊喃喃自語道：「有這樣美麗色彩的魚，只有珊瑚礁附近才有。」

突然間，直到剛才的美麗景色就好像被塗掉般的消失掉，原來窗前出現一群烏黑的海豚，海豚群包圍著潛水艇，邊輕飄飄的翻觔斗邊跟踪著潛水艇。

不久，在昏暗的綠色中出現有五條深藏青色斑紋的銀青色小魚，突然間，海豚群四處的逃竄起來。

「那些小魚那樣的可怕嗎？不然的話，海豚爲什麼那麼驚慌



斑紋霸魚屬青花魚科，體長大約一公尺，跟隨鯊魚在淺海中游來游去，以鯖魚最有名。

的逃走呢？」

帕布利克少年很吃驚的說道。

「那是斑紋霸魚，有斑紋霸魚的地方必有鯊魚。」羅爾德博士說道。

斑紋霸魚在潛水艇的四周游來游去，不久，打從昏暗的海中出現五公尺長的大鯊魚，鯊魚一游到窗子的前面，就張開滿是利牙的嘴巴，睜開小眼睛凝視著船內。

「這沒有什麼好怕的，我在鯨魚的背上都不感到害怕……哦，哦。」

帕布利克少年沉入回憶的深淵裡。

大鯊魚一翻身而露出白色的肚皮。

不斷的在鯊魚的腦袋的四周游來游去的斑紋霸魚，突然感到很不安的游走，不久又游回來，在鯊魚的鼻端碰了一下，好歹是在通知鯊魚有危險，大鯊魚也一翻身，搖著尾巴消失在黑暗中。

窗外空蕩蕩的，看不到一條魚。

「好奇怪呀！以鯊魚的脾氣是不會輕易走開的……」畫家西德烈爾歪著小腦袋說道。

「的確很奇怪，附近不是很暗嗎？好像漂來灰色的東西……」羅爾德博士把臉貼在窗上說道。

「嗯，眞的漂來許許多多細小的東西……到底是從什麼地方漂來的呢？」

「噓，博士，請仔細聽。」茲義突然大叫起來。

大家都屏息靜氣的側耳傾聽著。

島嶼的誕生

庇歐納爾號以十分之四的速度航行著，越前進昏暗越發的加深，大家不安的心情也越發的加劇。

「到底那是什麼呢？」西德烈爾以發抖的聲音說道。

沒有一個人回答，大家都屏息靜氣的側耳傾聽著來自大海海底的不可思議的聲音。

窗外的黑暗海面上，漂浮著鰭垂，渾身無法動彈的魚。

「已經死了。」

也看到黑色的塊狀東西打從窗前閃過去。

「是浮石，海底火山爆發啦！」

庇歐納爾號邊減慢速度邊很小心的前進著。

在司令室裡面，大家都顯得非常的緊張。

「轟隆」聲和呼嘯聲越來越大，潛水艇不改航線的航行著，在「轟隆」聲中夾雜有「卡塔」「卡塔」的聲音，那是浮石撞上潛水艇所發出來的聲音，大大小小的浮石邊冒著水泡邊向上飛起來。

「啊！那是什麼？」帕布利克少年詢問道。

「是噴火時被噴出來的厚浮石。」羅爾德博士說道：「在海底火山爆發時，數公里

的海面將會遭到浮石和灰屑的襲擊。」

襲擊潛水艇的浮石越來越多，卡塔聲也越來越激烈。

羅爾德博士邊把臉貼在窗子往外注視著，邊好像很滿意的說道：

「艦長會錯過這次的機會嗎？潛水艇已越來越接近噴火的現場，好有趣呀！這實在是很珍貴的經驗。」

「那可不是很危險嗎？」

「那只是艦長的想法，其實用不着擔心，我們可以把潛水艇停在海底欣賞這次噴火的奇景。」

庇歐納爾號傾斜著船頭，越發的往海底潛下去，然後繞更大的圈子航行著。

在遙遠的右方出現一股很大的紅色火焰，火焰中夾雜有許許多多的小火花。

庇歐納爾號在火山的四周邊慢慢的航行著，邊很小心的警戒著，紅色的閃光閃爍個不停，閃光透過窗子照亮看得目瞪口呆的每個人的臉，閃光越來越強，火焰也越來越紅



，火焰已開始夾雜著火紅的岩漿噴出來。

「岩漿一噴出來，就會沿著火山的斜面流下來。」羅爾德博士向帕布利克少年大叫道：「島嶼誕生啦！在我們的面前出現一個新的火山島，知道嗎？你看。」

羅爾德博士感到很興奮的大叫著。

大約觀看三十分鐘後，庇歐納爾號才離開一片火海的現場，消失在東北方的黑暗中。

四時十五分

在中央司令室裡面，只剩下剛接班的克拉夫茲夫中尉一個人，他為了確定海底火山與新生島嶼的正確座標，邊發射出紅外線偵察機邊計算著。

格雷洛夫邊笑著邊走進司令室。

「喂！克拉夫茲夫中尉，那實在是非常珍貴的景觀。」

「啊！是格雷洛夫嗎？那實在是好看極了，抱歉，失陪一下，我要把那個火焰的座標記進日記裡。」

「火焰好好看呀！哈哈！座標是幾度呢？」

「南緯三十度二十二分十八秒，西經一百十三度二十分三十五秒。」

「是嗎？」格雷洛夫好像很高興的把眼睛張的大大的說道：「我們已在南回歸線附近，以你計算的結果，要多久才會抵達南回歸線呢？」

「如果以目前的十分之八的速度向東北航行的話，大約要八個小時，也就是在明天─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四時抵達。」

格雷洛夫跟克拉夫茲夫中尉交談一會後，就匆匆忙忙的離開。

走廊非常的寧靜，連一個人影也沒有，格雷洛夫雖然已走下樓梯，可是，由於改變了主意，所以又朝著自己的房間折回去，當他一進入自己的房間，就匆匆忙忙的脫掉衣服，「這種事情疏忽不得，必須好好的睡一覺，養好精神才行……」格雷洛夫邊喃喃自

語著，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不久，也就迷迷糊糊的進入了夢鄉。

大約經過四個小時後，格雷洛夫精神飽滿的醒了過來，再過一個小時，就輪到自己值班，他洗了臉後，就前往餐廳喝可可，當他把肚子塡飽後，一看手錶，已是七月二十九日零時十五分，距離換班的時間只剩下十五分，他一走出餐廳，就前往中央司令室，當他來到大門附近時，先向四周環視一下，確定沒有任何人後，就把大門打開一條小縫，然後經由那道小縫往室內窺視了一會，嘴角也禁不住的浮出笑容。

「晚安，中尉，情形如何？」

「一切很順利，船隻一直朝著東北方航行著。」

「快要通過南回歸線了吧？大約還要多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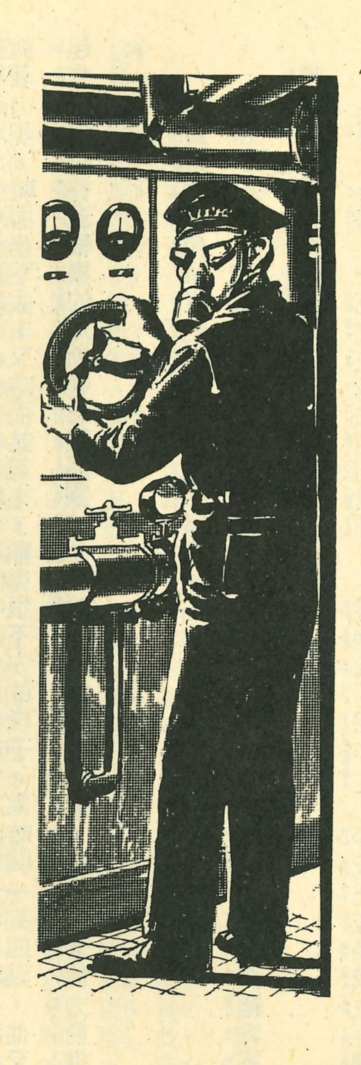
「剛好還要三個小時。」

「那麼，再見啦！下面是我值班。」格雷洛夫看看手錶說道。

格雷洛夫一接班後，就把機械室環視了一遍，然後打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盒子，且

把掛在牆壁上的袋子和工具拿下來裝好後，就戴上防毒面具和石綿手套，走進瓦斯管室，信號裝置做得非常精巧，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中央司令室的安全青燈都不會熄掉。

格雷洛夫非常小心地工作著，他把威力非常強大的定時炸藥安裝好後，就把指針撥到四時十五分，當他再度檢查一遍，確定沒有留下任何破綻後才走出瓦斯管室。



格雷洛夫坐下椅子，一看手錶，時間是三時三十分，他很緊張的在司令室裡面來回踱著方步，時而坐下去，又時而站起來，顯得很不安的樣子。當時間一到四點，他又站起來，把通往渦輪機的瓦斯管的開關關掉，渦輪機立即停止轉動，船隻藉著餘力前進著。

格雷洛夫臉色發青的打從中央司令室奔跑出來。

「克拉夫茲夫中尉，渦輪機停止轉動啦！發生故障啦！一定是浮石掉進渦輪機裡面，趕快給我緊急通行證，以便能立刻到外面察看……」

「啊！是嗎？」克拉夫茲夫中尉說道：「這個我不能作主，等我把艦長找來再講……」

「無論如何，請你趕快把通行證交給我，不然，瓦斯一旦阻塞，將會發生爆炸，現在一分一秒也不能等，等會艦長來時再向他報告好啦！」克拉夫茲夫中尉看情勢非常危急，就把通行證交給格雷洛夫。

五分鐘後，格雷洛夫已在黑暗的海中全速的離開庇歐納爾號，當距離拉得很遠後，格雷洛夫才讓螺旋槳停止轉動，且回過頭來注視著庇歐納爾號。

就在那個時候，在黑暗中閃出一道令人眼花目眩的閃光，接著響起非常響亮的爆炸聲，格雷洛夫藉著那道閃光，向庇歐納爾號看了最後一眼。

大爆炸

瓦斯管室的爆炸是發生在凌晨四時十五分，正好是在換班前二個鐘頭，由於此時正好是半夜，船內除了值班的人員外，其他的人全都是在自己的房間裡睡得頂甜頂香。

一發生爆炸，船尾被一股非常大的力量震起來，庇歐納爾號因而變成倒栽蔥般的豎起來，緊接在爆炸聲後面，傳來人類的呼叫聲、東西的摔壞聲、玻璃的破碎聲，電燈也熄滅了，船內也因而一片漆黑。

庇歐納爾號邊前後左右激烈的搖晃著，邊漸漸的恢復水平，不久，也就恢復原狀。

在倒栽葱之際，奧隆茲夫艦長打從床上跌下來，而撞上打從隔壁房間滑來的桌子的桌腳，雖然他的左肩痛得眼冒金星，可是，他還是用右手緊緊的抓住桌腳。當他搖搖晃晃的站起來後，就用腳在黑暗中搜索著，當他來到本來是放置著用來緊急發電的蓄電池的地方，就用手一摸，那只蓄電池已不在那個地方。

接著，艦長想把大門打開，可是，由於歪斜著而打不開，當他費了一番手腳後，才好不容易打開一條縫，於是他就經由那道門縫擠到走廊，由於船身還搖晃個不停，所以使他舉步唯艱，艦長在黑暗中朝著司令室的方向大叫道：

「各位……鎮定……震動馬上停止……能走動的人返回崗位……把緊急發動機啓動。」

在走廊深處有盞電燈亮了，在燈光的照射下，艦長看到好幾個人影朝著機械室跑過去，中央司令室的大門已被打開，艦長一抵達司令室的某一個角落，就用發抖的手摸索



著緊急發電機的開關。

「叭－」的一聲，司令室裡面的電燈亮了起來，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非常零亂的景象，東西悉數被破壞，克拉夫茲夫中尉好像死了般的躺在桌子的旁邊。

艦長把室內掃視了一眼後，發現桌上的擴音器沒有損壞，於是他就匆忙的跑過去，按下開關。

艦長的聲音響遍全潛水艇。

「所有的人員請注意，艦長現在是在中央司令室，請立刻向我報告船隻受創的情形，科學班的人員立即醫治救護受傷的人，受傷者的名單十分鐘後要向我報告，羅爾德博士，請立即前來中央司令室。」

十五分鐘後，船隻的受創情形和受傷者的名單已呈報艦長知道。

重傷者有克拉夫茲夫中尉，潛水夫克爾企茲吉、畫家西德烈爾、清潔夫西察爾賓等四人，已送病房急救。

輕傷者有玻格洛夫上尉、沙拉賓教授、機關助手羅梅伊戈。

下落不明者為第一機關手格雷洛夫，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下落。

一個小時後，所有的人員舉行一個簡單的會議，艦長把目前的情形做了如下的說明

由於原因不明的瓦斯管爆炸，使得船隻受了很大的傷害，所幸重要的部份所受的損害較小，所以我想以大家的力量一定可以修好，目前潛水艇停在深約一百五十公尺的地方，既不會上升，也不會下沉，運動力、舵、戰鬥力全都喪失掉，簡單的說，目前庇歐納爾號已喪失自動航行的能力，只能隨著潮流漂流著。

最後，艦長這麼說道：

「各位一定要同心協力地立即把故障的地方修好，把零亂的地方整理好，只要大家同心協力的話，潛水艇一定可以再度航行，也一定可以趕在八月二十三日抵達海參威。」

由於艦長的信念和決心，把所有的人員的鬥志提升的像火球一樣的旺盛。

作業班立即被組織起來，不分晝夜的進行搶修的工作。

雖然庇歐納爾號隨著潮流漂流著，可是，沒有一個人在意，大家所希望的是儘快的把船隻修好，以便在期限內趕抵目的地。

拉帕•努伊島的秘密

拿佳拉搭乘著獨木船，靜靜地朝著海洋划過去。

在遙遠的後面的黑暗中，拿佳拉看到一條小黑影在閃動著，那個人是他的太太安佳達，她孤零零的一個人站在海岸上點燃柴火做目標。

拿佳拉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在貧窮的家裡，有餓著肚皮的孩子在等他回來。可是，如今太陽都已快下山了，他還是連一條魚也沒有捕到。

已經黃昏了，該是回家的時候啦！當拿佳拉快划過淺灘時，赫然發現海底突然變得很深。

突然有一個念頭打從拿佳拉的腦中閃過，這片海底有峭立懸崖的海面，如果沒有被人發現的話，也就不會有人在此海面捕過魚，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麼，這片海域一定有很多的魚，好歹就在這片海域試試看吧！

拿佳拉一下定決心，就把漁網撒下海，然後邊唸著大魚神的名字，邊很小心的向後划著。

魚網很快的往海中沉下去，不久就停止不動了，大概已到底了吧！……

「果真是沒有人知道的新海域。」

拿佳拉心臟「砰砰」的跳動著，我這一撈上來……

拿佳拉向後倒退五、六公尺後，就抓住繩索，想一把就把魚網拉上來，可是，繩索繃得緊緊的，怎麼也拉不動，魚網一定在海底被什麼東西卡住了，拿佳拉再度很用力的拉著繩索，可是，仍然絲紋不動。

拿佳拉只穿著一件短褲就踏進黑暗的水中，就跟平時一樣，他一潛進水中後，就立刻張開眼睛，可是，由於太黑暗了，所以看不到任何東西，他用手摸索了一陣子後才抓到繩索，然後沿著繩索向海底潛下去。

突然間，拿佳拉因看到一樣東西而驚嚇的縮成一團，原來月亮就像在逃避夜空般地深沉在遙遠的黑暗的海中，附近也漂移著巨大的銀色雲，在雲的四周，明亮的白點，宛然像海底的妖精在迎接女王般的閃爍飛舞著。

突然間，打從那片亮光的附近傳來輕微的聲音，一聲又一聲，宛然像巨人在打鼓般的聽得清清楚楚，拿佳拉茫然的睜大眼睛。

綠色和黃色的火花在拿佳拉的眼前飛舞著，拿佳拉嚇得差點沒了氣，也因此才邊渾身顫抖著邊很快的往海面竄昇上去，雖然看不到任何一個人，可是，那陣大鼓聲卻聽得清清楚楚，拿佳拉就像發狂般地上升到獨木船的旁邊。

拿佳拉用發抖的手抓住船舷喘息了一會兒。



當拿佳拉稍微平靜下來後，就戰戰兢兢地向四周環視了一下，雖然四周仍然連一個人也沒有看到。可是，當他把耳朵貼在海面一聽，又聽到那陣大鼓聲，他就像長了翅膀般的跳了起來，渾身顫抖地把身體趴在船底，那陣熟悉的不可思議的聲音，仍然打從船底傳過來。

拿佳拉驚駭到了極點，就拔出刀子，使勁的把魚網的繩索割掉，然後拼命的划著：：

當他一回到家後，就心有餘悸的把被銀色雲包圍住的海底月亮，星星的舞蹈和大鼓聲等事情講給他的太太聽。

他的太太安佳達邊發抖邊哭泣。到了第二天早上，這件事立即被附近的人傳揚開來，也因而傳遍全島嶼。土人們都認為那是神靈在生氣，可是，不信神的人並不這麼的想。

到了第三天，德哈哈老人灌足黃湯後，就喋喋不休的敘述白人的魯賓遜島的秘密，二、三個小時後，赭色皮膚的水手長利貝羅在抵達該島的汽船聖大．馬利亞號的甲板上轉述這個秘密，最先聽到這個秘密的人是偶然搭乘此船的新聞記者格梅茲。

八月十六日早上，法耳巴拉索的艾利波波羅報社接獲聖大．馬利亞號的無線電信室打來的電報後，以「拉帕．努伊島的秘密」為大標題的刊登了一篇令人吃驚的長篇報導，這篇報導立即成為全世界最熱門的新聞。

在距離該島西北方五百公里遠的海面向東南方全速航行的某大巡洋艦的無線電信室也收到這則電波。

藏身處

庇歐納爾號的搶修工作，不分晝夜的進行著。

艦長在中央司令室裡面邊想怎會發生這種事情，邊來回踱著方步之際，第一電氣技師戈爾納耶夫進來報告道：「如果不把蓄電池充滿電的話，就無法支持到第二天。」可是，發電機的電纜無法打從傾斜的庇歐納爾號的半腰垂到水溫很低的海底。

「要怎樣才能把電纜垂到海底呢？」

戈爾納耶夫聳了一下肩膀說道：

「好歹我們要試試看。」

「你就去試試看吧！戈爾納耶夫君，你趕緊去試試看吧！無論如何，一定要把蓄電池充足電，或許幾天後，不，是幾個小時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說不定。」

戈爾納耶夫一走出中央司令室，室內就只剩下艦長，忙著計算的玻格洛夫上尉，修理駕駛盤的馬拉特和帕布利克少年等四人。

「我感覺到好像有飛機。」艦長回過頭來向玻格洛夫上尉說道：「那架飛機為什麼會飛來這裡呢？在這裡找尋東西嗎？找尋什麼東西呢？」

「因為這個地方經常有捕鯨船團前來。」玻格洛夫上尉回答道：「大概那是偵察機，因為目前的捕鯨船都是使用飛機來搜尋鯨魚。」

「或許那是捕鯨船的飛機也說不定，不過，我所擔心的是，庇歐納爾號所在的位置會被發現，因為庇歐納爾號太明顯，而且又很靠近海岸之故。」

「是的，我們不是絕對的安全。」玻格洛夫上尉表示贊同：「可是，很遺憾的是，目前庇歐納爾號無法航行，說實在話，也沒有可供躲藏的地方。」

「這實在是很不妙的事情，如果在修好以前，有地方可供我們躲藏的話……」

帕布利克少年好像忘了工作般的側耳傾聽著，雖然他想插嘴講話，可是，舌頭就好像打結般的怎麼也講不出話來，經過幾次的奮鬥後，他終於以發抖的聲音說道：

「那個……艦長……」

「什麼事？帕布利克君，有什麼話儘管講出來好啦……不用害怕。」

「我們……我和……沙拉賓先生找到的那個……非常珍貴的藏身處……正可供庇歐納爾號停泊。」

帕布利克少年一口氣說到這兒，就把嘴巴閉了下來。

「到底是什麼事？把事情講清楚點。」艦長笑著說道：「你不用急，慢慢的講，把

話講清楚點。」

「我們找到一個非常大的洞穴，那個洞穴至少可以停留十艘庇歐納爾號……」

當帕布利克少年說到這兒就向四周掃視了一下，見沒有人譏笑他，就很快的繼續說下去：

「眞的，那是一個非常珍貴的洞穴，如果你們認爲我是在胡說八道，那你們可以去問沙拉賓先生，那個洞穴是我們兩人找到的……我們曾經很詳細的調查過那個洞穴……」

艦長面露笑容的打從椅子上站起來，拍著帕布利克少年的肩膀說道：

「好，好，這太好啦！帕布利克君，你說的可是眞的嗎？那個洞穴有多大呢？」

「距離此地有多遠呢？」玻格洛夫上尉插嘴詢問道。

「很大，非常的大，就在此地的附近，大約十五分鐘就可到達，或許不到十五分鐘也說不定。」

「好極啦！帕布利克君，你是我們的救星，你是個福神。」艦長大叫道：

「這眞是一件大功勞，馬拉特君，你趕快去把沙拉賓先生找來。」

一分鐘後，沙拉賓教授來到司令室，證實帕布利克少年所說的話確實無誤，他說那個洞穴就好像飛艇的格納庫，地板和牆壁非常的堅固。艦長面露笑容，很親切的拍著帕布利克少年的肩膀說道：

「我這就去那個洞穴看看，沙拉賓先生，你和帕布利克少年隨後趕來。」

三十分鐘後，艦長、沙拉賓教授和帕布利克少年打從那個洞穴回來。

一回到司令室，戈爾納耶夫已在室內等著他。

「艦長，我把電纜放下後，只能抵達四百六十公尺深，這是因爲在電纜的前端沒有加掛任何東西的原故，因此，馬拉特才想在前端拉……」

「拉？那有這種事？」艦長很吃驚的說道：「爲了要達到必要的低溫，至少要抵達二千公尺的海底，如果在水中加重重量……」

「馬拉特君，你來說明好啦！……艦長，請准許馬拉特君報告。」

「好的，馬拉特君，你請講吧！」艦長說道。

「船內有水深測量機用的有相當容量的透明金屬浮標數百個，如果把這種浮標掛在電纜的前端，就可以加重電纜的重量……」

「好主意，了不起，馬拉特君，你趕快去做吧！」艦長很高興的說道。

「艦長，助手只要帕布利克君一個人就夠了，憑我們三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這件事幹的很漂亮。」

帕布利克少年情不自禁的邊大叫著邊手舞足蹈起來。

那天深夜，庇歐納爾號很平安的抵達藏身處。

拉電纜

馬拉特和帕布利克少年邊很高興的開玩笑，邊拉著電纜潛下深約一千公尺的斜面。

一直到八百公尺的附近，遭遇到一連串的困難，諸如峭立的岩石，低窪的坑洞，凝固的熔岩和叢林等，八百公尺以後雖然是平滑的斜面，可是，還是有凹凸不平的地方。

他倆就像長蛇般的邊在海底活動著，邊拉扯著黑色的電纜。

「喂！帕布利克君，如果能順利走動的話，那我們就不會感到這麼痛苦啦！」馬拉特以一本正經的口氣說道：「真是豈有此理！如果斜坡的坡度一直這樣小的話，那我們也用不着這麼辛苦的拉電纜啦！雖然我們已走了好幾個小時，可是，目前才抵達一千公尺深，水溫也有五度。」

「若想達到二度半，那恐怕還早哩！」

「這我就不知道啦！運氣好的話，不久將會碰到很深的海底，運氣不好的話，那我們將一直下去而不知所終……」

「若是那樣的話，那我們倒不如現在折回去好啦！」

「不要胡說八道，帕布利克君，怎麼可以折回去呢！我們也可以在這等深度的海

中讓電纜活動，只是沒有溫度差別，充起電來就要耗費一段較長的時間，而且也比較危險，這是艦長說的。」

二人一句話也不說的走了一會兒後，信號器突然響了起來，馬拉特就立刻扭開開關，向克拉夫茲夫中尉報告目前的深度是一千二百公尺，水溫五度，沒有異樣等事情，然後又把開關關掉。

不久，斜坡突然陡了起來，如果稍一疏忽就會失足跌倒，當他倆好不容易的走下斜坡後，深度已是一千九百公尺，四周的情形也大不相同，到處都是硬綳綳的岩石和絕壁。

「喂！帕布利克君。」馬拉特邊看著溫度計邊說道：「好歹我們已到達目的地了，現在的水溫剛好是二度半，我們開始讓電纜活動，然後以飛快的速度回去，好嗎？」

「剛好是我們所預定的時間，說句老實話，我已非常的疲倦啦！」

他倆在大岩石的陰影裡找到低而平坦的地方後，就把電纜放在那個地方。

「嗯！現在肩膀雖然輕了點，可是，肚子卻餓得咕咕叫。」

「我們休息一會兒，喝杯可可，好嗎？」馬拉特說道：「肚子餓得在唱歌啦！」

他倆靠著岩石坐下來後，就邊用前燈照射著四周，邊津津有味的喝著可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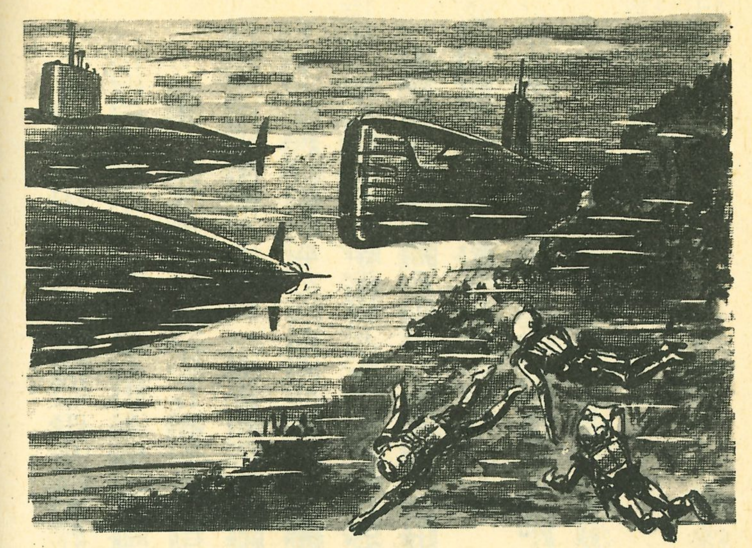
「喂！我們慢慢的回去吧！帕布利克君。」

馬拉特慢慢的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就在那一瞬間，他所靠的那塊岩石朝著他倆滾下來，雖然他倆很平安的逃掉，可是，電纜卻被壓在下面。

對於自己的一時疏忽，馬拉特氣得咬牙切齒，很用力的跟帕布利克少年推那塊岩石，想將那塊岩石推開。可是，那塊岩石就好像生了根般的絲毫不動，沒有辦法，只好跟司令室連絡，請求派瓊鳥君前來幫忙。

在瓊鳥君的怪力猛推下，那塊岩石終於被推開，電纜也開始活動起來。

海中的決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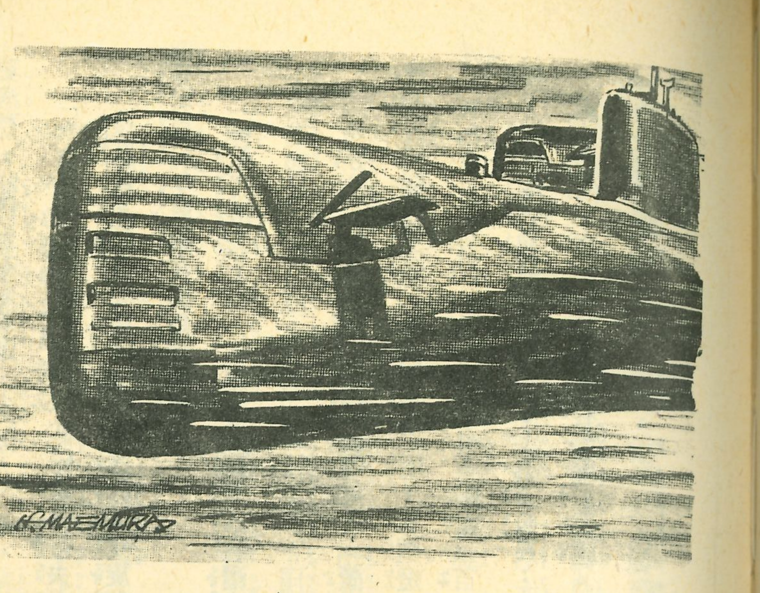
背上的氣囊膨脹起來後，他們三人就慢慢的垂直上升起來。

「喂！我們以水平姿勢朝著正東方前進，好嗎？」

瓊鳥君邊看著深度計邊說道：

「一百五十公尺，正好是藏身處的深度，向右轉，停……那是什麼呢？」

他們三人看到在比他們高十公尺的前面五十公尺處右邊，也就是在西北方有一個大黑影在昏暗的綠水中慢慢的前進著，那個黑影的形狀是圓筒形，背上有垂直的短槓，後面幾乎是垂直，也是圓形，前面



像船的舵般的彎曲著。

「啊！更南方也有一個，那個黑影也是保持著五十公尺的距離。」帕布利克少年大吃一驚的說道。

「潛水艇……」瓊鳥君突然驚叫起來。

「怎麼啦？瓊鳥君。」傳來大為吃驚的玻格洛夫上尉的詢問聲：「潛水艇嗎？」

「真是不可思議，上尉。」瓊鳥君回答道：

「有二艘潛水艇朝著藏身處航行著……
……亦即以最慢的速度朝著拉帕•努伊島航行著……距離一百公尺……為了想觀察的

更清楚，我們也向南前進……」

「依次報告觀察的結果。」玻格洛夫上尉命令道。

瓊鳥君邊讓螺旋槳以十分之三的速度旋轉著，邊跟隨著潛水艇前進著，馬拉特和帕布利克少年緊跟在瓊鳥君的後面。

「玻格洛夫上尉，在南方看到第三艘潛水艇，距離一百二十公尺……是三艘的編隊……」

「好的。」玻格洛夫上尉回答道：「螢光幕上出現六艘潛水艇，船頭的一百三十八號燈光因發生故障，所以情況不明，五號燈和六號燈之間有相當的距離。繼續觀察！」

「是，在南方出現第四艘……距離一百五十公尺……朝著拉帕．努伊島慢慢的航行著，更向南方前進三百公尺……五百公尺……已看不到奇怪的黑影。」

「好的，你們距離此地有十五公里遠。在北上方又有三艘，海面也有三艘船影，那好像是驅逐艦。」

「我是庇歐納爾號的艦長，你們三人游到潛水艇的上面繼續監視……」

玻格洛夫上尉高亢的聲音打斷艦長的談話：

「艦長，根據羅爾德博士的報告，克拉夫茲夫中尉在一百四十號地區工作時下落不明，呼叫也沒有回答……曾一度聽到呻吟聲……好像已失去連絡……」

艦長以尖銳的聲音說道：

「把所有的雷達打開，沒有找到嗎？恐怕是在八十八號地區。」

突然傳來令人起雞皮疙瘩的玻格洛夫上尉的驚叫聲：

「啊！看到啦！在八十八號地區，又立刻消失掉了，不只一個人，艦長，他好像在跟別人爭吵，那個人會是誰呢？」

「瓊鳥君。」艦長以尖銳的聲音呼叫道：

「停止監視，立刻以全速力前去解救克拉夫茲夫，距離此地約有二十公里遠，深度七十公尺，方向是東北東，中尉被人攻擊，情勢非常危急。」

「是，我們立刻去解救中尉。」瓊鳥君回答後，就讓螺旋槳全速的旋轉起來。

「熄滅燈光，馬拉特，你緊跟在我的後面，帕布利克君，你就在五十公尺的後面跟隨著，戰爭是很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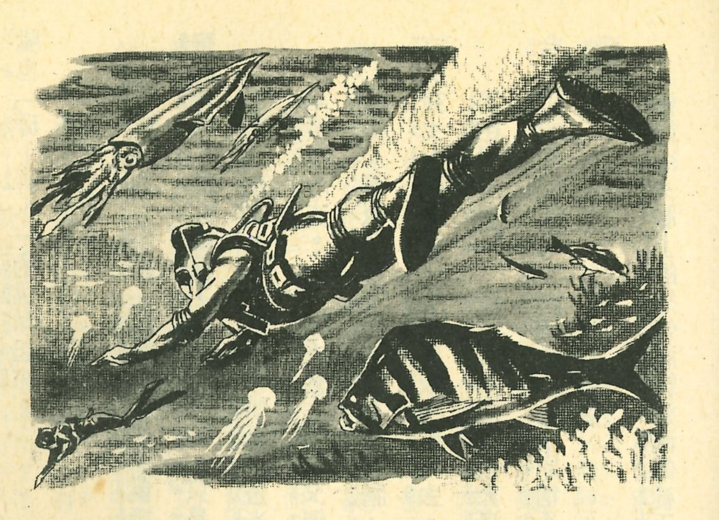
在綠色的水中，有三條人影以非常快的速度朝著東北東的方向前進著。

克拉夫茲夫中尉在七十公尺的深度，以十分之六的速度前進著。

「更向右，向右靠近，中尉。」突然傳來羅爾德博士的說話聲：「已經在二公尺以上，好，二十公里……停，好，哪，接下來……十公尺以上……是的……十公尺右邊……剛好是左邊……打開燈光……熄滅……是的……就這樣休息一會兒……」

克拉夫茲夫中尉一停止螺旋槳，就邊筆直的漂浮著，邊眺望著朦朧的前面，到處可見各式各樣的魚和水母在游來游去。

突然間，在遙遠的昏暗中，有一奇怪的黑影向這邊竄過來，那團黑影很細長而筆直，看起來不像是魚。



「那是什麼呢？會是鯊魚嗎？或是大青花魚嗎？……不，那不是魚。」

那團黑影一直的接近來。

「要開燈嗎？……不，還是靜靜的停在這裡好啦！」

黑影一接近到四十公尺的前面，就向下面一閃而消失了蹤影。

「是人。」克拉夫茲夫中尉情不自禁的大叫起來：「是穿著潛水服的人類，那樣大的潛水服……會是瓊鳥君嗎？可是，瓊鳥君現在正跟馬拉特君在海底呀！……到底是誰呢？」

突然間，克拉夫茲夫中尉的眼前一黑，心

臟也「砰—砰—」的跳動起來。

「那個傢伙。」

克拉夫茲夫中尉一轉動螺旋槳，就拚命的追趕著那團謎樣的黑影。對於大為吃驚的羅爾德博士的呼叫聲，他充耳不聞，只是怒目圓睜的睨視著逐漸變大的那團奇怪的黑影。

克拉夫茲夫一扭亮燈光，明亮的燈光照射在那張忘也忘不了的側臉。

「格雷洛夫。」克拉夫茲夫中尉又氣又恨，以非常粗暴的聲音大喝道。

那個人因被燈光照射得睜不開眼睛，所以連忙用兩手遮住眼睛，就在那一瞬間，克拉夫茲夫中尉就像一隻飛鳥般的衝過去，打從後面抓住那個人的手。

就在那一瞬間，格雷洛夫把那張充滿恐怖的臉別過來注視著克拉夫茲夫中尉，然後冷不防的用腳猛踢中尉的小肚，中尉情不自禁的鬆開一隻手，於是兩人就此狠狠的互相瞪著。

格雷洛夫臉上的恐怖神情逐漸的褪下去，代替的是浮現出冷冷的笑容。

克拉夫茲夫中尉猛喘著氣，頭髮因被汗水濡濕而垂在眼睛上面，顯得非常的虛弱，頭腦也一片混亂，就在這個時候，他隱隱約約地聽到艦長和玻格洛夫上尉的呼叫聲：

「怎麼啦？抓住那個傢伙了嗎？螺旋槳……是的，把那個傢伙的螺旋槳停止旋轉。」

克拉夫茲夫中尉兩腿一併攏，用腳尖一轉身，就冷不防的向格雷洛夫的胸膛衝過去，一按下格雷洛夫的操縱盤的按鈕，蓋子彈開而垂下來，就在中尉正要按下開關時，格雷洛夫把中尉的手格開，很快的把操縱盤恢復原狀，且緊緊的壓在中尉的身上。

格雷洛夫的手一被燈光照射到，而發出強烈的閃光。

克拉夫茲夫中尉用一隻手推著格雷洛夫的肩膀，用一隻手轉動螺旋槳，在螺旋槳的衝力下，中尉掙脫格雷洛夫的手，繞了半圈而到格雷洛夫的後面，可是，就在中尉還沒有來得及喘氣之際，格雷洛夫又繞到中尉的後面，緊緊的抓住中尉的手。

克拉夫茲夫中尉看到在黑暗中，有一道黃色的閃光朝著自己的胸膛掃過來。

「啊！」就在克拉夫茲夫中尉來不及驚叫之際，有一股千斤重的力量打中他的胸膛

，人也因而倒栽葱的搖搖晃晃的朝著黑暗的海底沉下去。

叛變者的下場

克拉夫茲夫中尉一跌落海底，就邊喘著氣邊往黑暗的海底一看，突然間，打從格雷洛夫的上面傳來二聲如雷的吼叫聲。

就在格雷洛夫發現這是怎麼一回事時，他的兩隻手已被緊緊的抓住。

「格雷洛夫！」瓊鳥君和馬拉特因非常的生氣，所以邊大吼著邊飛快的衝過來。

「要生擒活捉。」艦長命令道。

「是，生擒活捉那個傢伙。」瓊鳥君咬牙切齒的回答道。

就在那一瞬間，格雷洛夫冷不防的一腳把站在瓊鳥君身邊的馬拉特踢倒，然後舉起有如鐵錘的右手，狠狠的朝著瓊鳥君的臉劈下去。

雖然瓊鳥君把頭偏了一下，可是，還是被打在潛水帽上，人也被打得眼冒金星，迷迷糊糊的。由於瓊鳥君死拉著格雷洛夫的手不放，格雷洛夫就啓動螺旋槳來打瓊鳥君的手，瓊鳥君因感到非常的疼痛，情不自禁的把手鬆開掉。

格雷洛夫趁著這個空檔，立刻向上逃走，可是，逃沒有多遠，冷不防的，帕布利克少年由上衝下來，而騎在格雷洛夫的脖子上，更不幸的是螺旋槳也因碰撞而損壞，所以人才一直往海底沉下去。

正當格雷洛夫想用大手抓帕布利克少年的腳時，瓊鳥君和馬拉特打從兩側緊緊的抓住他，可是，格雷洛夫仍用剛才的那一招，一腳把馬拉特踢倒。

格雷洛夫又舉起右手，這次瓊鳥君也展開攻擊，掄起粗大的左手用力朝著下面掃過去，由於格雷洛夫是個身經百戰的人，作戰經驗非常的豐富，所以他立刻很敏捷的把右手向下滑過去，瓊鳥君的左手也因而撲了個空，人也因用力過猛而一時站不穩，就在那一瞬間，格雷洛夫的右手又以快如閃電的速度朝著瓊鳥君的臉劈下去……

突然間，傳來有如撕裂絲綢之帕布利克少年的尖叫聲。

「去你的。」帕布利克少年奮力的用腳向格雷洛夫猛踢過去，格雷洛夫的右手立刻被踢開，帕布利克少年也因失去平衡，再加上螺旋槳的衝力，而朝著海底沉下去，結果又跟昏頭轉向的馬拉特撞在一起，當他倆掙扎著站起來時，赫然發現在他倆的腳邊躺著克拉夫茲夫中尉的屍骸。

「去死吧！你這條毒蛇。」琼鳥君怒不可遏的大吼道。

格雷洛夫的右手又朝著琼鳥君的手劈下來。

就在那一瞬間，他倆又互相瞪起來，雖然格雷洛夫的左手被琼鳥君的有力的右手格開，可是，由於格雷洛夫的右手握有錘子，所以比琼鳥君來得有利。

就在緊接的那一瞬間，格雷洛夫的右手被狠狠的打了一下，像盾一樣的琼鳥君的左手也打在格雷洛夫的胸膛上，格雷洛夫一彎身，錘子打從琼鳥君的旁邊畫過去。

琼鳥君一拳又一拳的打在格雷洛夫的胸膛上，最後一拳是打在格雷洛夫的臉上，格



雷洛夫被打得眼冒金星，一時站不穩，當他穩住腳後，右手上的錘子已被奪了下來。

帕布利克少年和馬拉特抱著克拉夫茲夫中尉的屍體浮起來，格雷洛夫因被琼鳥君強而有力的兩手緊緊的抓住，所以很激烈的掙扎著。

「帕布利克。」琼鳥君以嘶啞的聲音說道：「你抱著中尉……馬拉特，你用我的繩子把這個傢伙綁起來。」

馬拉特很快的打從琼鳥君的肩膀上取下繩索，緊緊的捆綁住極力掙扎的格雷洛夫的手腳。

就在那個時候，打從黑暗中出現二道亮光，那是被艦長派來支援琼鳥君的克爾查茲基和馬特貝耶夫。

把克拉夫茲夫中尉的屍體和格雷洛夫交給這二個人後，琼鳥君、馬拉特和帕布利克少年爲了監視剛才的奇怪潛水艇，又在昏暗的綠色海水中向前前進著。

當來支援的那兩個人返回到庇歐納爾號時，格雷洛夫已經死了，他是咬舌自盡的。

三人的大功勞

不久，他們三人找到偷偷摸摸接近拉帕．努伊島的潛水艇，目前那幾艘潛水艇距離那個島嶼只剩八公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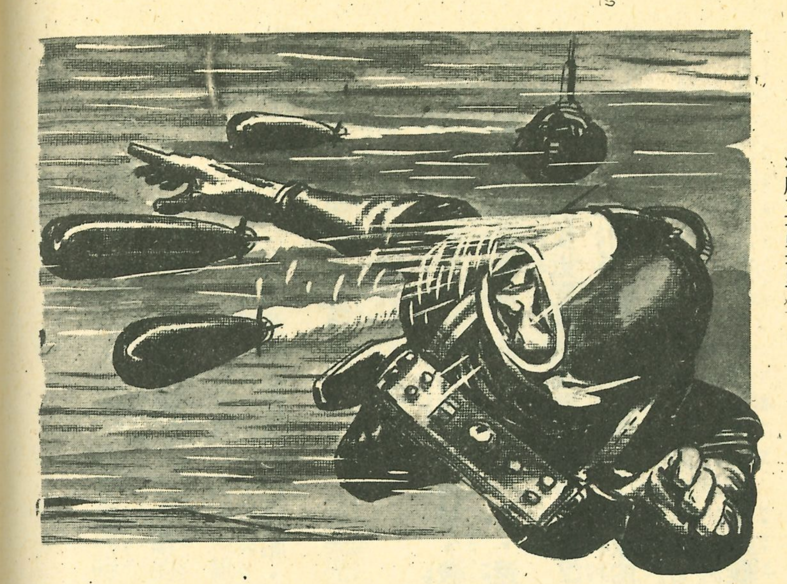
琼鳥君首先打破沉寂的氣氛說道：

「格雷洛夫那個傢伙之潛來這片海域，我想一定不是打從今天開始，能這樣正確知道庇歐納爾號的藏身處，除了格雷洛夫外，還會有誰呢？……不然，那些潛水艇爲什麼會這樣有自信的接近庇歐納爾號的藏身處呢？」

他們三人在潛水艇的上面前進著，編隊的間隔已逐漸的縮短，此時只剩下五十公尺。

「以百分之一的速度前進。」琼鳥君命令道。

他們三人幾乎似停下來般的漂浮在潛水艇的上面。



「艦長。」琼鳥君說道：「在敵人展開攻擊以前，我想弄沉三艘敵人的潛水艇，好嗎？」

「用什麼方法呢？」

「我帶有三顆手榴彈和繩索，由於潛水艇很慢的航行著，所以推進器幾乎沒有轉動，我想把繩索的一端套住推進器，另一端綁上手榴彈……」

「的確很有趣，琼鳥君。」艦長思索了一會兒說道：「可是，我不想讓你們遭到這些人的攻擊，你們回船好啦。」

「是，我們就此回船。以十分之二的



速度前進。」琼鳥君發號施令道。

當他們三人前進二公里時，帕布利克少年突然大叫道：

「啊！鯊魚追過來啦！」

接著，有一道亮光打從後面照射過來。琼鳥君和馬拉特也回過頭來看，有一樣奇怪的東西打從後面追過來，那不是鯊魚，因爲在圓而光滑的頭上沒有嘴巴，而且還出現白色的亮光，彎曲的尾巴末端也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旋轉……這種奇怪的東西一個緊接一個的打從黑暗中出現。

「向下潛下去。」琼鳥君大聲命令道。

他們三人立刻向下潛下去，有幾個打從頭頂上飛過去。

「向上浮起來。」瓊鳥君又命令道。

他們三人又向上浮起來。

「那是磁氣魚雷，我們以十分之三的速度向前進。」

魚雷不快也不慢的保持著三十公尺的距離在後面飛行著。

「艦長，敵人已發射磁氣魚雷了，有六顆在我們的後面追趕著。」

「這個我知道，螢光幕已出現它們的蹤影。」

「我們無禮物可回報他們，想將這六顆磁氣魚雷送給他們當紀念品。」

「很好。」

「當這些魚雷一爆炸開來，敵人就再也笑不出來啦！」

「好，就讓敵人笑不出來吧！」

「謝謝，艦長。喂！我們以水平姿勢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

他們三人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旋轉後，又以十分之三的速度前進著，魚雷群也自動改變方向，緊跟在他們三人的後面飛行著，瓊鳥君見狀，不禁露出笑容。

「向左右散開，間隔五十公尺。」

魚雷群也分散開來，瓊鳥君的後面有三顆，馬拉特的後面有二顆，帕布利克少年的後面有一顆。

當他們三人來到可以看到前面的昏暗綠色水中的潛水艇時，魚雷群突然加快速度。前面的潛水艇越來越大。

「吸住了。」

感到非常高興的瓊鳥君大叫起來。

「我們各自向前面的潛水艇衝過去，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打從潛水艇的下面穿過去。」

他們三人就像飛箭般的朝著潛水艇衝過去，當他們打從潛水艇的下面穿過去後，瓊鳥君回過頭來一看，發現魚雷的速度越來越快，且突然仰起頭來朝著潛水艇撞上去。

當他們三人離開潛水艇約一百公尺時，突然打從後面傳來一聲又一聲非常可怕的爆炸聲，附近的海水非常激烈的搖晃著，接著打從海面湧起三道非常巨大的火焰和海水，勁力很強的海水把他們三人彈散到各個地方。

「艦長，三艘敵人的潛水艇被自己的魚雷擊沉了。」

琼鳥君很高興的向庇歐納爾號的中央司令室報告。

「我們看到了，你們幹的太漂亮了。」

「我們再來一次，好嗎？」

沒有回答。

「敵人已陷入一片混亂。」

不久，聽到艦長的說話聲：

「敵人已匆忙的逃走了，船頭的原子砲開始射擊，你們回船吧！深度是三百公尺。」

「是，我們就以三百公尺的深度回船。」



他們三人一回到庇歐納爾號的入口房間，立刻前往中央司令室。

佈置在各部門的水兵們邊凝視著自己所負責的機關，邊默默的揮著手迎接他們三人，全船的人都知道他們三人的冒險和所立下的功勞。

在中央司令室裡面，艦長側耳傾聽著琼島君所做的簡單報告。

報告完畢後，艦長很高興的緊緊的握住琼島君的手說道：

「好極啦！政府一定會頒發給你一枚光輝燦爛的武功勳章。」

接著，艦長握著馬拉特的手說道：

「謝謝你，馬拉特君，托你的福，不但蓄電池充滿了電，而且還殲滅了敵人。」

最後，艦長轉向一動也不動站立著的帕布利克少年，微笑著說道：

「謝謝你，帕布利克君，你是個英雄，全蘇俄的海軍和人們不久將會知道你的英勇的表現。」

艦長說罷，就邊哈哈的大笑著，邊把帕布利克少年高高的舉起來。

「帕布利克君，謝謝你，那麼，在各位回去休息以前，我宣佈最後一則令人興奮的新聞，明天庇歐納爾號將駛回我國的港口。」

祖國的海岸

宛然像巨大的白色砲彈的庇歐納爾號，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急駛航行著，二十個小時後，當他們來到佈滿無數小珊瑚島海域時，庇歐納爾號才稍微減慢速度。

庇歐納爾號一接近海中的障礙物時，因有自動閃避障礙物的性能，所以大可不必那麼謹慎，可是，由於艦長對於再小的危險也不疏忽大意，所以還是很小心的航行著。

當庇歐納爾號打從茲亞毛茲和馬爾傑沙斯群島間穿過去後，又恢復全速力的朝著西北方前進著。

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庇歐納爾號沿著由西北方轉向東南方的華林格群島前進著。

當這些群島被遠遠的拋落在右後方後，庇歐納爾號就在直到日本都幾乎看不到一個島嶼的海中航行著，在這片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中，只有幾個孤島和被遺忘的暗礁，這些孤島和暗礁就像沙漠中的綠洲般的解除旅途的疲困，在庇歐納爾號航線的遙遠西南方，有青色的馬紹爾群島和卡羅林群島。

三天三夜後，庇歐納爾號抵達距離日本約一千公里的地方。

到了能夠看到俄國海岸的八月二十二日，除了值班的人員外，其餘的人舉行一次非常熱鬧而盛大的集會。

在羅爾德博士和沙拉賓教授解說這次的科學調查的成果後，艦長邊哈哈的大笑著，邊注視著帕布利克少年說道：

「各位，請看這位少年，被打從冰山上解救回來的這位少年，不但為我國爭得無限的光榮，也成為我國小孩的楷模……」

一陣熱烈的掌聲後，艦長繼續說道：



「雖然我們不知道此後帕布利克君會從事何種事業，不過，我敢斷言，不管他從事何種事業，他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偉大的人……」

就在那個時候，帕布利克少年突然站起來說道：

「艦長，我要加入海軍，我要搭乘像庇歐納爾號這樣優良的潛水艇，成為像艦長這樣了不起的人。我，我原以為會死在冰山上，沒想到會被大家解救回來，大家又對我這麼的好，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也因此，我才能參與這樣珍貴的海底探險。」

帕布利克少年臉頰緋紅，顯得很高興的說

道：

「偉大，了不起。」

琼鳥君哈哈大笑著把帕布利克少年抱起來，放在自己的大肩膀上。

「少年英雄！」

「海底勇士！」

大家邊鼓掌邊異口同聲的這麼讚揚著，艦長很親切的說道：

「不管參加海軍也好，或是變成像羅爾德博士和沙拉賓教授這樣了不起的學者也好。總而言之，他是我們所看到的孩子中，最了不起的小孩。」

「是的，我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個了不起的人，艦長……謝謝你的誇獎。我很想念我的父母親，不知他倆現在怎麼樣啦？……」帕布利克少年像在說給自己聽般的喃喃自語著。

大家哄堂大笑起來，帕布利克少年一時感到很不好意思，所幸祖國的海岸已越來越清楚的浮現在眼前。

高興的嬉笑聲和鼓掌聲不絕於耳。

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夜晚，大家都沉浸在歡欣和幸福的氣氛中，滿載著輝煌的研究成果和冒險故事的庇歐納爾號，就像一支飛箭般的朝著祖國的海岸急駛過去。

〔附錄〕海、人和科幻小說

生物和人類的故鄉

海洋有多大呢？海底有多深呢？

海底是怎樣的一個形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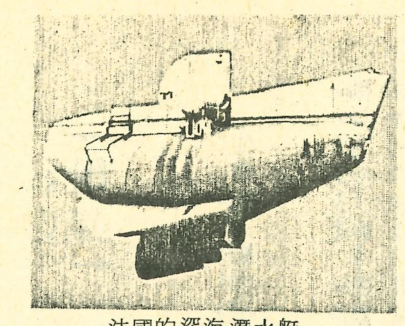
海水爲什麼含有鹽分呢？

雖然這些問題，現在已是非常普通的常識，可是，在距今約二、三百年前，這還是解不開的謎。

海洋約佔地球表面積的四分之三，也就是佔百分之七八·一八，因此，古代人若知

道此事的話，一定不會把我們的星球稱爲地球，而是稱爲水球，不過，他們認爲海洋是陸地中的大湖，是包圍陸地的大河川。

海洋比陸地來得廣大的想法是打從古希臘時代—也就是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開始，那是由於海外貿易旺盛，航海術發達的原故。可是，海洋的深度，長久之間，只知道很深，然而，並不知道究竟有多深，那是由於沒有海中深潛技術的原故，總之，人類在幾千年間，只知道海洋的表面情形。



法國的深海潛水艇

可是，在這三、四十年間的科學，技術的急遽發達，已逐漸的解開海洋的眞相。

例如現在已能計算出海水的數量，海水的數量是十三億七千萬立方公里，這剛好是地球體積的八百分之一，若把這些水滙聚起來，可做成直徑一千三百八十二公里，約等於月球之三分之一大的大水球。

日本
太平洋
北回歸線
馬利亞納海溝
非律賓
印尼
查連吉亞海谷
0°
紐西蘭
澳太利亞
南回歸線

又，由於地球上的山逐漸的往海中沉下去，地表也因而深沉到深約二千七百公尺的海中，世界最深的馬利亞納海溝和查連吉亞海谷，其深度是在一萬公尺以上，一般海洋的平均深度爲三千八百公尺。

這樣大的海洋是怎樣形成的呢？一直到最近，由於天文學和地球物理學的發達而知道其原因，原始的地球不但高熱，而且是一片熔漿，根本就沒有水和海洋，後來地球逐漸的冷卻，表面變成硬塊時，熔漿中的水分變成水蒸氣上升天空，然後變成雲層的籠罩在地球的四周，水蒸氣冷卻後變成傾盆大雨的往地球表面降下來，而滙聚在地面較低的地方，這是原始的海洋，是大約距今三十億年前的事情。

海水之所以含有鹽分，那是降到陸地的雨水溶解岩石中的鹽分和其他物質，然後流

進海中之故，夾雜著非常複雜物質的海洋，因反覆的進行化學變化，而產生複雜的化合物，終而產生像變形蟲這類極低等的單細胞生物，接著又進化出各種生物，人類也是由進化中產生出來的，所以可以說海洋是人類出生的故鄉。

怪物棲息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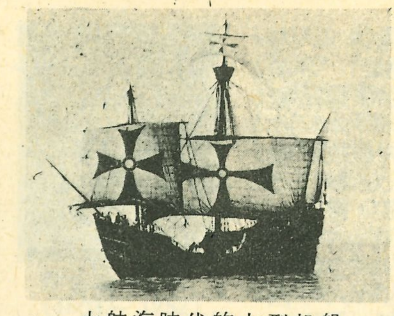
誠然的，人類的故鄉海洋自古以來是衆多文學作品的題材。

古希臘文學名著「奧德賽」和中世紀阿拉伯的「辛巴達航海記」等，都是以海洋爲主題所寫出來的幻想冒險故事中最具典型的經典著作。

換句話說，海洋全然被古代和中世紀的人們想像成恐怖與神秘世界，奇怪的大海龍和大海蛇，海中的妖怪和魔女等所有的怪物，都是人們所幻想出來的。

雖然航海術逐漸發達，大型帆船也在大海中航行著，可是，人們還是深信這種傳說。

十五世紀末，不但有哥倫布在從事發現美洲大陸的那次航海時，船員們因「再向前進就會掉進世界的末端」而發生的暴亂精采故事，而且還流傳有世界各地都有棲息惡魔的海洋和被詛咒的死亡海洋，在當時，人們確信不疑海洋是完全無法以人類的力量來支配的充滿魔力的神秘世界。


大航海時代的大型帆船

可是，由於人類的不可遏抑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終於克服恐懼感向無邊無際的海洋挑戰。

在十六世紀初，開始從事環繞世界一周的大冒險家麥哲倫和塔斯曼與柯克等人，在經歷千辛萬苦的航海後，不但逐漸增廣有關海洋的知識，也削弱人類對海洋的迷信力。

直到十九世紀，達溫搭乘比格爾號從事有名的生物調查的航海。由這次的調查，海洋的眞相才逐漸爲人所明白，海

洋並不是恐怖怪物所棲息的世界，而是人類挑戰的新的未知世界。

最引人注目的海洋探險故事，是華爾·貝爾努所寫的「海底二萬里格」。

可是，在此之前，已有一本很吸引人的海底故事，那是美國作家亞達姆·西伯恩所寫的「西姆索尼亞」。

這本故事書的主人翁西伯恩船長—也就是作者本人—是當時爭執最激烈的地球空洞論的支持者，他為了想證明這個理論的正確性，才從事這次的冒險旅行。

地球空洞論是認為地球內部是空空洞洞，事實上，這種論說已不是最新的，因為在十八世紀初，以發現哈利彗星而聞名於世的英國天文學家耶德曼·哈利就曾這麼說過



飛爾地蘭德·麥哲倫
(1480 — 1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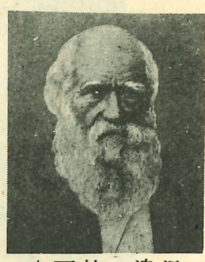
傑姆茲·柯克
(1728 — 1779)

亞貝爾·塔斯曼
(1603—1659)

：「地球幾乎是二重球，各重球以不同的速度自轉著。」這種說法，在當時獲得很多人的支持，縱使到了十八世紀末，支持這個論說的物理學家還是有很多。

這個故事的內容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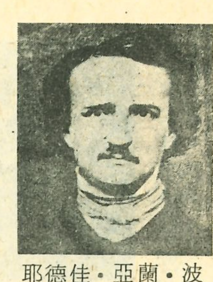
相信業餘天文學家約翰·C·西姆茲所說的話的西伯恩船長，為了前往南冰洋而一路向南前進著，當他來到南極洋時，碰到直徑一千公里的巨大洞穴，他經由那個洞穴進入地球的內部，在地球的內部發現大陸，他將那塊大陸取名為「西姆索尼亞」，當他調查完畢後才返回地面。



查爾茲·達溫
(1809 — 1882)

若以目前的知識來看這個故事，這實在是十分荒唐無稽的故事。可是，在當時，不但令許多人感到很有趣，而且還在作家間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有名的耶德佳·亞蘭·波深受其影響。

波的「瓶中信」是描寫遇難船隻漂流到南極時，被一股很


耶德佳・亞蘭・波
(1809 — 1849)

大的漩渦捲進去，而進入地球內部，又，在「格頓・庇姆的冒險旅行」也有相同的描述。

新的未知世界

可是，貝爾努之所以被稱為科幻小說之父，是因為他並不把海洋視為幻想世界，他以為以人類的科學，技術的力量可以把海洋視成尋找直到現在仍不為人所知的生命之神秘的驚異世界，資源的寶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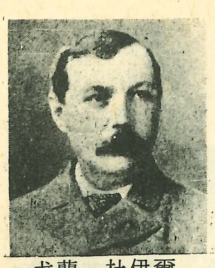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他並不是只研究海洋的表面，他也研究海洋的裡面—海中和海底的情形。

正確描述海中和海底的情形，以及各式各樣的魚類，海中生物和海草林等的小說，直到那時還沒有，他綜合當時的海洋學和海洋生物學寫了這本揚名於世的小說。

另一個令人感到驚異的是，在這本小說中出現了潛水艇諾企拉斯號，在潛水艇變成實用化的三、四十年前，這實在是非常寶貴的先見，更令人感到驚異的是，他還預言諾企拉斯號不僅可供攻擊用的武器，而且可用來做為海中的實驗室，是活動的研究所。

無論如何，自此以後，在有關海洋的科幻小說中，都出現有如諾企拉斯號一樣從事科學調查探險的潛水艇。

繼貝爾努和威爾茲之後，奠定科幻小說基礎的戈蘭・杜伊爾，也寫了一本非常出色的海洋科幻小說。


戈蘭・杜伊爾
(1859 — 1930)

那本使他聞名於世的科幻小說是「馬拉戈特海谷」。

在這本小說中，也有二個大特徵，其一是深海潛水器，世界最早的潛水球，是在這本小說（一九二九年）出版五年後，在大西洋潛達一千公尺深，杜伊爾是以在當時還是一個藍圖的最新科學，技術來描寫潛入深海的故事。

另一個特徵是杜伊爾讓亞特蘭地斯傳說復活，有關在一萬年前深沉大西洋海底的有高超文明與好幾千萬任民的亞特蘭地斯傳說，直到那時，成爲許許多多幻想故事的題材。

可是，以科學來描寫海底王國亞特蘭地斯者，以戈蘭・杜伊爾爲第一人，這二個特徵仍然被以後的海洋科幻小說所遵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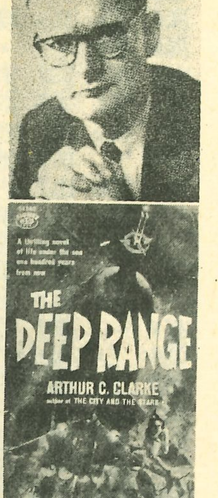
開發海洋的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關海洋的調查、研究，有如雨後春筍般的盛行，其結果是人們認爲海洋的開發，對人類的未來有極大的關係。

說句老實話，海洋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寶庫，在接近大陸的海底—即大陸棚有煤、石油、鐵、錳等礦物資源，這些資源幾乎還沒有被人開採利用，不僅如此，海水也含有貴重的礦物資源，諸如鹽化鈉、鎂、鈣、鎳、鈷等五十種的礦物。

漁業不但是目前重要的產業，將來更是重要的產業，由於世界人口不斷的增加，所以不得不增加糧食的生產。

將來的漁業跟目前的漁業完全不一樣，除了如目前的捕魚外，還計畫以人工來增加魚群的漁業—即養殖漁業。其中最重要的是牧鯨，就如同在陸地上開牧場一樣，也在海中開闢養殖鯨魚的牧場，以這種牧鯨爲主題描述未來的海底開發的作品中，以英國作家亞沙・C・克拉克的「海底牧場」爲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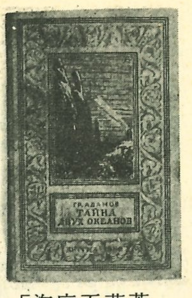
亞沙・C・克拉克（上）和「海底牧場」的封面（下）

這本小說很正確的描述在二十一世紀中，牧鯨局的巡邏隊的青年們爲了確保世界的糧食和重要資源所展開的種種活動。

描寫海洋開發的作品還

有好幾本，美國作家威利亞姆遜・波爾的「海底的地震都市」，也如同「海底五萬英里」一樣，有許多地方使用到發達的海洋工學技術。

又，如本書所出現的庇歐納爾號一樣，描寫優秀的潛水艇的活動，有電視影集「原子潛水艇西賓號」和哈巴特的「二十一世紀潛水艇」等許多作品；打從太空來的生物棲息在深海中的海洋科幻小說，有溫達姆的「海龍的覺醒」和連斯達的「青色世界的怪物」。



「海底五萬英里」的原著封面

古利格利・亞達毛夫

這本書的作者是亞達毛夫，其原名為古利格利・玻利索比基・吉布斯，一八八六年出生於聶伯河口的黑爾遜市。

他繼貝利維耶夫和歐布爾察夫之後，成為蘇俄早期的科幻小說作家，他的小說特徵是主題很有趣味性和使用最新的科學技術。

他的代表作除了本書（原書名是「二個大洋的秘密」，一九三九年出版）外，還有「地底的征服者」（一九三七年出版），「統治者的放逐」（一九四六年出版）等書。

譯者簡介：

林達中　三十六年生　世新畢　現任世新圖書館組長兼助教　譯有：

一般讀物

①沉船餘生記　②謎樣的世界　③東京大轟炸　④征服魔海　⑤OFO事典

⑥幽靈幽浮超能力　⑦神秘消失的人類

青少年讀物

①保護鐘樓的少年　②黃色燈塔　③幽靈船之謎

海底五萬英里

水牛少年文庫48

譯　者　林　達　中

著　者　亞　達　毛　夫

發行人：彭　誠　晃

出版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　話：3410275•3215644

郵政劃撥0013932-1號

出　版：中華民國73年9月30日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